

# 后珀新海魂錄



# 碧海斷魂錄

第一回 南山春深老農話舊 梨樹香遠少女浣綢

慢說江南風景好，原來北地別有天，塞外幽緻，已標傳記，冀魯沿海各地名勝，尤堪稱道，只因表揚乏人，堙沒在大自然多多！就以烟台青島北戴河三處而論，人們都知道是避暑的去處，說來還是沾了外人的光，不然恐怕依然捨如僻壤呢！蘇東坡說：「風景如美人，品題便成名」，着實的道理，就以烟台一處說吧，位於魯東，形如半島，三面青山環抱，一面綠水當前，大自然籠罩了整個的市村，在四邊山上，各有名勝，如北山的石船石鳥，南山的魁星樓石壘圍牆，西山的玉皇閣，東山的砲台，在歷史上都有悠久的價值。尤其是南山的梨花，勝名傳播遠近，每逢春暮夏交的時節，南山的梨花，開的遍地皆是，清虛肅幽白白，一種淡泊的香氣，瀾漫山中，足以使遊人留戀忘返，遊子逸士，文人騷客，每逢梨花盛開的時候，不惜千里而來，領略這特殊的風趣，正和日本國裏看櫻花一樣，頗極一時之盛，當地鄉人，稱之爲「逛梨花」。作者在一年中的春暮時節，被好友邀到此處賞覽絕世的豔跡。我到了烟台，下榻在廣東街保安旅館，休息了一日，轉天的清晨。就由友人領導，雇車代步，直達南山之麓，才捨車就道，沿着一股羊

腸小路往上走，早見憑山當中，一片片一簇簇的梨花，好像白雲出岫，嵐氣環繞一般，不覺駐足凝視。朋友笑道：「這兒距離梨花尚遠，等到近前再看遲」。我道：「老兄難道不知道，賞名花，看美人，近取固佳，遠觀尤妙；等待走到近前，就不能領略這樣的風味！」朋友笑道：「你說很對，無奈時間所不許，咱們快遊覽一番還得趕回家去吃午飯呢」。說着，拉着我的手，又向前進，在沿道上看見了幾個高大的石碑，碑坐的上頭，雕刻着九龍的花紋，橫頭是清封，御封的等等的字樣。據朋友說，這都是明清時代學院文閣告老退休的官宦，逝世之後，葬身山中，聖上御賜的碑誌。因為他催促着我快走，不暇細看碑誌上的文字。剛剛過這幾座碑誌去，越過一層山坡，瞧見了一個小小的村落，星星寥寥的，有七八家籬笆院落，茅草土屋，院裏，有的種着菓木，碧綠的花葉，遮成天然的天棚，有的院裏邊存放着破缸漏甕，犁頭鐵鍬，以及莊稼用具。其中有一所院落，非常令人注目，四週遍種着清一色的梨樹，羅列成行，井井有條。當中是幾隴麥薯豆瓜之類，最當中是孤零了一座土屋，看房簷分出一明兩暗三間房的模樣。當中一個風門，門前是一縷花徑的小道，曲曲彎彎，經過地隴，穿入梨林，才到籬笆門外。看這種設施，裏邊的主人，一定是個富於詩意的人，不然的話，也是一位頭腦清楚的人。我們駐足向裏邊望了望，也沒瞧見什麼。突然間，從一個黃泥缸後，吠吠的闖出一條黑狗，唁唁不休。風門啓處，是一個半百的老頭兒，探出上半截身子，一手遮在眼眉，向

外瞧了瞧，又抽身進去了。我們也忙轉過這個院落，往前走了不遠，才是大片的梨樹林，長得都是一人來高，參差不齊，一陣陣清香氣味，飄蕩其間。又走了不遠：面前一道小溪，攔住去路，清涼的泉水，潺潺的流着。我要越溪而過，朋友攔住我道：「別再向前去了，馬馬虎虎，咱們已經走了二十多里路哪，若不折回來走，恐怕回去太晚了！」我被他攔阻不過，只好隨着他又尋原路回來。在我們回來的時候，才發現有三三五五的遊人。我滿腔的遊興，被他橫攔着回了家，吃過午吃，我就藉詞疲乏了，向他告辭，回旅館休息。其實那得休息，洗了洗臉，買了些香烟，又雇了代步，折回南山。因為我是乍離都市首次上山的人，對於山道實在分辨不清，東折西繞，越走越不像方才那道山路，好在是遊覽性質，再說也沒有人催促，早晚沒關係，信步的往前走去。正在迷茫的走着，忽聽遠遠有一陣極淒惻的哭聲，隨着山風吹來，隱約着聽出是老年男人的哭聲。我就尋着哭的聲音向前走，不大功夫，走入一片梨林，聽那哭聲也越走越近，注目看時，前邊是一道用枯死的酸棗枝排成的短籬，籬笆裏邊，露出兩座土坟，一座坟在正當中，坟前用土築成一個小桌，上邊放着香燭等物，另一座坟距離有三丈多遠，坟頭比較矮些，坟前有一堆燒完的紙鏢灰燼，隨着風旋轉。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穿着一身藍色粗布短褲褂，白布襪子，青鞋，光着頭，坐在那旋轉飛揚的灰燼一旁，抱頭慘泣！男人們哭。不和女人一樣，天地親人眼珠肉兒，一套接着一套，別人一聽，便知哭的是什麼



人。男人們哭，只是囁嚅一陣，不過我聽得這老頭兒哭得特別淒慘，令人鼻酸背寒，不禁不由的竚立籬外，向這老頭兒出神。遲了不大功夫，從裏邊遠處，跑過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看模樣和裝束，好像似鄉下的小長工。他跑到老頭兒身前推着他的肩膀勸道：「大叔別哭咧！那兒風怪大，家去喝盃茶吧！俺給你燒好水了，前邊沒有人看門，怕跑進毛賊子來！」任他怎樣說，老頭兒哭的聲音越發慟痛！那小孩回頭回腦的看着，見勸他不過，又捨了他跑回去了。我聽這老頭兒哭得淒慟，再哭些時，恐怕他的氣息就接不上了，隔着籬笆喊了兩句，他好像是沒聽見，依然哭得起勁。我看了看籬枝也不高，尋了處枝節較少的地方，越將過去，繞過大坎，經過小坎，走到老頭兒的身前，掏出手帕，一面替他拭淚，一邊勸慰。他聽得我的口音不同，好像不知那兒來的陌生人，登時止住悲泣，擦了擦鼻涕眼淚，仰着臉，抽抽嗒嗒的問道：「這位先生怎麼進來的？」我道：「我見你哭得太已的悲切，憐大年紀，自己身體要緊！」老頭兒勉強破啞爲笑道：「多謝先生好意！請問尊姓大名」我對他道了姓名，又請教他，才知道他姓徐，名字叫做道全，五十一歲，就是本地福山縣的人氏。聽他言談語氣，決不像是一個農夫。我問他這兩座坎裏葬埋的是什麼人？他指着那座高大的坎塋道：「那座坎是拙荆謝氏……」又指着近前的矮坎道：「這是小女承芳！」說着，兩行淚珠涔涔的又順着鼻凹淌下來了。我知道他必是傷心到了極點，不然一個男子，決不至這樣悲痛。這時他匍匐着站起來，

又問了我的家鄉和職業。我道：「說也慚愧！老大無成，專靠着硯田筆耕，維持生活，不過隨時寫些文字，騙錢糊口而罷了！」徐道全聽了，頓時喜形于色，拉着我的手道：「這真是上天賜給我好機會！你如不嫌棄茅屋草舍髒穢，不妨到舍下稍坐片刻，咱們雖然是萍水相逢，我却很願意和你談談！」我見他說話頗有層次，迥非平凡之流，也很願意同他談一談，遂道：「多承不棄！那麼，我就打擾了。」徐道全聽了喜歡非常，跑到大坡前把香燭等物草草的收拾收拾，就在前邊引路我跟在他的身後，向前走了不遠，穿過一片細密的梨林，才看見一隴隴的田地，當中有一處土房，及至繞到前邊，我頓時想起，就是上午我和朋友來時，注意的這個所在，這徐老先生，就是那開門探出身子的老頭兒，原來走到他的園後，就分辨不清。那隻黑狗，見來了陌生人，又嗚嗚的狂吠，被徐道全申斥了兩聲，才曳尾而去。那小鄉童從屋裏迎出來，見了我不住的上下打量，徐道全指着他道：「這是我雇的一個小長工，給我買點東西，燒燒水，幫着做些事，小孩倒也誠實！」說着，讓我走進堂屋，迎面瞥見陳設着黑漆的條案，上邊陳列着座鐘帽筒古瓶玉磬等物，牆壁上懸着一幅中堂，是鄭板橋畫的風竹，兩旁掛着一付對聯，是文徵明寫的「字跡瀟灑挺秀。只看到這付聯畫。就知道徐道全一定是位風流名士書香人家，退休在山林中的隱士。徐道全讓我在八仙桌旁上首的椅子上坐下，叫那小長工沏上茶來，親自斟了一盃，放在桌上。又問我會吸煙不會？我說：「自己帶着了，」忙從懷中掏出

紙煙，抽出一枝遞給他。他推却道：「我當初在外邊宦遊的時候，也是吸香煙和呂宋的，自從入山之後，就改吸煙袋，現在再吸香煙，倒有些來不慣了！」說着，拿出一枝煙袋，裝好一袋煙葉，點着了火吸着，對我談起他的家世，說到他妻女死亡的時候，又忍不住落下淚來。聽得我如同身入其境，好像似受了他的催眠術，不禁不由的也隨着落下淚來。徐道全猶如癡狂一般，越說越多，不知不覺太陽已經西垂，我恐怕天黑迷了路徑，就起身向他告辭。他還有些捨不得留我在山上小憩一夜，剪燭作竟夜長談。我恐怕朋友找不着我着急，才強辭出來。徐道全親自送我來，叫那小長工看守門戶，他送我下了山道，才握手別去。在山麓臨別的時候，他說：「因為知道你是專依筆墨爲生活的人，所以才把以往的經過，也不怕見笑，一字不瞞的告訴你。我是不成心事，雖然打算寫出這篇傷心痛史，可是那裏寫得下去呢！你若是不以鄉農野語見棄，編撰成書，不但完全了我的心願，就是我那死在九泉的小女承芳，也必含笑感激了！」我是唯唯答應，互道珍重，才分袂而去。我走下山來，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候了，遂雇了代步，回到旅館，因為我有善忘的毛病，恐怕辜負了人家殷殷相托之意，遂走筆急書，把徐道全老先生在山中所說的話，大略的記下來，就是本書的骨幹。有這樣可歌可泣，有意義有情緒的事實，只恨我沒有生花之筆，惟有不渲不染，實地寫來，却也交待了一樁心願呢！話說徐道全原是魯東的世家，老宅住在福山縣，自幼飽讀經史子集，頗有儒家風範。妻室

謝氏，只生一個女孩，學名叫做承芳。自幼就隨着道全宦遊南北，後來道全因爲受了種種刺激，所以下了最大決心，脫離了宦途，回到福山縣原籍，把生平的積蓄，祇留下一小部份，在煙台南山買了一塊山地，造成田園，攜帶妻女，來山隱居，把其餘的資財，完全施捨公共團體，辦理慈善和教育事業。從此就在山中隱遯起來，享受農村的天然樂趣。建築了一連三間的房子，他們夫婦倆住在東間，承芳住在西間，當中的堂屋，有兩個鍋灶台，通着兩邊屋裏的土炕，一邊做飯，還可以燒個熱炕。平常時候，徐道全自己下山購買零星東西，整理田園，謝氏和承芳操作家庭瑣事。到了春秋兩季，趕上收穫忙的時候，臨時雇些短工幫忙，倒也安閒快活！承芳自從五歲的時候隨着父母山居，慢說對於都市社會的情況一概不知，就是煙台街裏，她從來都不曾去過一次。一恍十二年的光景，她除爲幫着母親操作之外，就跟着父親讀書。處在這山林之中，空氣新鮮，幽靜安逸，再說她生來聰明透剔，念起書來，進步非常的快，不說是過目不忘，差不多理解透澈，頗有心得。徐道全很愛她，有時叫她作些詩文，寫出來總是過于瀟灑。因爲她已經十七歲了，徐道全不好意思過于說她。左近幾家鄰人們，見承芳生得玉貌冰姿，活潑玲瓏，慢說是在魯東山中，就是在北邊各地，也是罕有的清秀佳人，那個看了不豔羨。有的說：「承芳大姑人樣都好，可惜是一雙大腳，若是纏得小小的尖尖的，嘿！俺們非得說她來做兒媳婦不可！」有不以大腳爲醜，托旁人向徐道全議婚，徐道全不過一笑置

之！本來人家書香世家的掌珠那能和山野農人聯姻呢！因此得罪了鄰人不少。承芳雖然已經是十七歲了，玉潔冰清，完全一派天真爛漫。每天除却讀書和忙着家庭工作而外，到了養蠶的時候，便養些野蠶，作出繭來，賣出去換些土綢，裁成睡衣浴衣毛巾等等的料子，然運用她的技巧，挑剔精緻透眼花樣，成功之後，由徐道全拿到煙台街上賣與鋪戶，換來錢也不動用，交給承芳叫她自己儲蓄起來。鄰居老高家有個姑娘叫做三嫵兒的，和承芳同歲，時常找承芳來玩，有時她倆一同到山中去刨野菜，有時一同到澗溪邊上去洗綢子，洗衣服，兩人非常的要好。這一天的清晨，承芳吃完了早飯，把唐詩和先賢傳溫了溫，正在寫小楷的時候，三嫵兒從外邊跑進來，笑得連嘴都閉不上，好像是得了什麼喜歡事的樣兒，承芳剛要問她，謝氏打趣道：「承芳！你看看，三嫵兒今日穿上一身新衣裳，笑得連牙都包不住了！」承芳這才注視到她的身上，原來三嫵兒穿了一身陰丹司林牌翠藍色的布襖褂，非常的鮮豔，無奈她生得一副健康美的臉蛋兒，覺着不大生色。承芳放下筆，走到她的身前，掀起自己身上穿着的毛藍襖的下襟，湊在三嫵兒的新衣服一比，鮮亮的越發鮮亮，比得毛藍布黑暗暗的舊氣。謝氏掀起三嫵兒的衣襟道：「三嫵兒！這是什麼布這麼好看的顏色！多少錢一尺哪？」三嫵兒見謝氏問她，心中非常高興，仰着頭，眼翻着屋頂，沉吟一會兒道：「俺爹給俺買來的，聽說是兩角一尺買的，這叫做什麼時令呢」謝氏笑向承芳道：「你看這種布多麼好看，你也買這麼一身好嗎

？」承芳却很不以為意的搖頭道：「好是好，我不喜歡穿這太鮮亮的衣裳。我以為女人還是穿樸素的好呢！」謝氏吻了聲道：「這還算得什麼鮮亮，像你們正在七十八，好比鮮花一樣越鮮亮越好看，到了我們這般大的時候，再想穿好顏色的衣裳，已經不成了！」承芳搖頭道：「媽！你不用管我！」說着，把筆硯字帖收拾起來，打開小箱子，拿出一條很長的土繭綢子，抖了抖，嫣然笑道：「三姐！我要到雙溝子洗一洗綉子，你今天穿了新衣裳，不知道還能同我一塊兒去嗎？」三姪兒撇着嘴做了一個醜臉兒道：「你又剜苦俺，咱們一塊去，俺還要摘些花呢！」承芳心中竊笑，看他生得一副村姑的模樣，居然有這樣的愛美觀念，遂打趣道：「三姐頭上再戴些鮮花，越發美麗了！」三姪兒搖搖頭道：「不是俺要花，是俺娘和大嬸子叫俺給她們摘些花來，你不知道，今兒個是俺，給俺……」說着，臉兒一紅，低下頭去，擺弄衣角，好像很難為情的樣子。謝氏一拍手掌，突然想起，吻了聲道：「前幾天聽得大叔說，給你說了一個婆家，莫不是今天過小帖嗎？」三姪兒正在欲說難於啓齒，聽謝氏一言說對，喜不自勝，低着頭，笑得從鼻孔裏跑出吁吁的聲音。謝氏看她的情形，知道是猜中了，遂道：「高大叔這就不對了，在這南山的半邊，咱們兩家算是最近的鄰居，再說大叔和承芳她父親又非常的好，女兒放帖過禮，這是喜事，爲什麼不知會我們一聲，難道證怕我們去喝喜酒嗎？」三姪兒吃吃的道：「你老先別着急，俺娘正是打發俺來請您老到那邊吃晌午飯去，俺爹說咧

，晚晌再邀徐大叔喝酒！」謝氏笑道：「你這孩子，爲什麼走進門來還不說，羞々慚々，真就誤事！」這功夫徐道全手提着一把新打的鐵鋤頭，笑着走進來，向謝氏道：「我方才碰見高大叔，他說今天給他的三女兒過帖，晚晌請我吃酒，晌午請你們娘兒倆去吃飯。他到今天才告訴咱，送什麼禮也來不及了！」說着，一回頭才瞧見三嫗兒站在承芳的身後，把腦袋垂在胸前，幾乎放了九十度角，羞得無地自容，見徐道全進來，更抬不起頭來了，謝氏道：「承芳！你快跟着三嫗去摘花，把綢子洗一洗，趕快回來，我們一起同到高大叔家道喜去，不要在外邊貪玩，快去快來！」承芳見三嫗兒羞得可憐，正苦沒有辦法救她脫離這種痛苦，聽得母親給開了路，遂把綢子挾在腋下，一拉三嫗兒的手，兩人跑出去。走出籬笆門，轉過一條山道，三嫗兒依然是低着頭。承芳停住脚步，笑道：「三姐！今天是你大喜吉日，幹麼愁眉苦臉的低着頭，抬起頭，我看看！」說着，一手托着她的下頰，往上用力一托。三嫗兒掀起眼皮，眸子裏流露着羞慚々的光，剛剛和承芳一對眼，一抖脖頸，又低下頭去了。承芳蹲下身去，仰着臉向上一看，敢情她抬頭時故作的愁眉苦臉，低下頭去，却笑得連牙齒都包不住。承芳綳起臉來，正顏厲色的道：「難道你還怕我嗎？這裏又沒有旁人，就是我和你，有什麼害羞？我問問你，你訂的婆家姓什麼？」三嫗兒起初只是含羞不語，後來被承芳問得沒有辦法，才羞慚慚的道：「妹妹！俺對你說了，千萬不要對你們家裏說，若是傳到俺爹娘的耳朵裏，又該罵俺沒



羞沒臊咧！」承芳正色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決不再對第二個人說就是了！」三妮兒本來正在加緊的纏着一雙小脚，今天換了一雙新鞋，鳳頭花穗，底邦生硬，被承芳拉着她一路跑來，山路崎嶇不平，那時只顧害羞，忘却脚下難過，現在停住脚步，覺着麻酥酥火辣辣，和瘡疤生濃一樣，像小針扎的一般疼得要命，也顧不得穿的是新衣裳，一屁股坐在草地上，一脚翹搭在腿上，兩手握著脚尖，嚙嚙的倒吸了兩口氣，似笑非笑瞧着承芳道：「一驚氣兒跑出這麼老遠，敢情你一雙大脚吃力，害得俺疼得焦心！」承芳也坐在她的身旁，兩眼注視着她那一雙不滿四寸的金蓮，笑道：「纏小脚，好看嗎？跑起路來又脚痛，爲什麼不放？」三妮兒道：「敢情你會說現成話，俺若脫生在你那樣的爹娘手裏，誰還願意一天早晨受一回大罪！就說這回給俺說的婆家吧，以前俺都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還是偷々摸々：聽俺娘和大嬸子說閒話，才知道是東山楊家町的李家！」承芳道：「你那女婿多大了？還是念書，還是做事？」三妮兒嘆了口氣道：「不要提了，他今年才十五歲，春天訂下，秋天就娶，他沒念過什麼書，跟着他爹放漁船，將來脫不是一隻破船是傳家之寶：滿門家私，還有什麼大發跡！」說着眼圈兒一紅，一對對的落下淚來。承芳聽了，心中替她惋惜，暗道：做爹娘的只顧這樣固執己見，拿着自己當老子的威嚴，斷送了兒女們一生的幸福：可是做父母的只顧拿着順者爲孝的金科玉律去壓迫兒女，只圖眼前自己的痛快，不久撒手西去，叫兒女們受着一生的黑暗，真是

豈有此理！承芳這樣的忤着，不覺怔了神。三孃兒不敢沾了衣裳，用手背揉了揉鼻子兩旁流着的淚，聲音發着顫道：「俺是命該如此，算是完了！」承芳也不知怎的，好像被她的事，勾起自己的前途，也隨着涔涔的掉下淚來，把挾着的綢子，放在脚前，雙手環繞着膝蓋，發着很低的聲音說道：「你就不問一問他們嗎？這是你一生的大事，關係終身幸福，豈容模糊！現在若是被害羞和畏懼把你的勇氣壓下去，將來到了後悔的時候，可就來不及了！」說着，緊對着三孃兒的臉，好像是鼓勵她，等她的答覆。三孃兒嘆噓道：「不是俺的胆量小，生米做熟飯，再說，俺也……」說到這兒，忙住了口，只聽一陣窸窣的皮鞋聲音，敲着曲彎的山道，已經走到近前。承芳抬頭看時，見一身穿咖啡色西裝的青年，留着分髮，手裏拿着帽子，臉上白瑩瑩的透着紅潤，鬢角上的筋暴跳着，好像是走多了路，很吃力的樣子，從兩人的脚前飄然而過。在承芳剛一抬頭的當兒，正是那青年向她倆注視的時候，因為山道狹小，她倆坐在道邊草地上，那青年從身前走過，相距不過一尺，承芳和他正打一個照面，她雖然讀了不少的新舊書籍，可是久居荒僻的山中，究竟免不掉女兒家拘泥態度，一見了陌生男子，臊得趕快把頭低下去。現在猛然間和那青年一打照面，好像是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他，而且還談過話，是一個情性相投非常默契的人，可是猛然間又想不到他是誰？不由一怔。看那青年的眼光，也露着熟識而且疑慮的光線，注視着自己。只聽他那窸窣有致的皮鞋聲音，稍微一頓挫，

又接着走過去了。承芳本想再瞧一瞧他的面龐，究竟像誰，用目光送出他很遠，他却連頭也不回，只見他亭亭的身材，轉過一個山角，不見踪影了。承芳望着遠處的山角，怔了半晌，猛然醒悟，自己從五歲的時候，就隨着父母來到南山居住，那裏見過穿西裝的青年，即或是碰見逛梨花的人，也決不至覺着這麼熟識，想到這兒，不禁竊笑，懊悔方才不該那樣注視人家，記得書裏邊不是說過，耳不邪聽，目不邪視嗎？承芳心裏這樣的澎湃着，兩眼兀自望着半空出神。三翹兒對她說了許多的話，她也沒有入耳。三翹兒揉了揉眼淚，用手支撐着地，掙扎着站起來道：「咱們只顧說話，忘了正事，回去晚了，你不要緊，俺又得挨罵呢！」承芳這才收了神，紅暈着臉兒，向三翹兒道：「好端端的你哭什麼，被人家看了去，够多麼寒蠢呀！」三翹兒是滿腹的心事，被她這麼搶白，不由急道：「不對你說，你又問俺們，勾起俺們的心思，你又瞞怨人家，等着將來你遇上這樣的心事，你就知道怎麼難過了！」說着，兩人往前蹣跚的走着，已經穿過了一片梨花樹林，有一條狹小的山路，地上完全是土質和焦石，三翹兒一雙小脚疼得要命，就在附近摘了些大朵的梨花，又摘了些野花，用大手帕包了，笑向承芳道：「天不早咧，俺的脚，也疼得不得了，不陪你往雙溝子去了，回來咱們在俺們家裏見吧！」說着掉轉身子，一跛一拐的往回走了。承芳眼見她受這種的痛苦，心裏十二分替她難過，可是沒有辦法去拯救她，自己站立良久，看着三翹兒的人影兒轉入梨林不見了，才慢慢的往

前走。因爲被三姪兒方才的說那句：將來你遇上這樣的心事，你就知道怎麼難過了！不禁不由的勾起了自己的女兒情思，心想自己的父母雖然不像三姪兒爹娘那樣頑固不堪，可是也極端的仍守舊禮，對自己的終身大事，雜免不蹈三姪兒覆轍，想到這兒，好像和三姪兒同病相憐，更好像自己已經身臨其境，不知不覺，熱淚奪眶而出，走着已到雙溝子的小溪邊頭。承芳滿懷煩悶，不高興再往前走，就蹲下身去。那清澄澄的泉水，從山中流下來，沿着兩頭小溝兒似的凹處，曲曲彎彎的潺潺流着遇上大小石塊的阻礙，水激石響，做成一種清脆雅潤的天然音樂。承芳祇知道歡喜這溪泉水的清潔，時常來洗綢子，可是那兒是這泉水的源頭，那兒是這泉水的歸宿，她始終不知道。每次她來到雙溝子，就望着兩泓清水，深思良久。今天心裏煩悶，蹲下去，就把綉子按在一個水凹處，水從土綢上滌過，功夫不大，完全浸溼了，她就着石頭上邊，用力的揉搓把土綢中不潔的土粉質洗滌下去，剛剛要拿出來的時候，這泉流突然瀑湧，水量增加，速度也增加，承芳偶不留神，土綢被水冲出凹處，順着彎彎曲曲的小溪，暢行無阻的淌下去。承芳正在出神，及至發覺時，已經流出很遠，忙不迭的站起來，追趕下去。這小溪彎彎曲曲的轉繞過一個山角，沖的土綢不見踪影，及至承芳趕過山角，瞥見一人正在小溪一旁佇立，手裏托着那塊土綢，低着頭，仔細的端詳，若有所思。承芳見他穿的洋服革履，和方才在身前走過的青年一樣，心窩不覺砰然一動，想起方才和人家在此注視的情況，實在

有些不便。況且方才還有三姒兒在一塊兒，現在只有自己，在這深山僻靜的地方，怎肯向前要回綉子來。索性趁着他低着頭，不曾注意有人，不如趕快跑回去，土紬也不要了。承芳在一剎那間打定主意，轉身便走。因為她走得急促，一側不留神，脚尖踢起一塊小石頭，砰然做響。那青年正在望着土紬出神，想起方才在山道上遇着兩個女郎，那一個清麗不凡的少女，身前便放着一塊土紬。大小正和拾起來的一樣，由這塊綉子，想起方才所見的人，不知怎的，悵然若呆，忽的聽見砰的一響，似有脚步的聲音，抬頭看時，瞥見一個窈窕玲瓏的少女後影，已經轉過山角，正是方才所思的人。忙大踏步趕上前去，大聲叫道：「喂！這位姑娘！我拾了一塊綉子，是你的還你！」承芳聽得後邊喊叫，嚇得心窩亂跳，連頭也不敢回，越發加緊速度的跑下去。那青年本想緊跑幾步追上前去，把綉子還給她。見她聽到喊叫，反倒跑得加快，深一脚淺一脚幾乎跌倒，在山邊萬一跌倒，危險很大，遂決不再喊她，也不追趕，停住脚步，直看着她跑過一個轉角，不見人影兒，才慢慢的向前踱着，心想在遠遠的走着她走到什麼地方，把綉子送到她的家門，不和她相見，擲在門內，也就是了。那知轉過山角。再看時已不見她的踪影，這青年心中非常後悔，心想方才不如拾得綉子，給她放在地上，扭身一走，她自己必會拿去，這麼一來，無形中得了人家的東西，打算原璧歸趙，都沒地方送回去。這樣叨往念着前走，猛然想起方才在道上遇見她們兩個女郎的地方，恐怕距離她家不遠，不如

尋到那裏看看。遂順着小道往前走，果然功夫不大，來在方才她們倆所坐的地方，還見那一堆發了芽的綠草，被她們坐得偃倒了，他就對着這堆偃倒了的草地，悵然良久，把土綳的水擰乾了，坐在草地上，把綳子放在腿上，兩手托着下頰，遠遠的望着一片碧海，水天相連，想起初次在這兒和她打一個照面，見她那幅清麗娟好的模樣，不知怎的，心裏會跳動起來，頓時間精神一陣不爽，好像是丟了件什麼寶貴的東西一樣，說不清是急，是怕，是驚，是疑？因為自己不遠千里而來，父母供給着錢，從天津來到烟台專爲休養心境病症，大夫囑咐不要增加別的思想，不然的話，有害自己身體事小，對不起父母事大，猛然間，把父母和大夫的威尊心理，壓過了熱烈的愛苗。本想在山中吸些新鮮空氣，就下山去了。做夢也想不到這塊綳子，引着她又和我碰頭，可惜連個照面都沒有，她就跑去了。他這樣想着，兩眼望着水天相連處，白帆憧憧的飄蕩，天空的白鷗，被太陽光照得燦燦的發光，好像是他的心一樣，正在飄蕩燦燦着。由這曼妙的女郎而想到他的表姐林惟玉，雖然是舅舅表親，因為自己家住天津，舅舅林鑑堂在煙台創辦林記釀酒公司有年，全家在煙台落戶，路途遙遠，航路不便，兩家不常往來。自己因為讀書用心過度，心經力不强，身體羸弱，醫生囑須覓一山青水秀的地方靜養數月。父親孫庭訓，已經是五十多歲的年紀，還在銀行中競々業々，當一份經理，母親因為獨生一子，更非常痛愛，聽得大夫的話，不惜金錢，馬上派一個當差的把自己送到烟台，寄居在舅父

林鑑堂的家，舅父膝下只有惟玉一個愛女，她二十歲，自己十九歲，當然喚她做表姐，惟玉就喚自己叫寶傑弟。兩人性情倒也相投，不過惟玉因為家庭環境的關係，一舉一動，擺脫不掉貴族小姐的老派，虛榮心很大，時常在談話中露出來，自己因而大不贊成，可是舅舅的意思，早已明瞭，話裏話外，時常表示等着自己病好了，就把惟玉許配的意思，因為他沒有說明，自己也不便反對。自從來到煙台，一恍已經兩三月的功夫了，所見的女人，除却貴族化和洋化的小姐而外，便是些村姑鄉女，粗俗不堪，做夢也想不到今天會在這南山之中，發現了這麼娟麗不俗的女子，可惜……孫寶傑這樣的長想思，兩眼直勾勾的，望着天空，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太陽已經升到當中的天空，熱度增強，晒得寶傑的頭上出了許多的汗珠，順着鬢角流下來，掏出手帕來拭時，瞥見面前站着三個赤足短衣的黑莊稼漢，正對着臉兒看得出神。寶傑才知道人家是看了自己好久，豈不把自己當做癡子，不覺臊得低了頭。那漢子才拾起小籃，笑着走去。寶傑這時神智好像被那漢子的訕笑激醒，暗道：「我未免太癡了，莫怪被那黑漢見笑，方才她們坐在這兒，不過是臨時休息罷了，這兒又不是人家的家，爲什麼還到這兒來？這樣，等她到天黑日落，恐怕影兒亦無，不如回去，把這東西暫爲保存，雖然說路不拾遺，誰叫處在這個僻靜的山中，既沒有地方送回，又沒有代收存的地方，只有，拿回家去了。想罷，拿起綉子，綉子已經晒得半乾，可是大腿上褲子反增濕了一片，自己也不禁啞然失笑，遂



挾着土紬，尋着歸路，下了南山，覺着身體疲乏得很，所幸走出不遠，遇見一輛洋車，是拉着遊山人放空回去的。寶傑也顧不得講價，上了車，一直拉到十字街德壽里站住，付了車錢，無精打彩的走上石級，門框上有一個鐵絲的拉鈴，用力拉了兩下，老媽子把門開了，迎頭笑道：「噯唷！表少爺怎麼這時光才回來呀？都吃過飯了，就是小姐還等着你老咧！」寶傑他不暇理她，逕往裏走，抬頭瞧見惟玉正站在走廊下收拾游泳衣和救生圈，見他來了，笑咪咪的迎過來道：「寶傑弟！你玩乏了吧？我等你吃飯呢！」孫寶傑一團的煩悶，被她的誠意，和愛護自己的感情，以及她臉上的一雙小酒窩，完全的遮掩過去，因也笑道：「啊！真乏了！對不起，勞表姐等我。我在南山上遊覽梨花。空氣非常的好，一時走錯了山路，所以回來……」話還沒有說完，惟玉迎下台階，伸手拉起他手中拿着的土綢子，笑道：「寶傑弟！買土綢子怎麼買這麼一點兒，有什麼用處？」寶傑怔了怔道：「我是別有用處。正要這麼一塊。」惟玉道：「這一塊是多少？什麼價錢？」這一句可把寶傑問住了，本來他在天津的時候就懂得念書，不知道市面行情，何況是來到生疏的煙台，登時期的說不出來。惟玉是個心靈細緻的人，見他這種情形，不便再難爲他，明知其中必有原故，可是自己爲了討他的歡喜，不再問他，兩個人一同到飯廳去吃飯，惟玉暗中注意他的神氣，似乎鬱悶，可是又不肯明問，勸他多用一點兒，他好似沒聽着，扭身漱了漱口，連手巾也沒用，老媽子站在一旁侍候着他，他好像沒看

見，從桌上拿起那塊土綢，竟自往東廂房的書房去了。惟玉心裏悶得慌，弩扭得也放下筷子不吃了。惟玉的父親林鑑堂，笑嘻嘻的走進來，因為他膝下只此一個愛女，又因中年喪偶，惟玉是個沒有母親的人，對惟玉是十二分的疼愛，走進門來，不見寶傑，只見惟玉一人坐在桌前，一雙秋水般的眸子，瞧着桌上的飯碗發呆，注目一看，兩人面前都剩下半碗，以為惟玉和寶傑兩人抬了杠，都不吃飯了，遂坐在寶傑的空座上，笑道：「惟玉！寶傑呢？你倆抬杠了嗎？人家是客，咱們是主，再說你是姐姐，他是弟弟，就是他有些不是，也要原諒他些才是！」惟玉搖頭道：「不！誰也沒有惹他，他每天往南山去換空氣，老是在飯前回來，今天回來這麼晚，進門來臉上就帶着不高興的樣子，問他什麼話，也懶懶答理人，勉強吃了兩口飯，放下筷子就跑了，李媽給他打手巾，站在一旁，他都看不見，慌慌張張的走了！」林鑑堂捻着鬍子，笑道：「惟玉！這就是你多想了，你想，寶傑從天津來到咱家，一恍兩個多月了，他在家中和你一樣，是被父母疼愛慣了的，大凡一個青年人，乍生生的離開了家庭，遠走異鄉，景物煥然一新，一時貪戀大自然的安慰，把家庭觀念壓過去了，眼界熟識，難免就想起家庭親屬來。我想寶傑一定是狂瀟恣了，一時想起家來，心裏感覺不適，你是他的姐姐，總比他大上一歲，要好好的安慰安慰他才是，再說……」惟玉身子向前一挪，湊近父親的耳邊低聲道：「爸爸！您不知道，他手裏拿來一塊不滿四尺的土綢，我問他多少錢買來的，他紅了臉也沒答

上來，請想，這是怎麼回事呢？」林鑑堂捻着鬚子，徐徐的搖恍着腦袋，沉吟良久，才道：「你也不要懷疑，自有我來注意他就是，現在他到書房去了，你現在到學校去已經晚了，就曠半天課吧，索性你到書房去，勸解勸解他。惟玉本想不去，轉而一想，萬一他心裏愁悶，病再見重，自己心裏也是難過！遂回到自己房中，叫李媽打了洗臉水，洗完了臉，略施脂粉，輕描新月彎眉，攏了攏頭髮，把紅靠布大褂脫下來，換了一件天藍四川綢的長衫，站在衣櫃的長鏡前照了照，用手按了按蓬鬆起來的頭髮，又偏着身子瞧了瞧，才嫻嫻的走到東廂房，一上遊廊，便放輕脚步，悄悄的溜到書房的窗前，探過半邊臉，望了望，但見寶傑正自伏在案頭，展紙舒筆，低着頭，一行一行正寫得入神。惟玉又悄悄向前挪了挪，注目一看。見他起首寫的原來是詩句，因為倒着看那行書字不大清楚，一邊竊看，一邊暗念道：

『野煙橫鎖梨花林，步過兩溪欲斷魂，小小葩枝垂牆外，一彎清泉數家村。蒿草齊綠滿地生，斯儂庭院斷行人，可憐最是崎嶇路，惟向春風縮癡情。一山名花又名姝，不比西施例亦無，清泉蠶絲送恩怨，天涯咫尺望橋鳥。同是青年鬢未絲，雙影山關亦展眉，曇花一現歸何處？應對茫茫有所思！』

惟玉再往下看，因為字寫得比詩句小了兩倍，龍蛇纏連，看不清楚，只顧往前挪着看，不防被寶傑發覺。抬頭一看，兩人打了個照面，惟玉避身不及，寶傑收拾也不及，

兩人一在窗裏，一在窗外，隔有玻璃，怔了好久，還是惟玉破瓠笑道：「寶傑弟！你真用功，剛吃過飯，就練寫小楷！」說着，繞到門前，慢款款的走進去。寶傑聽她說是練習小楷，分明寫的是行書，想是沒看清楚，忙摺起來，連桌上放着的土綢，一齊放在抽屜裏，省得被她盤詰得難堪。等他收拾完了，惟玉才慢慢的走進來。寶傑站起來笑道：「表姐請坐！」惟玉拉開了一張椅子，坐在書桌旁邊，兩眼脈脈的望着他，似笑非笑，欲語不語。寶傑被她那一雙烏溜々水瑩瑩的眸子一看，就覺着，遍體不大自然，今天心裏又暗存隱密，越發不安，想了半晌，才尋出一句話來道：「表姐怎麼下午不上課去？」惟玉靦然笑道：「我爸爸說你心裏悶，叫我曠半天課，陪着你玩玩，省得你一個人寂寞。」寶傑搓着手道：「舅舅太疼愛我了，又勞表姐你就誤半天的功課，可是寂寞不寂寞？不要緊，求學最寶貴的光陰，就誤了一小時，就少得一小時的好處，以後表姐千萬不要再信舅父的話，曠課常了，跟不上班，到考試的時候，得自己爲難啊！」惟玉一條腿搭在一條腿上，兩手環抱着膝蓋，笑道：「有你我還忙什麼？功課不好，求你給我補一補就成了！」寶傑笑道：「笑話！我也是一個半瓶醋，還敢給人家補功課！」惟玉道：「你就不容客氣了；若不是怕你吃累，有礙養病，我早就有意拜你爲師了。」寶傑忙站起來道：「可折煞我！那有姐姐拜弟弟爲師的！」惟玉也站起來笑道：「你先別怕，散散步，好嗎？天再暖和暖和，就可以洗海水浴了。」寶

傑一人坐在屋裏，覺着煩悶得很，雖然寫了一篇未完的文字，還是澆不過心頭煩，心想同到海邊上玩玩也好。遂答應了她，兩人出了家門，順着大街直奔海岸，尋着石階，下了水門汀的高岸，走上沙灘，正趕上落潮，沖上來的蚌螺壳和小石子，被陽光照得閃爍耀目。惟玉穿着一雙膠皮底自由式學生鞋，走在石壳上，踏得脚疼，東一斜西一歪，不大自然，寶傑扶住她的手腕，兩人慢慢的向前走，看着潮水如同白花般的向沙灘上沖來，寶傑和惟玉祇顧且說且行，不防一陣潮水濺得一聲沖上來，躲避不及，從兩人的脚面上沖過去，把鞋襪都沖濕了，兩人忙拉着手跑到岸邊，寶傑笑道：「咱們の脚，今天先洗了海水浴了！」惟玉抬起一隻脚來，白紗襪沖濕了，透出粉紅色的皮肉，惟玉一手指着道：「平常襪子能把脚腕遮住，想不到被水一沖，就隱藏不住了，世界上的事情也是這樣，不能永久隱藏的！」說着笑咪咪的瞧着寶傑。寶傑知道她是語中帶刺，登時紅了臉，答不出話來，兩人又向前走着，一直走到北山脚下，見許多活潑潑的小孩子，蹲在沙地上玩耍，太陽已經西垂，兩人才尋着石階，上了岸，順便走到街裏，買了些零星東西，又溜溜達達的走回家去，寶傑上午在南山上遊逛了一個盡興，下午又在海邊上游逛一個大彎，覺得精神非常疲憊。惟玉道：「你去休息一會兒吧。回來我爸爸來了咱們再吃飯。」寶傑心想把方才未作完的那篇日記寫齊了，遂回到自己屋中，把窗帘拉上，開了抽屜，拿出筆來，及至再找那篇文章，遍尋無踪，還以為是放在旁處，又在各抽屜裏尋

找了半晌，依然是沒有，急得東翻西找，始終是沒有了，把李媽叫來，問了問有人進來沒有？李媽不知就裏，答訕道：「方才看見俺們老爺進來了，有啥事呀？」寶傑吟哦道：「你瞧見他拿了什麼東西沒有？」李媽道：「這個……俺倒沒看見！」寶傑暗中叫苦道：「糟了！糟了！被舅舅看了那篇東西，一定會知道我的秘密，這却怎生是好！」急得在屋中踱來踱去，半晌，問李媽道：「你們老爺幾時走的？」李媽道：「從這書房裏就走了！」說着：把茶給寶傑預備好了，才走出去。寶傑心裏又是害怕，又是着急，一頭躺在在床上，心裏胡思亂想的反來覆去。遲些時李媽來請他去吃晚飯，說是老爺和小姐都在飯廳裏等着呢。寶傑聽了，更無顏到飯廳去，恐怕舅舅問他，就僞稱身體不爽，不吃飯了。李媽去不多時，惟玉帶着驚恐的神色跑進來，站在床前，見他蹙着眉頭，也不言語，倒嚇了一跳，俯下身去，輕輕摸了摸他的頭，並不很熱，不過潮濕好像出汗的樣子，低聲問道：「寶傑弟！你怎麼哪？叫你舅父請個醫生來看看好嗎？」寶傑偷眼看她，見她滿面帶着愁容，不知怎樣來安慰自己是好，心中着實有些不忍，忙一咕碌坐起來，笑道：「表姐！我沒有病，請什麼醫生，你不要害怕，我是今天道兒走得有些多，覺得疲乏，心火騰上來，吃不下東西，早早的休息，明天自會好的，表姐不用掛念，快去陪舅舅吃飯去吧！」惟玉帶着嬌氣道：「不！你不去我也不吃呢！」寶傑站起來道：「好姐姐！這且何必呢，舅舅在飯廳等着，爲什麼你也不吃飯，你若是疼我，別叫我着急，

我就地激你了！」惟玉見他決定不去，也不便再強他，眼圈兒紅着，悻悻的走去。當晚林惟玉又過來看了看，見他已經面向着裏睡下，招呼他兩句，寶傑也不答應，她以爲他是睡了，叫李媽預備好了白開水，給他把門倒掩了，才同李媽走去。寶傑躺在床上，那裏是睡着了，惟玉叫他，分明聽見，祇是沒有勇氣答應，因爲自己寫的那篇東忙落到她們的手裏，被她們知道了秘密，真是沒有臉再見她們，再說又恐怕惟玉不留餘地，公然問出，更是沒法答覆，只好假寐，躲過這層難關。可是對惟玉這番溫柔體貼對自己盡情疼愛的意思，真是有些不忍。在惟玉給他蓋上毛氈，輕輕在耳邊叫他的時候，他心窩跳動得加緊速度，頓時矛盾起來，想着答應她坐起來和她談談，又被羞怯的力量壓制下去，嚇了幾口唾沫，終於忍下心去，佯裝睡着，還是不答應她。待惟玉和李媽去後，聽得脚步的聲音走遠了，寶傑一軋軋坐起來，倚着牆，雙手搔着頭髮，兩眼望着屋頂，兀自發怔。這慘淡不明的電燈，照得全屋越發的沉悶，沉悶得寶傑幾乎連氣息喘着都不爽快。那南山梨林的女郎的情影，好像映上屋頂的銀幕，表姐林惟玉的芳踪，好像是還在屋裏來回的踱着。他這樣的思量，也忘却春夜之寒，也不知時間飛過，不知不覺，已見窗前發現魚肚的白色，院子裏有沙沙掃地的聲音，這才驚醒寶傑的癡夢，覺得渾身清涼，背後發慄，掀開被，跳下床，把衣服穿好，心想：遲些時舅舅上公司去，說不定要到這屋裏來問我，再說表姐來了，也覺着難堪，不如趁着他們還在夢中，我早早的出去，



到南山上，多轉幾個圈來回，說不定再有緣分，和那可喜的人兒碰見一面，把綉子奉還她，也算了却心願。想到這兒，心裏頓時興奮起來，把皮鞋刷得黑亮，又換了一條紫色領帶，戴好帽子，精神抖擻，幾乎忘却一夜未睡的疲憊，很高興的走到書桌前拉開抽屜，去尋拾得的土綢，却又踪影不見，不翼而飛。心想：這一定是被惟玉竊去，因為昨天她問得非常離奇，或者是她喜歡那塊綢子，不如等她起來，問一問她，她若是喜歡，我再另外買一塊好的送給她，也好要回原物，前去了願。轉而一想，這樣辦不妥，惟玉多麼伶俐，她一定會不承認，反到窘住了。只是空手前去，萬一上天見憐，使我們倆見了面，我把原因說給她，她也不會怪我冒藏他人之物的。主意打定，開了房門，輕步走出遊廊，見李媽正在掃院子，笑道：「表少爺！這麼早，往那兒去？」寶傑道：「大夫叫我早早的換換空氣……」說着，沒等李媽開門，自己開了大門，倉促着跑出去，走出很遠，才叫了一輛洋車，一直拉到南山之下，尋着昨天的山道，很高興的向上走去。這時的太陽剛剛從山後升起，照得全山成了赤霞之色，雪白的梨花，猶如佳人含羞。面有紅暈的顏色，別有一番佳趣。麓旁的野花綠草，放出一種奇香。雖然一夜不曾睡眠的人，到了這晨曦的山中，精神也覺得振奮，何況寶傑滿心熱望，志在尋覓承芳呢。他絲毫不覺疲倦，疾走如飛，不知不覺中，又到了雙溝子小溪地方，潺潺的水流，如同唱着快活的歌曲，寶傑停止脚步，望着一泓溪水，悵惘良久！轉臉往山下看了看，收拾田園的農

人，才三五一羣的走着，還沒正式工作。寶傑暗道：「我來得這麼早，一個姑娘人家，決不會出來的，再說即使出來，也並不一定還到這塊地方來！」不禁失笑！又繼續向前走，繞着山路，也不知走了多遠的路程，但見各處的農人，都在工作着，有時候碰見三五五遊山的人，寶傑知道時候已經不早了，遂又趑趄，直至日懸當空，走得渾身發燥，慢說是承芳，連一個女人的影兒也沒碰見。寶傑心中很覺失望，精神一衰，沒有抵抗疲乏的能力，登時覺得腰酸腿麻，行走無力，恰好正走到承芳和三姘中途休息的地方，寶傑記得非常的真切，心想昨天在此靜候一日，沒見她的踪影，今天難道她還不來？想着，尋了一塊積石坐下，鶴候靜坐，一直過了晌午，才聽得身後有了脚步聲音，回頭看時，又是昨天在此相遇的那個黑漢，一雙雪白的眼珠，離離奇奇的瞧着寶傑。走到近前，略一駐足，走過去還回頭回腦的瞧。寶傑被他瞧得有些徬促不安，站起來，向另一條小道走去。下山坐車回到家中，已是下午三點多鐘。走進院去，鴉雀無聲，比平時顯得特別岑寂，兩個老媽正坐在廊下咬着耳朵說話，見寶傑進來，忙站起來，眼睛裏都帶着詫異的光，向寶傑注視。寶傑緊走了一步，上了廊台，問道：「你們老爺小姐在家了嗎？」李媽道：「都在咧！可是不知道爲了啥事，連晌午飯也沒吃，到現在他們爺兒倆個，還在客廳裏，東邊一個，西邊一個，坐着發怔，小姐也沒有上學校，老爺也沒上公司……」王媽搶說道：「老爺只顧捻鬍子搖腦袋，小姐眼淚汪汪，俺們也不知道爲了啥事

？」寶傑一聽，心如火焚，自己又是焦灼，又是慚愧，舅舅和表姐對待自己，真比父親姐妹還親愛，爲什麼不懂禮義，妄自胡爲，害得人家家庭不安，連飯也吃不下去，我若再晚回來些時，人家父女就得多受一會痛苦，還不快去設法安慰安慰人家，在良心上太過不去了。想到這兒，離開老媽，大踏步的向客廳走去，及至走到廳門前，頓時又沒有勇氣，停住了脚步，想着打好一個肚稿，進去向舅舅說。忽的屋門一響，惟玉探出半截身子來，眼睛紅紅的，鼻旁淚痕未乾，見了寶傑，忙抽進身去用手帕擦了擦，才開門走出來，笑嘻嘻地，和方才猛然一見的神氣迥然不同，低聲道：「寶傑弟！你怎麼回來這麼晚，叫我不放心！一清早就走了，我父親沒有上班，等你吃飯你也不回來，把我們嚇壞了！」說着，眼圈又紅起來。寶傑這時慚愧得無地自容，半晌，喘了一口氣道：「表姐！不要再提了，這都是我一人的錯誤，從今往後，決不能再這樣的辜負你就是了：」忽聽屋裏叫道：「外邊是寶傑回來了嗎？惟玉！你們進來說話！」寶傑這時比闖關入寨還感着難過，心窩逃得忒忒的，和惟玉兩人一前一後，走進客廳。寶傑紅漲着臉，向林鑑堂深鞠一躬，站立一旁。林鑑堂一手捻小鬚，慢慢道：「坐下坐下！你到什麼地方去啦？出去得很早，回來的很晚？」寶傑味味的道：「我到南山去逛梨花了，因爲貪戀風景好玩，忘了時候，勞舅舅等我，下次我早些回來就是。」林鑑堂點點頭，嘿嘿說了聲道：「逛梨花嗎？很好很好！我今天有幾句話要對你說一說，可是我知道你的父

母非常的痛愛你，他們都未必捨得說你，我這做舅父的說你，恐怕你心中不滿吧！」寶傑紅着臉道：「舅父管教外甥，也是應當的，有什麼話儘管說，我一定要從命的。」林鑑堂笑道：「好！好！我因為看出你是知禮明人，不可限量的孩子。才肯說你呢！」

## 第二回 海關天空石證同心 杯弓蛇影人言可畏

話說林鑑堂被惟玉的話引起疑竇，乘着寶傑和惟玉到海邊散步的當兒，到書房中去檢查寶傑的書籍和來往信件也沒查出什麼痕跡，後來一開抽屜，瞥見一篇稿紙，前邊是詩句，後邊是附識的日記，把在南山的奇遇寫得一覽無遺。林鑑堂順手把那塊土綢也拿在手裏，走回自己房中，又仔細的看了一遍，再一回想寶傑方才的神情，和往常是大不相同，萬一他有什麼外遇，不但對他的病體大有妨礙，將來鬧出差錯，真對不住他的父母，莫若防患於未然，事前嚴加防制，免得將來麻煩。那知等他們散步回來，寶傑竟托病不出，轉天又老早的溜出去，等他吃午飯也不見他回來，林鑑堂又氣又急，坐在客廳裏長吁短嘆！惟玉對寶傑的行爲，心中竊恨，可是又怕父親呵斥寶傑，使他太難爲情，心中極感不安，父女兩人正在相覷出神，寶傑却從外邊悻悻歸來，林鑑堂按住十二分的氣，讓寶傑坐下。寶傑心虛情短，站在一邊垂首不語。林鑑堂扳着鐵青的臉捻着小鬚子道

：「寶傑你是讀書知禮的人，你的父母膝下就是你一個人，對你的痛愛，不問可知，把你送到我這兒來休養，親娘舅的地方，當然是放心，可是對於你的情況，我想他們必定晝夜的掛念着，你好好的休養，恢復了康健，回到天津，他們才能免掉了這份心事，再說青年人的學業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不可久燕的。你是個聰明人，我這麼一說，大概你也會明瞭……」惟玉見寶傑的腦袋，幾乎鑽進胳肢窩去，心中憐惜，遂笑向寶傑道：「舅父說你是好話，你不要誤會了」寶傑微微的抬起頭，掀開眼皮，很羞慚的望着惟玉道：「我明白，我明白，因為我久居巖塵的天津，乍生來到這山清水綠的地方，出外就留連忘返」林鑑堂還待開口往下說，被惟玉偷夕使了兩個眼色，他才住了口。惟玉故意提起別的閒話，把她父親的話頭打斷，寶傑心中如釋重負，登時覺着輕快多了，心裏對惟玉真是說不出來的感激！當着舅舅，又不好意思對她有什麼表示，只用那羞慚而帶笑的眼光，向惟玉不住示意，惟玉見他窘住了，借題請他補習功課，兩人一同到書房去了。李媽隨着他們進去斟完茶退了出去，惟玉見寶傑還是低着頭，愁眉苦臉，態度不寧，用話試探着問他，寶傑只是癡笑，也無所回答。惟玉滿懷疑慮，只急得暗自長吁！寶傑處在這種環境之下，一則是顏面攸關，再說也怕叫舅父着急，萬一寫信告訴父親，又得勞二老提心吊胆，所以從轉天起，整日在屋裏悶坐，連大門不會走出一步，惟玉放學回來，就到書房中陪着他談笑。林鑑堂十分歡喜，那知寶傑白日裏雖然勉強着談笑，夜間輾

轉反側，腦海裏深深印住南山女郎的情形。永不消逝，相思悵念，精神頓呈頹喪之色。他照例是一星期由大夫來檢查體格一次，這回醫生來了，見他精神衰弱，心神非常痺麻，問起他的日常生活，那醫生慢搖禿頭，諄諄相囑，叫他少接近女性，少談話，多散步，應多做遠遊。林鑑堂等醫生去後，不得不對寶傑解釋，還是叫他每天起早到山上去散步，可是不一定是往南山去，東山北山，隨便可去。寶傑住家中悶守了一個禮拜，心裏急得如癢望搔，正愁沒有題目出去，這醫生真是救命活菩薩，說了這麼一套醫囑，不管是一枝提人籤，把他從愁城悶獄中提將出去，登時心中就得到好些安慰似的。轉天早晨，惟玉起來上學校去，林鑑堂往公司上班。寶傑獨自出門散步，三人先後出門。寶傑心中有病，恐怕惟玉或者是舅舅在暗地相隨，出門先繞了一個大彎，才雇好洋車，逕直拉到南山。滿天的陰霾，罩得曦暎無光，也分不出時間早晚。寶傑依着舊路，疾步如飛的走去，一邊走着，一邊瞧着山中景物，七天不見，有如七年，瞧見什麼花兒草兒小石塊兒，都像在微笑着安慰他。寶傑暗忖道：「今天我尋着前者兩次等候她的地方，向四下瞧一瞧，心裏也就安然了！」心裏這樣想着，低着頭，兩腿無形中加緊速度，飛也似的向前走，一鼓氣走出很遠，猛然抬頭看時，好像似走錯了路徑，正自辨別，忽聽耳旁有人「喂！」了一聲，聲音清脆低柔。寶傑轉過身來看時，原來已經走過了前者休息的地方，驀然瞧見承芳一人站在道旁一塊巨大的後邊，探着上半截身子，正向自己微笑示

意。她穿着一件淺藍的布衫，襯托着她的臉，清虛虛白得可憐，比前者初次相見，容貌雖未減，風韻已是憔悴很多，一雙大眼，似陷非陷，水淒淒的眼睛，丰神却一些不減。寶傑驀然相見，呆呆怔怔。半晌才徐徐向前挪。承芳見他向前走，羞得低垂粉頸，兩手撫着石面，尖葱似的手指，去掀石面上的裂痕。寶傑剛剛走近石前，竟被她的處女尊貴的羞慚，鎮住了勇氣，停住脚步，呆若木雞。兩人這樣相持了良久，在岑寂的空氣中，突然聽見有人哼着山歌，從遠處走來的聲音，承芳突現驚慌之色，抬頭四下瞧了瞧。看不見有人，只聽那聲音漸漸逼近。嚇得她恐懼不安，退了兩步，要走又捨不得走去，寶傑恐怕她扭身走了，在這急迫形勢之下，不得不再冒着十二分的勇氣，低聲道：「小姐！前者太對不住你，誤拾了你的綢子，沒有奉還，我也不敢過於追趕，在這地方等候了兩天，也沒見小姐出來，那綢子……說到這兒，覺着沒有法接着往下說，嚙口唾沫，又道：「綢子被我丟了！」承芳沒等他說完，抬起頭，一雙俊眼注視着寶傑的臉，微微笑着道：「我不是向你耍綢子，你那天追着我還給我，嚇得我心裏忐忑亂跳，不敢停留的跑去。後來聽見鄰居高大叔說，在這雙溝子去路石台的旁邊，發現一個穿西服的人，似呆似癡的靜坐半日，轉天他又看見了，他們念念叨叨，說這人一定是有些瘋狂呆傻的病症，還見這人手裏拿着綢子。我聽了，料定是你，想着等我好還給我，綢是我已經決定不要了，也不再來見你的面。後來一想，又怕你天天到這兒來候着我，就攔你的寶貴



光陰還是小事，被鄰居們起了疑心，盤問出你的實話來，免不掉造出謠言。我這才決心不顧一切，到這兒來等你來，說着，四下望了望，又道：「咳！一連等了六七天，也不見你的影兒，怎麼今天你又來哪？」寶傑剛要開口，承芳聽得那唱歌的聲音越發迫近，忙一擺手道：「再見吧！」寶傑趕上一步道：「我也沒頭教小姐尊姓？」承芳抬手向左邊一片梨花林一指，低聲道：「那邊有小籬笆的地方便是我的家，明天早晨，那兒見，快些走吧！」說着，已經倉倉惶惶的把身向左邊繞着走去。寶傑見她臨去時回頭向他作淺笑，腮上的一雙酒窩兒，和那亮晶晶的波光一閃，直似攝去了魂靈，兩眼望在她的影兒上，送她跑下山坡，忽隱忽現，直到見她穿入梨花林，不見踪影，寶傑才收住了神，再一沉靜，却聽不見那唱山歌的聲音，四處瞧了瞧，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不由頓足竊恨道：「好容易碰上這千載難逢的機會，連她的姓名沒等問明，却被這討厭鬼擾散了！」繞過石台，縱身坐下去，休息了片刻，兩眼遠眺着方才承芳指示的一片梨林，就在這半山之中，有一排樹枝的小籬圍着，在梨林的中間，露出房角，他看得清清楚楚，才很高興的向山下走去。心裏快活，早夕的就回到家中。林鑑堂和惟玉回來時，問起老媽，說表少爺早夕的就回來了，林鑑堂心中暗誇寶傑真誠體面，惟玉也把懸心放下。寶傑無意中得到奇遇，心裏也非常歡喜，三個人很快活的吃過飯，惟玉上學校去，把不得立時回家，和寶傑在一起談笑。寶傑把不得一時日沒月出，轉眼天光大明，好去到那梨林裏

訪承芳談談許多要說沒說的話。好不容易盼到天黑，吃晚飯的時候，林銜堂笑向寶傑慫恿二人道：「遠道的遊客，却來逛梨花，我這久居此地的一恍二三年沒上南山了，在南山的東邊，還有咱們公司養的葡萄花園，預備釀葡萄酒的，寶傑你還沒去過呢，明天早晨咱們爺兒三個一塊兒去玩，正是禮拜，惟玉也有功夫。」惟玉歡喜道：「寶傑弟最喜歡逛梨花，一個人還願意去呢，我贊成，咱們一同去，好不好？寶傑弟！」寶傑滿心惦記着明早和承芳的約會，萬想不到舅父和表姐又提議去逛梨花，時間偏偏也在明天早晨，真是豈有此理！他心裏暗自焦灼，半晌也沒答上話來。惟玉笑嘻嘻的道：「寶傑弟！我還有一支打鳥的雙管獵槍呢，咱們明天帶着，你也練習練習……」寶傑想要拒絕！可是又沒有拒絕的理由，硬着頭皮，也得答應下來，這一夜心中的不安，更是說不出的滋味了。轉天清晨，林銜堂和惟玉早夕的起來，老媽把點心預備好了，請寶傑過去吃點心。惟玉滿心的快樂，都表現在眉宇之間，她穿着一件淺藕荷色的印度綢衫，換了一雙白帆布化學底的球鞋，爲的是上山便利，果然把獵槍預備好了。張羅着寶傑吃點心，寶傑這時人在屋中，心神早已飛到南山，好像似已經和承芳相見的模樣，可是當着舅父和表姐，又不能過於出神，這種痛苦，真是筆難形容。遲不多時，李媽進來說，公司的汽車已經開到了。三人一同登車，直奔南山東邊，尋着直奔葡萄園的山道，三人捨車步行，緩緩的向上走去。葡萄園的管事，早已接到公司的電話，說是經理上山了，他們早已來

到半山之中迎候，林鑑堂見了管事。一邊走着，一邊問起園中近況，他們一行人都在前邊走着，寶傑和惟玉兩人在後邊慢慢的隨行。寶傑心中如同熱鍋裏的螞蟻。張目四下望了望，因為這是東邊，那是西邊，不但望不見承芳的家園，連那邊的山路，渺渺的看不清楚，心裏只懸念着這時候她必定在她的梨花園中呆呆的候着我，說不定心裏多麼着急呢，怎麼這樣的不湊巧，這些些日子舅父也不想來看他的葡萄園，偏偏要在今天！心裏這麼想着，兩隻眼睛，直勾勾的向前望着，惟玉對他說話，他只是唯唯的答應着，原來他正在盤算着怎樣設法，能够離開了他們，也好前去踐約；盤算了半晌，已經走到葡萄園的門前，也沒想出一點辦法。管事的把他們讓進園中，先到屋裏坐了片刻，然後在園中轉了兩遭。林鑑堂提議着回去，惟玉要在山中多留連些時，還要打些山鳥玩。林鑑堂笑道：「都麼着也好，我和管事還要商量些事，就在這兒等着你們，你倆到外邊玩，可是千萬小心，難走的山道，不要冒險呀！」惟玉聽了喜不自勝，寶傑又不能不勉強奉陪。兩人走出葡萄園，順着山路，向前走去，惟玉見寶傑的神情不安。心裏疑惑，可是又不敢問他，走到一塊平曠的地方，寶傑還往前走，惟玉拉住他的胳膊，笑道：「別走了，這兒地方寬敞，可以打鳥玩了！」說着，把槍遞給寶傑，指着天空的飛鳥道：「你打一下試試，這槍上還有米突標準，很好打。」寶傑對打獵本來是門外漢，況且這個時候。整個的心神，早已飛出竅去了，那有什麼興還打鳥，只以不會推辭。惟玉向空中放

了兩三槍也沒擊中一個，回頭向寶傑笑道：「我有半年多沒練習，不能打飛鳥了！」說着，瞥見山坡上有一株已經枯死的樹枝上，落着一對麻雀，正在並肩對面的啾啾，惟玉用槍向那邊一指，示意叫寶傑注目，寶傑剛要攔阻，她的手指一屈，砰然一聲，沙彈打出去，不偏不斜，正在一雙小鳥的身前爆炸，登時掉在地上。惟玉一下擊中了，喜歡得別提，趕緊跑過去，尋着一對死鳥，提着鳥爪笑嘻嘻的跑回來。走到寶傑的近前。把獵槍放在草地上，一手托着一隻麻雀，舉到寶傑的面前，笑道：「寶傑弟！你看，人家是一箭雙鵰，我能够一槍雙鳥，好玩不好玩？」寶傑一雙眼睛，瞧着她手上托着的一雙麻雀，方才還在樹枝上並立，臉對臉的啾啾，好像似有情人兒啾啾的談着，砰然一聲，雙雙喪於非命，這有多麼可憐！心裏這樣的想着，不知怎的。和這鳥兒表了同情，不禁不由，眼眶裏轉出淚來。惟玉把麻雀擲在地上，向他呆呆的瞧了半晌，才道：「寶傑弟！你怎麼了？」寶傑勉強笑道：「沒有怎麼，我看着牠倆方才還活潑潑的，片刻間便絲毫不動，想到我們爲人，何嘗不是這個樣兒呢！」惟玉是個絕頂聰明的女子，聽得他的話頭，以爲他是對她倆的現在歡樂在一起的情形，有所感觸，心中登時被他一言說動，臉上帶着很懺悔的樣子，向寶傑道：「你說的話，我已經明白了，本來這麻雀和人是一樣，譬如……」說着，粉臉一紅，遲頓一會兒，才道：「譬如咱們倆在一塊兒玩耍談笑着，若是有人擾亂咱們，咱們是怎樣的痛恨，何況一槍打死了它們。寶傑弟！畢竟是你

的思想清超，事事物物，顯得周緻，我從今天起，決不再打獵了！」說着，把一杆雙筒的獵槍拾起來，一使力拋出很遠，只聽落地聲響，不知拋到什麼地方去了。寶傑見她這種行動，好像完全爲了悅己，二十多元錢一杆的獵槍，說擲便擲，毫不吝惜，十足的表現出貴族小姐的習慣來，心裏對她更感覺惋惜。轉眼間惟玉已經用石塊將士掘起一個窟窿，把一雙死去的麻雀，雙々葬埋在一處。寶傑在旁用冷靜的眼光看着她，這種動作，似乎可以媲美於的花葬林黛玉，不過她的動作，並不是發於內，心完完全是爲了體貼自己的意思。自己總不能不感念她這番好意，更不可使她過於失望，遂走過去扶起她來，笑道：「表姐怎麼這樣傻，還埋它們做什麼？咱咱走吧，舅々等着咱們時間久了，恐怕會着急的！」惟玉想着藉此機會，和他多玩一會兒，寶傑再三的催促，只得掃興而返。到了葡萄園，又憩了些時，才一齊走下山來，仍乘汽車返回家中，差不多已近午飯時刻。寶傑暗自頓足，怎麼上帝這樣的撮弄人，既然使我和她相見，就不該一見鍾情，既使我們心心相印，就不該屢次發生阻隔，害得我空病相思，今天把機會錯過，她一定疑我失約，明天還能等我嗎？可是不管她等不等，明天總得去的爲對！寶傑心裏開了留音機，旋轉不已，聲聲振動心靈。晚飯也沒吃好，悶得早早的睡下，一覺醒來，見窗櫺已白，東方微明，寶傑一帖帳坐起來，穿齊衣服，打開暖水瓶，倒些水擦了擦臉，收拾停當，蹣手蹣腳，悄悄走出房門，全院闐寂無聲，他慢慢的開了大門，又徐徐倒掩了。走

在馬路上，靜寂無聲。不見行人，只有喝醉酒的人們，三五一羣，唱着小歌，恍恍惚惚的走着，街上的電燈，還沒有熄滅，走過兩條馬路，才迎頭碰見一輛洋車，懶洋洋的扶着車把向前走。寶傑叫他放下車，告訴他拉到南山。那車夫用離奇的眼光望着他，上下打量半晌，好像似說話又嚥下去了，拾起車把，放開脚步，向前跑去。到了南山之下，給了車錢，踉踉蹌蹌的向山道上走去，去了半晌，天色還是朦朧光芒，照得樹林幢幢分辨不清。他費了半晌功夫，才尋着承芳那天指給他的籬笆院落，站住脚步看了看，樹影幢幢，看不出有人無人。只得壯着胆兒向前走。剛剛走到荆棘樹枝的小籬笆前邊。突然聽見一陣犬吠：轉眼間有一條黑狗，從裏邊跑出來。寶傑見牠來勢兇猛，嚇得站住脚步，不敢向前。那黑狗越發狂叫不止，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四邊左近的狗，也都響應起來。寶傑嚇得扭身便跑，那黑狗却跳過籬圍，追趕而來，一直將寶傑追出很遠，才垂尾折回。寶傑跑得氣息喘喘，尋了個僻靜地方，就地坐下，仰頭瞧了瞧天空，一輪明月，斜懸在面方，這時定了定心神，才明白並沒有天亮，現在正是夜間，不由得毛骨悚然，又是恐懼。又是暗笑，心想，這時下山，也沒有汽車了，不如就在這半山之中，將就半夜，等待天光大亮，再到她的梨林中去看看，不管能否給我們一個見面的機會，我的心願總是盡到了！他這時完全清醒過來，覺得山中的夜風，吹得寒氣透骨，他坐在一個石塊上手和脚都攢在一堆，冷得渾身發抖，牙齒得得的戰着。仰望着行將西垂的月亮，恨不得

它一時一刻的落下去，換出東邊的太陽。那知月亮好似故意作祟，却徐徐嫵嫵的往下走，還沒等它藏頭歛跡，太陽却與寶傑同情，早夕的從東方升起，鮮紅紅的露出頭來，照得大地現出光芒，海水亦金黃閃爍的冒着金花，那月兒也就無形減色了。寶傑慢慢的站起來，覺得四肢酸軟無力，伸了個懶腰，望四處瞧了瞧，還沒有什麼動靜，隱約着聽見人咳嗽的聲音。寶傑已經被那黑犬嚇破了胆，不敢冒然前去，慢慢的繞過承芳的家園，站在較高的地方，向她的梨花林中注目望去，藉着太陽側面的紫光線，照見那邊梨花之中，隱約着有一個人影，好像是在其中踱來踱去。寶傑走了幾步，越發看得真切，正是她獨自一人，在那邊梨花林中穿來穿去的徘徊。寶傑心裏一陣騰沸，也覺不出這一夜風涼的痛苦，兩條腿加快的向前奔去，剛剛走近籬前，猛然想起那黑狗的厲害，忙停止脚步。那女郎似有發覺，扭轉身來，往這邊一看，也不挪動，只向寶傑招手。寶傑這時的膽量徒增，一顆柔弱的心，好像爲了愛的情緒，完全犧牲了，登時鼓着十二分的勇氣，一縱身，輕輕的越過荆棘的小牆，直奔到林中。那女郎却又走進很遠，還是笑着向他招手。寶傑這時已經不顧一切，放大了膽，又向前走到一座用竹竿和破葦葎搭的豆棚之下，才站定脚步，一雙水凌凌眼睛，望着寶傑胸前一鼓一鼓的嬌喘，頰上的酒渦，透出無限的笑意。寶傑也喘噓噓的瞧着她，兩人雖然還沒通過姓名，一雙心房，好似多少年的相識一樣。相對良久，還是寶傑先向承芳說了聲對不住，把昨天同着舅父表姐遊逛葡

荷園的事說了一遍。承芳笑道：「昨天我起來的比今天還早，就在這兒候着你，不知不覺快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我母親把我叫走了。我恐怕你下午來，又時時的到這兒來張望，也不見你的影兒！」寶傑連連的說對不起對不起！承芳貼近寶傑的前面，一雙水淒淒的眼睛，含着微笑瞧着寶傑的臉，紅如塗丹的小嘴，微微動顫，好像要說什麼話，又難於啓齒的樣兒。寶傑見她這一副憨態，真是令人可愛，因笑道：「小姐！你說什麼？說吧！」承芳撲嗤笑道「我問你，你知道我姓什麼嗎？」這一句話問得寶傑怪不好意思，紅漲了臉，吃吃的道：「上次我正要領教，來了個唱歌的人，不是你就慌着走了，今天特來請教。」承芳收住笑容，正顏厲色的把自己的姓名和家庭中的情況簡簡單單的告訴了他。寶傑也把自己的姓名，和從天津到烟台來的原因，住在舅舅家的情形，也告訴了她。承芳聽了寶傑的情形，好像突然間得了什麼感觸，兩眼注視着寶傑，出了半晌神，若有所想。寶傑道：「徐小姐！若是不嫌棄我的話。我每天要到這南由來散步，換吸新鮮空氣的，我能在這清靜幽谷之中，得到一位知心的好友，真是三生幸事，不知徐小姐……」說到這兒，聲音漸微，以至底到聽不見了。承芳又沉吟了半晌，才低聲道：「孫先生！請你不要誤會了，我冒着險把你請到這兒來，並不是……」說着，兩眼向寶傑瞟着，嚥了一口吐沫，又道：「我把你請到這兒來，有幾句話要對你說明白了，我聽了高大叔說你在山裏的情形，心裏又是慚愧，又是怨恨，我想了想了終夜，若是不對你說明



，恐怕你天天到這山裏來，豈不是空費了有用的光陰，可是告訴你吧，真又……」說着，又頓住了，低下頭去，半晌，又道：「你的意思我何嘗不明白，不過……你是個都市裏貴族家庭的人，我是農村裏貧俗家庭的人，我怎配和你做爲朋友，再說我的家庭是不容許我的，我勸你值當不認識我，不要把寶貴的光陰白白的放過去！」寶傑見她態度非常誠懇，所說的話，真是使人生敬，可是越敬越發生出愛來，心裏只有跳動，嘴裏不知怎樣回答是好。承芳見他默默無語，又道：「再說，我們這山居的鄰人都非常的粗陋野蠻，就是我這樣的人兒他們還看不慣，譬如你時常到這山上來，恐怕有些不便，我確見你，不能不和你說話，被他們看見，我父親頭一個就擋不起！」寶傑插言道：「徐小姐！你不知道，我的心裏，有難言的苦衷，再說醫生叫我每天來到這兒散步的，徐小姐！咱們從今天起即是好朋友，何在說話不說話，就是往後見了面，只求心心相印……」承芳一扳臉攔住他的話頭道：「你說什麼？」寶傑自知說得冒失了，忙用話掩飾，承芳正色道：「我和你說的都是正經話，什麼印不印的，快些走吧，我也該回去了，等會兒我母親找了來，就壞事了。」寶傑聽了她的話，有如奉了命令一樣不知怎的，覺着那麼尊嚴可畏，登時笑着向她行了個半鞠躬禮，扭身走去，剛剛走了五六步，就聽承芳微聲喊道：「孫先生！回來！」寶傑站住脚步，轉身一瞧，承芳正站在那邊向這邊招手，寶傑忙轉身走回去。承芳也向前貼近一步道：「孫先生！方才聽你說是來此養病的，不知你

能在這烟台地方住多少日子，」寶傑道：「我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病，因過度，醫生叫我休養休養，住的日子，還沒有一定！」承芳道：「那麼你往山來遊逛，多穿點衣服，山上的風比山下的風堅硬，你穿的這麼單薄，清早單寒嗎？快些回家去吧，別在山上留戀了！」說着，向寶傑也行了個鞠躬了聲再見，她竟轉身向梨林中穿進去了。寶傑跳出枝圍，在歸途中回憶，和她臉上的神情，真有些令人莫測，不知她是真有環境的困難，還別承芳的芳影，在腦海中現了幾次，她說話的餘音，終是在腦海中縈繞。到山下，仍是雇了洋車，一直回家，走進前庭，見李媽正持着一盆看小腳尖，用腳後跟搓着地向前走。寶傑道：「李媽！給誰打水？」，突然身後有人說話，嚇了一跳，險些把水盆擲了，定了定神道：「少爺，你老瞎辰光出去的？」寶傑道：「一清早。你們老爺呢？」寶傑說着走進書房，把皮鞋上的土拭了拭，心裏覺得很快活，在李媽走進來，給他打了盆水，湖好了茶，笑嘻嘻的道：「小姐問做去」一句話還沒說完，聽得一陣窸窣的皮鞋聲響，惟玉手提着書寶傑弟！再見！」說着，向後退了一步，嫣然一笑，扭身走了。寶看渾身發酸，頭暈腿麻，也沒吃點心，躺在床上休息了一會兒，熱度突

芳臨別的時候，囑咐多穿衣服，留神受了山風，果然應了她的話，她對

微，聽她說往後再上山，多要小心的話，分明是叫自己去；可是她爲正絕呢！寶傑這樣的想着，精神上也覺着非常的疲憊，又因起得過早睡去。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惟玉見他睡得正香，也不驚動他，等他到公司去，惟玉也上學校去了。寶傑坐起來，瞥見書桌上放好西餐

磁碟裏放着一疊切好的麵包片，旁邊有一小碟黃油，一小碟果子醬

寶傑不知是誰放的，把李媽叫來，問道：「我沒說要吃這些東西，

媽抿嘴倒退了兩步，笑道：「曖呦！表少爺，俺們還懂得預備這些

時候預備好的，還叫俺買來對蝦和偏口魚，等她放學時候，她給表少

寶傑笑了笑，搖頭道：「我不餓，你收下去吧！」李媽道：「呦！俺

回來又得發脾氣咧！」寶傑笑了笑，李媽出去一會又進來送上一壺新湖

一點茶，覺着精神比方好了許多。遲些時惟玉放學回來，親自到廚房，

做成幾樣西菜。寶傑見惟玉對自己這樣的體貼入微，心裏着實有些不忍，不

高興，只得勉強吃了些。在他吃的時候，惟玉坐在一旁，溫聲柔語的勸着他

要緊，不要起得太早，不但無益，反倒傷損精神。寶傑被她說得，感動了內

得萬分的對不起她，幾乎慚愧得落下淚來。只有點頭唯唯的答應，這麼一來，

到了夜闌人靜的時候，寶傑的腦海中，好像走馬燈一樣，惟玉和承芳兩人的倩影，在其中旋轉不已。轉天清早醒來，把不得一時把屋中變成山上，去和承芳見面談一談，可是又不敢起，想起惟玉和舅父對自己的疼愛體貼，自己若太不知趣，未免使人家心中難過，心裏萬分焦灼。也得躺在在床上。隱隱聽見窗外有脚步的聲音，寶傑聽出是惟玉，故意在屋裏咳嗽了一聲，爲的是表明自己還沒有起來，也好叫她放心。等她和林鑑堂都走了之後，寶傑躺在在床上，如臥針氈，再也躺不下去，起來穿好衣裳，叫李媽打來洗臉水，洗漱完畢，把李媽叫到近前，從腰裏掏出五元一張的鈔票，遞給李媽，笑了半晌，才道：「我住在這兒，你們受累不輕，這是給你們買烟抽的，以後再給你。回頭我到街上溜躑躅躑不等吃飯的時候就回來了，你們老爺小姐回來，不必對他們說！」李媽一手接過鈔票，往衣兜裏放着，一手搔着頭髮，笑嘻嘻的道：「叻！表少爺這是幹啥，給俺們錢可不能够要，囑咐俺啥事辦不錯咧！」說着，笑嘻嘻的送着寶傑出了大門，還囑咐他務必在飯前趕回來才好。寶傑坐車到了南山，一團的熱望，那知到了承芳梨園的後邊，四下轉了幾圈，景物如昨，就是不見她的蹤影，悵惘了半晌，暗自忖道：「昨天她說得明白，不叫我再來，她怎麼會等我呢！想到這兒，只得悻悻的原路下山，回到家中。時候還早。李媽真給瞞得風雨不透。林鑑堂和惟玉非常歡喜，那知寶傑每天早晨在惟玉上學校去之後。他便囑咐好了李媽，偷偷的上山，人不知鬼不覺，辦得倒很密切，可惜是徒

勞往返，到山上去，終是乘興而去，敗興而返。在他回到家中之後想起承芳的含情脈脈留戀的樣兒，和她說的往後再上山來多穿衣裳的話，分明是叫自己去。及至到了山上，見不着她的蹤影，才又尋思到她說的拒絕自己的話。這一天從半夜裏下起小雨，到早晨也沒有停，寶傑等着林鑑堂和惟玉走了之後，本想去南山，但心情終於迫促着自己走出了大門，冒着小雨，坐車又到了南山，山上滑得非常難行，寶傑又穿得是皮鞋，走起來東滑一下西斜一下，剛剛走到半途，心中已經敗了一多半興致，及至走到梨林的後園依然不見承芳的蹤影，寶傑四下瞧了瞧，半天空濃雲密布，遠遠的海面飄着白色的水蒸氣，天氣惡得可怖，小雨下得越發起勁。暗道：「這樣的天氣，徐小姐更不能等候我了！天公爲什麼這樣的不做美，看起來男女情場，正和這惡天氣一樣，雲變多端，不知將來是陰是晴是雨。」想着，不禁嘆息了一聲，又垂頭懊喪的悻悻回走，忽聽梨林中有入招呼：「孫先生！」寶傑轉身一看，瞥見承芳從梨林中探出身來，向他招呼，好像很着急的樣兒。寶傑這時有如大旱之見雲霓，連答應也顧不及，忙走近籬圍將過去，跑到承芳的近前，見她的身上已經被雨浸得濕透了，看情形她在外邊站立不是短時間了。頭髮被雨水浸得光澤可以鑑人。寶傑道：「徐小姐！下雨的天，你怎麼還在這兒候着我呢？」徐承芳微笑道：「你怎麼還冒雨上山呢？」寶傑道：「我這幾天的功夫，沒有一天不來的，不過都沒遇見你罷了！」承芳笑道：「孫先生，你這幾天來，我都瞧見你了

，可是我不能出來和你說話，今天見你在雨中奔來，於心不忍，出於一時良心的激動，才跑出來招呼你。我不是已經對你說了嗎？不叫你再上山來，爲什麼你不聽我的話？」說着，忝着臉，笑咪咪的瞧着寶傑的臉，等着他的答覆。空中飛着如絲似絮的雨點，滴在她的臉上，好像玉盤滾珠般的流下去。寶傑只顧瞧得呆呆，承芳一忝嘴道：「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寶傑期期了半晌，才道：「我那敢不聽你的話，我的心雖然時時記着你的印象不忘，我的腿却不聽我指揮，不知不覺非得上山不可，請你多多原諒！」承芳笑道：「我問問你，上山來找我有什麼事嗎？」這一下把寶傑問得張口結舌，垂頭不語。承芳推着他的肩頭道：「有什麼事？快說，衣服都淋溼了，不說，我可回家去了。」寶傑兩眼含着十二分的熱望，抬頭瞧着她這一副清水臉兒，出了半晌的神，笑道：「我不上山來，心裏好像有什麼事，不知有多少話見你的面對你說一個盡興，等到見了你的面，一肚子要說要問的話，反倒擠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承芳聽他說得如憨如癡，忍不住噗哧的笑了出來。寶傑道：「徐小姐你笑什麼？」承芳只是瞧着他憨笑，也不言語。寶傑一連問她幾句，越問她越笑得厲害，寶傑被她笑得莫明其妙，抬起兩手，扶在她的肩膀兒上，輕輕搖撼着她道：「徐小姐！你笑什麼？你笑什麼？你……」承芳突然收住笑容，嬌嗔道：「穩重些！這成什麼樣兒？」說着，身向後一閃，扭身向後便走。寶傑見她突然翻了臉，嚇得心裏忐忑直跳，忙道：「徐小姐！你站住，怨我的不

是，下次小心了……」承芳却連頭也不回，穿着梨樹，往前走去。寶傑一邊叫着徐小姐！一邊向前追去。他走得快了，承芳的脚步也加快，不知不覺，已經趕到很遠，眼前就瞧見房屋的後簷，那條黑狗，正伏在一盤石磨的旁邊睡着，聽見有脚步聲音，抬頭看見有人追着少主人前來，霍的跳起，嗚嗚的狂吠。這時才把寶傑驚住，瞥見已經追至住房臨近，狗又狂吠起來，她的父母趕到，把我捉住，我一人死活，還不成問題，害得承芳也遭了痛苦……心裏想着，忙轉身拔腿往回便跑，那黑狗很勇敢的直撲過來，就聽承芳嬌滴滴的喊了一聲，那黑狗却很服從命令，曳着尾巴眼睛斜睨着承芳，向一旁走去。寶傑回頭向承芳舉了舉手，意思是說再見！連話也不敢說，倉皇的走去。承芳忙趕過去，拉住他的衣袖，嘆嗟的笑道：「你這膽小，走吧！到我們舍下坐一坐，衣服都淋濕了，再說在那邊說話也不方便！」寶傑莫明所以，搖手低聲道：「我那能去得，被你們老太爺老太太看見，豈不壞了！」說着，扭身又要走。承芳笑道：「看你很聰明，原來你更糊塗，我的父母若是在家，我還叫你進去嗎？他們倆下山到街裏看親戚去了，小夥計跟着他們去賣土綢子，現在家裏沒有人，進去談一談，不比在雨中淋着好嗎？」寶傑心中狂喜，轉回身來，隨着承芳向前走，轉過房前，寶傑四下打量一回，正是在山坡上看見的房屋。一連三間，當中的門，已經倒鎖着，承芳從腰中掏出鑰鎖，把門開了，先讓寶傑進去，然後隨着走進去笑道：「孫先生不要見笑，我們這房子太不體面了，請你

有屈全坐一會兒吧！」寶傑笑道：「徐小姐太客氣了，這屋子收拾得一塵不染，真是世外桃源，比較那巨樓大廈，藏污納垢的勝強萬倍！」說着舉目向四下瞧看，一切的擺設，完全是古雅幽靜的東西，字畫盡是名人手筆，在東間屋是承芳念書的屋子，牆壁上掛的，全是近代名人的字畫，上款題着多是道全方家教正，或者是道全縣長大人教正等等的名款，寶傑才知道她父親原來是一位卸職歸田的文人名宦，隱遯山中，莫怪有這樣才貌絕佳的掌珠，總算自己的眼光不虛。他心裏這樣想着，兩眼望着字畫發怔。承芳突然看見書桌上的小楷正寫了半帙，恐怕被他看見，忙跑過去疊在一起，向抽屜裏邊收藏。寶傑不知道她跑什麼，趕過去時，承芳已經把抽屜關好。寶傑向桌上一看，一本小楷字帖，在銅尺下壓着，看情形知道是她練習小楷，遂要求她拿出來看看。承芳道：「不用看，我也不會寫字，看了恐怕笑破你的嘴唇了！」說着轉過身兒來，倚着抽屜笑道：「孫先生！請坐吧！」寶傑就坐在桌旁小兀凳上，承芳就倚在桌前，側着身子道：「你住慣了樓房，再到我們這茅廬草舍來，覺着有什麼感想？」寶傑笑道：「只覺得幽靜可愛，何況這屋子裏邊還有絕世的佳姿呢……」承芳轉過身來，一手推着寶傑的肩頭笑道：「你說什麼？」寶傑索性指着她的臉道：「我說這屋裏有你這絕世佳姿，越發生色了！」承芳反着手面，向寶傑的嘴頭上輕輕的一指，笑道：「該打嘴！又說這種話了！」寶傑順勢緊緊的握住她的手，聲音發着顫道：「今天任你打得我滿嘴流血，我有許多的話



。也要說一個乾淨。」承芳的手被他握住。羞得小臉登時候的紅起來。眼睛好似含着一包淚水，亮晶晶的瞟着寶傑，也不拒絕，伸手從書桌下拉出一個小方凳子，側着身子，坐在桌前，低着頭，兩人的膝蓋緊緊的促着，她的胳膊好似打寒慄一般，抖索不定，把頭低得幾乎垂到胸前。寶傑心房的熱血，被她柔夷上一股溫馨炙得如沸水一般，翻着波瀾，臉上也覺着熱辣辣的作燒，什麼話也想不起來了，全室的空氣沉寂着，只有聽得見兩人心窩忐忑跳動的聲音。寶傑的神情好似飄蕩無定，他的清自心虛，完全被熱烈的愛淹沒了，不知怎的，脫口而出，一連叫了承芳兩聲：「妹妹！妹妹！」承芳陡然抬起頭來，紅暈着臉兒，望着寶傑笑道：「喂！……你怎麼叫起我妹妹來了？」寶傑才知失口，正要掩飾，承芳笑道：「我們可担不起，有你這樣兒的哥哥！」寶傑見她轉過話頭，驚喜道：「你這話說反了，只怕我沒有修下這樣福分，得到你這個妹妹呢。」承芳一隻手撫着他的手背道：「你也別叫我妹妹，也別叫我徐小姐，就叫我的名兒承芳，我心裏倒覺舒服！」寶傑拍着她的手道：「好！承芳，我有一句話要問你，可是又難於啓齒……」承芳笑道：「最好還是不說，」寶傑道：「不說又覺得如鯁在喉，」承芳接道：「那麼你就一吐爲快吧！」寶傑且斷且續的道：「我問你，你已經……了嗎？」承芳是何等聰明，早知道他是問的什麼話，却故意佯做不曉，笑咪咪的問道：「我做什麼？」寶傑話到唇邊，不敢出口，難爲了半晌，又改變話頭道：「我還沒有……呢！」承芳道：「哦，是

了，你大概是還沒有吃飯了吧！」寶傑被迫不得已，才正色道：「按說，我們不到開這些話的時候，不過因為咱們兩說話的時機太少，不得不大着胆子問問你，不知你已經訂過婚了嗎？」承芳瞟了他一眼，緊緊的低下頭去，半晌不語。寶傑又問了她兩聲，她才紅漲着臉兒，微微的把頭搖了搖。寶傑笑道：「你的父母，對你的終身大事，有什麼打算？」承芳輕輕的抽回那隻被他攙着的手，掀起眼皮，含着無限情緒，瞧着寶傑，微微嘆了一口氣道：「孫先生！你想，像我們這樣的家庭，還談到有什麼打算！」寶傑道：「他們也能允許你的自由嗎？」承芳笑道：「這更是笑話了！」寶傑身子向前挪了挪，又緊緊的握住她的手道：「承芳妹！我有一個要求，話到嘴邊，又不敢出口，可不知說出來你惱不惱？」承芳一雙水凌凌的眸子，注視着寶傑，沉寂良久，唏噓道：「你也不必說了，不說我也明白，說出來事實也辦不到，反覺不好意思，我今天把你請到我們家裏來，正是上天給我們的好機會，我問問你的家庭狀況，我知道你的一切了，我沒有別的希望，只希望你做一個心頭上的好朋友，也算是我一生不虛。至於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因為你的環境和我的環境完全不同，現在的社會，一個農村的醜丫頭不能高攀一位都市的闊公子……」說到這兒，自覺有失檢點，臊得連耳朵都紅起來，低下頭去，再也不敢和寶傑對視。寶傑一手握着她的手，一手撫着她的手面，搖撼着道：「你這話說得不算沒有道理，不過農村的人，不能盡是一樣的，都市的人，也不能盡是一樣的，

就以我來說吧，我雖然生在都市，可是我却最討厭都市上的女人，看了她們一舉一動一談一笑，都帶着一種不可批評的惡習，這種討厭的惡習，正是一般人所以喜愛的特點：「承芳抬起頭來，笑道：「那麼農村裏的人，又有什麼好的地方呢？」寶傑笑道：「農村的姑娘：是活潑純粹天真的！」承芳笑咪咪，忝着臉，一指着鼻尖道：「你看我也稱得起天真嗎？」寶傑道：「說的正是你，別人那裏配得起這兩個字。」承芳聽了，芳心裏好像有說不盡的甜蜜，將身兒一歪，幾乎倒在寶傑的懷中，却被寶傑一手攬住。正在這時，突聽門外有一陣腳步的聲音，倒把他嚇了一驚，承芳忙跳起來，頭一個跑着迎出去，看了看沒有人，寶傑也隨後跑到院裏，兩人四下張了張，並沒有人影兒，也沒有腳步聲音了。寶傑嚇得心裏忐忑跳個不住，不敢停留，就要向承芳告辭。承芳拉住他的衣袖道：「不要緊，別駭怕，我的爹媽暫時來不了，方才恐怕是走道兒的，」說着拉着他的手，撫在胸前，低聲道：「你摸摸，嚇得我心裏還跳呢！」寶傑見簪前放着一個石磨，推着她坐下去，一手指着石磨道：「我希望咱兩像這兩塊石磨一樣，永久的在一起，安安穩穩的……」承芳抬起手來突然握住了他的嘴道：「別說了，我沒有這樣的福分，那裏配得上你呀！」寶傑緊緊的握她的手道：「承芳妹妹，這盤石磨，就算是咱們兩的證人吧！」承芳笑嘻嘻的道：「你不要一時的心惑，將來難道永不後悔了嗎？」寶傑拍着石磨道：「這盤石磨化成了清水，你我的感情是永不變化的！」承芳笑道：「

那麼，你就是我的……」說着，水淩淩的眼睛閃了閃，臉兒紅的像海棠花一樣，身不由自主，輕輕的倚入寶傑的懷裏。兩人的心房，好像萬馬奔騰，正在跳得緊張，突然間聽得身後籬笆牆外，有人大聲咳嗽了兩聲，把他倆嚇得霍地站起來，扭頭看時，敢情是三嫵兒正自站在籬笆外邊隔着籬笆，向裏邊瞧着，笑的連嘴都閉不上了。承芳嚇得一時不知所措，寶傑臉上也轉了顏色，急忙抽身跑過房後，悄然跑去。承芳赤紅着臉，半晌才吃吃的道：「三嫵兒！你怎麼不進來？三嫵向她做了一個鬼臉醜笑，扭身便走，承芳怕她告訴了高大叔，叫父親知道，那還了得！嚇得忙追趕出去。三嫵兒一雙小脚，在前邊架架鷄鷄的跑着，承芳不消三四步，就把她趕上，迎頭拉住她，紅漲着臉道：「你怎麼不到我家裏去坐？」三嫵道：「你家裏有切（客也）俺不去！」承芳紅着臉道：「沒人，去吧，我還有話對你說呢，」三嫵正想明白明白那人是誰，遂同承芳回到家中，承芳拉着三嫵的手道：「三姐！咱們倆雖然不是一母所生，天天在一起，就和親姊妹一樣，我有什麼事，也不瞞着你，」遂把和寶傑相識的情形對三嫵兒說了。三嫵拍着巴掌道：「俺說的看着那位怪面熟的，原來那天俺也見過他一回，姊姊你的福分真不小，嫁上這麼一位穿洋服的關公子！」承芳按住她的嘴道：「別嚷了！現在還談不到那個，不過先做一個朋友罷了！」三嫵笑道：「呦！哈叫做朋友，還不就是花園相會，私訂終身大事嗎？」承芳輕輕打了她一下道：「別瞎說了，我拜託你一件事，你知道，我知道，千萬不

要對第三個人說，若是叫我父親知道了，我就不能活了！我死了誰和你做伴兒呢？」三嫗笑道：「不用囑咐，俺不給你說就是了！」承芳本來就是一派天真的孩子氣，登時拿出許多女紅東西送給三嫗，三嫗笑納，又談了半晌，三嫗方辭去，回到家中本想不說，那知一副快嘴不聽她的指揮，俗語說鄉村快嘴丫頭，正是三嫗一流，不禁不由，全盤告訴了爹媽。高大叔是個鄉下老，頭腦頑固不靈，那裏放得下這個。轉天到田園去耕種，見着了鄰人，竊竊私論，把這件事，當做新聞談起來，有的說，老徐家平常老是講究禮教，來不來笑話咱們村兒上人家野蠻，現在他家裏出了活報應，就是這麼一個丫頭，還給他丟了人！有的說我不時瞧見那穿着外國衣裳的人，到這山上來，看他派頭倒很大氣，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若是沒有啥來歷，再來的時候，不如爽快的打跑了他個小舅子！有的說，不要打跑他，咱們看着老徐家現眼的……幾個人正在說着，瞥見徐道全從遠處向這邊走來。幾個人擠了擠眼，都打住了話頭。徐道全走到近前，那幾個人都笑着散去了，只留下一個年高鬚白的王老好兒，還有高大叔，陪着徐道全三人席地而坐。王老好兒究竟是上了幾歲年紀，心地坦白一些，先談了些閑話，由世風不古扯到道德論上，漸漸又扯到兒女私情，什麼女大十八變哩，什麼女大如防賊，女大不可留哩……玲瓏寶塔，繞着彎兒的說了十三層，聽得徐道全心中突起疑雲，因為平常他們只談莊稼·洋錢·今天突如其來，言語中帶着鋒芒，恐怕是話中有話，本來自己家中有那麼大的一個女兒，

人家一說，自己便是一驚，再加上高大叔不會說話，在旁邊幫腔，說話時臉上流露着訕笑的氣象，瞧着徐道全的臉，徐道全在這種情況之下，委實覺着有些不安，滿腹氣憤，因而冷笑道：「誰家都有女兒，全看他的家庭教育怎樣了，我家也有女兒，我們承芳若是不聽我說，我一定有辦法教訓她的……」一句話還沒說完，高大叔從鼻孔裏突然冷笑了一聲道：「是！是，你說這話俺們很信！」徐道全見他說話的氣色完全不對，當然也沒好意思往下深究，等到回家的時候，徐道全和高大叔一路而走，路經高宅，高大叔讓徐道全往家裏去坐，徐道全正想問一問他，遂同他進去坐坐，先談了一會閒話，徐道全見屋中無人，向他笑道：「高大哥！咱們倆雖然稱不起總角之交，也不是泛泛的朋友，再說又住在近鄰，還不和一家相似，方才你們幾個人圍子裏談論什麼？我聽你說話的口氣似乎是矢出有的，有什麼事，儘管明說，倒顯得咱們是好交情！」高大叔怔了怔，笑道：「徐大叔你這話是那裏說起，方才咱們說話，不過是談天說地，陳穀子亂芝麻，胡聊瞎扯一陣，誰有啥用心，你不要多疑了，咱們吃飯吧！徐道全見他不肯說，心裏只是疑悶，乘機向高大叔要酒，兩人喝了一陣三盞和她媽還有她弟弟三個人張羅着盛飯上菜端湯。徐道全心中有事，酒一入腹，便覺氣悶，神志昏迷，言語顛倒，又提起方才的話，非追問是怎麼一回事不可。三盞正去端着一大碗蘿蔔湯，聽見徐道全追問承芳的事，她心中一驚，手脚慌措，把一碗湯吧的一聲，掉在桌上。徐道全雖然酒醉，他也看出

幾分形色，當時也不動容，吃過飯之後，踉蹌着回到家中，謝氏在院裏洗衣服，承芳在桑樹前邊放蠶，見徐道全回來，醉態蹣跚，笑着迎上去道：「爸爸：你又在高大叔家裏喝酒了吧，我們還等着您吃飯呢！」徐道全斜着眼睛瞧了她，也沒言語。謝氏放下衣裳，撫着膝蓋，慢慢從地上站起來，笑道：「你是吃完了嗎？」徐道全微微點了點頭，走進屋去。謝氏喊着承芳道：「走吧，咱們吃去吧！」承芳不知父親因為什麼這樣不悅，怕的是和人家抬了槓，嘔了氣，走進屋去，又問長問短。徐道全低着頭，只是長吁，也不言語。謝氏向承芳擠了擠眼，拉着她到東間去吃過了飯。徐道全把承芳叫了過來，扳着臉道：「你這些日子寫的功課呢，拿出來我看看！」承芳拉開抽屜，把小楷拿出來放在桌上，徐道全翻着看了看，氣狠狠的拋在桌上，拍着桌子道：「你也不算計算計：這麼些天，一共才寫兩篇半小字，一天天的你都作什麼去啦，你的心思，還以為我不知道嗎？高家的三姪，都對我說了。」承芳突然間聽徐道全說出三姪兒的事，登時嚇得紅了臉，慌得不知道怎樣是好，嚇得手足失措，眼睛裏淌出淚來。徐道全拍着桌子道，「究竟是怎麼回事，還不快實說嗎？」承芳嘆咤一聲跪在地上，哭道：「爸爸！我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您聽得什麼話來，不妨說出來，若是我有不是，一定會改，不叫爸爸生氣！」承芳說着，淚珠似雨般的落下來，她固然是駭怕，可是自己心中確實覺着慚愧，本來自己做了不好的事，可是後悔也來不及了。這時候謝氏聽見徐道全大發雷霆，忙趕

過來相勸，她痛女兒的心切，過去把承芳一把拉起來，推到東間屋去，然後又走過來問徐道全道：「你在高家全聽了什麼話來着，先說一說我聽聽，我聽了若是有理，不用你管教，我也不能答應她，可是你若是糊裏糊塗的管教女兒，也太不像話了！」徐道全被她幾句話說得頓時醒悟過來，心說高大叔並沒有說出什麼話來，自己何必庸人自擾呢，遂轉過面孔來道：「你也不用問了，本來教訓兒子是父親的責任，教訓女兒，是母親的責任，以後你對於承芳，要多多的注意，現在鄰居們嘖嘖私議，咱們這樣的禮教人家，萬不要鬧出不好聽的事來！」謝氏道：「這一節事你就交給我好了，你不要再申斥她了！」說着叫承芳過來，給徐道全斟了一杯茶，又陪了個不是，把這一場風波方揭過去。謝氏從此對承芳特別注意，承芳每天照例是到二道溝去洗綢子，採桑葉，這一來謝氏不叫她出去，有什麼事都由謝氏去做，只叫承芳在家中操作，承芳在屋裏寫字，沒有人的時候，就暗中落淚，心裏只惦念着孫寶傑這幾天一定是天天上山來，見不着自己，不知是怎麼的着急呢！可是自己也急得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在屋裏那坐的住，不時到梨園去探看，那兒又有寶傑的影子呢。寶傑也正因为那天的驚嚇，稍微有些發熱，第三天略好了些，本不想去南山，可是因為心情的逼迫，終於是又踏上南山的路途，遠遠的望見梨園裏，好像是承芳，及至走近四目相視，倒都怔在那兒，好像是多年未見面一樣的，有千言萬語訴不盡想思，承芳露頭就吟了一聲：「寶傑！咱們的事，我父親已經知道



了，對我加以監視。更因為階級的懸殊咱們兩人是不容易撮合到一起的。可是我們既然訂了口盟，又豈能反悔，今天咱倆見這一面，恐怕以後見面的機會就少了，因為鄰居們既已注了意，你再到這山上來，也有些不便，咱們惟有等着機會再說吧！」寶傑聽了這話，好像晴天打了個霹靂，半晌，嘆了口氣道：「那末咱們幾時才能够見面呢？」說着，眼淚在眼眶裏轉着，幾乎要掉下來。承芳知道他的心是十分難過，遂勉強忍悲爲笑，拉着他的手道：「孫先生！你爲什麼難過，咱們不過是暫避一時罷了，只要你的心和我的心，永久不變，將來一定會到在一起的！」寶傑嗚咽道：「我也不願意叫你爲我受了痛苦，那麼，惟有等着……」一言未了，突然停住了，兩眼直勾勾的望着遠處，好像小兒驚啼。張口結舌，呆若木雞。承芳一扭身一瞧，原來是謝氏從遠處走來瞧見了女兒正和一個穿西裝的青年拉着手兒說話，吓得站住，倒退幾步。承芳一見，吓得兩腿彈了琵琶，打起哆嗦來，低着頭，如囚犯的垂手待斃。寶傑也吓的不敢動顫。低着頭。一霎兒不響。謝氏慢慢的走過來，推着承芳的腦袋道：「這人是誰？」承芳低頭不語。謝氏急道：「你還不快說，等會你爸爸來了咱們都不用活了！」承芳哇的一聲，跪在地上，哭泣道：「媽！我不瞞您說，這位孫先生不是什麼不好的人，上次我在雙溝子丟了一塊綢子，他拾了去，給退了來，因此才認識他的……」說着，偏着臉，用手向寶傑一指。謝氏仔細向寶傑上下一打量，見他生得面龐白皙，文質彬彬，却是個大家公子的模樣，心裏

雖然生氣，却有幾分喜意，遂拉着承芳的手道：「你起來，我問問你，他和你認識多少天了？」承芳抽抽答答的道：「差不多快一個月了！」謝氏又瞧了瞧寶傑，推着承芳道：「你還不快些回去，等會你父親就來了！」承芳只得踉蹌着走回去。寶傑還不知道她已經走了，及至謝氏走到他的近前，問他到這兒來有什麼用意？寶傑抬頭一看，不見承芳，心裏好像沒有注意，打算走，又不好意思動。謝氏又道：「我看你也是一個文明的書生，勸你不要做這些不名譽的事，再說誰家都有姊妹……」寶傑攔住她的話道：「老太太！你可屈冤我了，我和你們小姐，完全是正當的談到婚姻問題，我決不能做出什麼不名譽的事！」謝氏冷笑道：「快不要說吧，你是什麼人，我們是什麼人，還能談到結婚上去，那不過是說說算了，我勸你是好話，今天是遇上了我，若是遇上她的父親，恐怕你再想逃走也不成了，你從此不要再到我們這兒來，我勸你死了這個念頭，不要胡思亂想了！」寶傑有心扭身要走，抬頭瞧了瞧，瞥見承芳站在很遠處，回頭往這邊望，兩手不住去摸膝蓋，示意叫他哀告母親。寶傑却也聰明，登時嘆咤一聲，跪在地上，發誓道：「我若是對你們小姐有什麼三心二意，我定遭雷殛！」謝氏見他說話態度非常誠實，心裏也十分愛慕，心想承芳若是真能够嫁上這麼一個人，也算是一生的幸福不成。不過他們的家庭不一定會答應的！心裏這樣想着，遂問寶傑道：「你們家裏能答應你嗎？」寶傑只順口說成成！謝氏道：「你把你的住址告訴我，將來我們或者可以派過人去

打聽打聽再說，你趕快走吧，不見我們的信，千萬不可再上山來，若出了危險，將來後悔！快去吧！」寶傑這時正愁沒法逃脫呢，好容易聽見謝氏叫他快去，他就向謝氏深深鞠了一躬，轉身便走，謝氏道：「你先別走，你住在什麼地方？」寶傑恐怕告訴她住址，惹出事端，遂道：「你問問承小姐便知道了！」說完，扭身又要走，謝氏看出他是驚慌失措的樣子，趕上前一步，笑道：「你站住了，不要怕。我就是她的母親，留下住址地點，沒有關係！」寶傑見謝氏說話態度和藹誠懇，非常的慈祥，不像是心懷叵測的，遂停住脚步，返回來走到謝氏近前，把自己的情形，簡單的說了一遍，又把舅舅林鑑堂的住址說了出來。謝氏笑道：「啊！那林先生是你的親娘舅嗎？我們先生雖然在這山裏爲農，却和林先生是個詩酒的朋友咧，不過……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是不懂得什麼自由的新式文明的，就是林先生那裏，恐怕也不贊成這些不體面的事吧！再說我們這種家庭，我們的女兒，憑那一點也談不到婚姻的事，這樣暗中來往，曖昧的舉動，與我們的門風太不好了！」寶傑唯唯的答應着，等她說完，才道：「老太太說的都是至情至理，我也知道是我的不是，可是我不敢對天盟誓，我決不是那輕薄的人，這也是天生該着的事，我已經決定了，若是將來……我惟有……」說到這兒，低頭啼噓，非常的淒惻！謝氏笑道：「你不要胡鬧了，憑你這樣的家庭，這樣的人兒，慢說是天津，就是在我們這烟台的街上，女學校裏有的是大家的小姐，論資格論模樣兒，那一種不强，何必這麼着？」

寶傑道：「老太太還不知我的心理我對老太太方說的人，向來是不贊成的，」遂把現在舅舅要把表姐許字的事，以及自己怎樣的反對，又仔仔細細的對謝氏說了一遍，謝氏聽了，不住的點頭，暗道：看這人的像貌，生得不凡，聽他的口氣，對承芳還是真心實意，假若我們承芳能够嫁給他，不光是她一個人的好造化，就是我們老兩口兒，一生又沒有兒子看着也是歡喜的！謝氏這樣想着兩眼瞧着寶傑出神，半晌才道：「你若真是真心實意的話，就不要再到我們這裏來，我自有的辦法，你若是不聽我的話，吃了苦頭，可不要怨我！」寶傑唯命是從，恭恭敬敬的，向謝氏深深的行了一個鞠躬禮，說了一聲：「多謝老太太！」才轉身走去。謝氏看着他的後影，見他走遠了，才走回家去，俗語說：丈母娘看姑爺，越看越愛看，寶傑雖然還不是她的姑爺。謝氏已經愛看得不忍釋去，本來她們老夫婦，沒有兒子，看着寶傑這樣文質彬彬的人，那有不歡喜的道理。却說寶傑見謝氏對自己非常愛惜，把方才捏着一把冷汗，才冰然釋去，雖然不得和承芳相見，他心裏倒覺得很快活，一邊走，一邊回憶方才謝氏說的話，暗道：「聽方才徐老太太的口氣，有意派過人去到舅舅家中提親，恐怕舅舅一定不贊成！他心裏這樣的想着，往前踉跄的走，突然間從身後飛過一個大石子來，嗖的一聲，從耳邊飛過去，寶傑剛待回頭，嗖的一聲，又是一塊石子飛來，叭的一下子，正中在後腰上，接連着又是三四塊石頭子一塊一塊的飛過來，幸虧都中在大腿上，寶傑回頭看時，見有三四個鄉下人，橫眉怒目

，拋的石子嘴裏還罵着。寶傑明白是承芳的鄰居們，嚇得抱着頭，向山下跑去，後邊石子，像雨點般的追來，跑了有一里多路，後邊的人才停住了脚步，寶傑也站住了，喘了兩口長氣，出了一頭的大汗，掏出手帕，擦了擦，又休息了一會兒，才慢慢的向前走去，到了山下，雇了一輛洋車，回到家中，因為出了一頭的大汗被山風吹得閉住，勾起一場驚嚇感冒的大病，這也不在話下。再說承芳回到家中，還以為父親在屋裏呢，及至走進去看，屋裏並沒有人，她自己一想，回頭母親來了，也是放不過去，再說等爸爸知道了，更不能善罷干休，心裏越想越害怕，一時短見，突然起了自殺的動機，乘着父母都不在屋裏，從抽屜裏拿出紙筆，舖在桌上，一邊落着淚，一邊寫道：

「父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女兒一念之差，誤走歧途，雖然有污門楣，無損清白之身，環境迫人，無復生望，實亦無顏再見二老，惟有一死，以了此怨，來生再報二老教養之恩！女兒死後，千乞二老勿過悲傷，並求萬勿牽連他人，此女兒一人之誤也……」

她寫到這兒，已經泣不成聲，手拿着筆，哆哆嗦嗦，寫不下去，勉強着鎮靜了半晌，又待往下續寫，忽然有人在身後拍了她一下，承芳猛的回頭一看，原來是徐道全皺着眉，站在身後。嚇得承芳三把兩把，將紙團作一個蛋，握在手裏站起來，擦了擦眼淚，勉強着破啼為笑，聲音發着顫道：「爸爸您回來啦！」徐道全兩眼望着她，也沒言語，只微

微的點着頭，半晌，才伸着手道：「你寫得很好，我看看！」承芳紅漲着臉吃吃的道：「不，不，這是我寫抹着玩兒的，不是練習的功課，爸爸不用瞧了。」徐道全又向前走了一步道：「快些拿過來，不給我看，我早已瞧完了，我看看，不要牽連了什麼人？」承芳一聽，知道已經被父親看見了，不能藏躲，只得雙手把紙團打開，遞到徐道全的手裏，徐道全從頭又瞧了一遍，氣得登時昏將過去。欲知後事，且待下回分解。

### 第三回 亡命夜母女揮別淚 文定晨甥舅交惡語

話說徐道全看完了承芳寫的這封絕命書氣得手腳亂抖，登時昏將過去，直挺挺的倒在地上，把承芳嚇得手足失措，不知怎樣是好，幸虧謝氏趕到，把他抱起來，哭叫了半晌，徐道全才甦醒過來，謝氏不知道是因為什麼？問了半晌，承芳不能不說實話，就把寫信的事說了。謝氏道：「你也不必生氣，她即知錯了，改過也就是了，咱家真鬧出人命，豈不被人恥笑！」徐道全落着淚道：「咱們這樣的家庭，出了不名譽的事，還叫我活在世上嗎？究竟承芳你作的什麼事？還不對我說實話嗎？」承芳哭着道：「我已經對媽媽說了！」謝氏道：「承芳並沒有什麼不好的事，只是有一個遊山的學生，拾了她一塊綢子送還給她，說了幾句話，想是被傍人看見了造起謠言！」徐道全道：「教養女兒，是你的責任，以前的事，要你調查一下，以後對她要特別的管束，倘或被我再聽見什

麼謠言，對不住你們母女二人，我是不能再容許的了！」謝氏道：「你不要生氣，自有我負責管教好了！」徐道全又把現代社會的情形，以及自己的家庭環境，又講說了半天，承芳又是羞憤，又是難過，只有伏在桌上哭泣。徐道全氣得也沒吃飯，憤憤的出去了。謝氏還是疼愛女兒，心盛過去又勸解了半晌。承芳恐怕母親過於悲傷，勉強爲笑，陪着母親去操作。直到天晚，徐道全從外邊回來，氣得臉上發黃，長吁短嘆，進門躺在炕上，沉沉睡去，謝氏急得也是暗中落淚，承芳也是坐在一邊哭泣。一個快樂的家庭，鬧得沉悶悲哀，頓時又一世世界。謝氏見承芳坐在一邊，不是哭泣，便是呆呆發怔，恐怕她再發生意外的舉動，一夜裏也不敢踏實的睡去，轉天徐道全竟一病不起，承芳在旁侍候，謝氏和小長工操持裏外的事，鄰居們和徐道全要好的，都來看望他的病，平常和他不睦的，也藉着看病爲題，見了徐道全，反說些明諷暗誚的話，單說其中有一個李大鬍子，他有一個兒子，在洋飯店裏當百依，和承芳年貌相當，李大鬍子會親口向徐道全提過婚事，徐道全因爲他的出身不高，職業下賤，遂婉言拒絕了。現在李大鬍子聽見鄰人們給承芳造的謠言，心裏覺得十分快活，遂藉着探望徐道全的病爲由，前來相機報復，坐在炕邊，一手捻着胸前的長髯，一手拍着徐道全的胳膊，假做安慰着道：「老弟不要過於生氣，自己的身體要緊，孩子是親生的，不好，可以管教她，爲啥跟自己過不去呢！」徐道全就怕提起這件事，他偏要提起，登時氣得渾身發抖。李大鬍子又道：「你瞧俺的孩

子，別看他做的事不大高尚，他的人格不能下賤，俺不跟他生悶氣，不好，就是打！」徐道全聽了，分明是繞着彎兒的說自己，氣得心裏喘不上氣，可是人家是好意來探病，又不能下逐客令，只得裝做睡着了的樣子，躺在炕上，合着眼睛，一聲兒不響。承芳在一旁侍候。聽見李大鬍子說的話，句句如同小刀扎心一般，氣得幾乎掉下淚來，她看出父親胸前一凸一凹，呼吸力非常的緊張，知道他老人家氣得不可開交，有心過去攔阻李大鬍子，又沒有話去說，心裏又急又憤，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才走過去陪笑道：「李大叔！我爸爸已經睡着了，請你不要再說了吧！」李大鬍子扭過頭來，向她斜着眼睛，瞧了一下，露出十分輕視的樣子，從鼻孔中嘿嘿的冷笑了兩聲，也不言語，扭身走去，徐道全聽他走出屋門，才睜開眼，含着一汪淚水，瞧着承芳，微微的搖着頭，好像有無限的悽楚！承芳見父親這樣，知道他被人家一頓奚落，心裏說不定有多麼難過呢，推其原因，還不是都爲了自己一個人，一時心中不忍，嘆咤一下，跪在炕前，拉着徐道全的手，嗚嗚的哭起來。徐道全本來就是這麼一個愛女，那有不疼的道理，見她這樣的懺悔，心裏更覺難過，他一手拉着承芳的手，一手撫着她的頭髮，父女二人，一個哭泣，一個落淚，全室裏造成悽惻悲痛的景象，正在這個時候，就聽前院中突然有一陣人聲嘈雜，也有男，也有女，其中還有謝氏的聲音，承芳登時嚇了一驚，忙擦了擦眼上的淚痕，跑出去看時，瞥見有一羣人正在房子的轉角處，團團的圍着一個人，大家擁前擁後的要問



前院走，謝氏伸着胳膊，在前邊攔阻，還不住的向這羣人央告。承芳仔細一看，其中就有高大叔，也有剛走的李大鬍子，還有幾個農人和幾個村婦，就聽李大鬍子喊着道：「徐大嫂真不懂得事，你們家中鬧賊，有人替你捉住，還不問一個水落石出，打他個死去活來，說得這麼容易，就放他走嗎？叫咱們徐大哥問問，他是個有心路的人……」謝氏攔止他們道：「她爸爸正在病着，還是不要驚動他吧！若是他受了驚，病體出了毛病，你們誰担這個不是？」其中有一個黑漢道：「那癩也好，咱們把他網在樹上，打他個皮開肉綻，怕他不說出實話……」說着大家一轉身，又折向回走，從人羣中閃出被網那人，敢情不是別人，却是孫寶傑，穿着一身西服，已經被他們撕得破了，嚇得面色慘白，眼光發直，剛剛要和承芳打一照面，却被那夥人蜂擁般的推着走了，到了後園，幾個人七手八腳，用大草繩將寶傑綁在水井旁邊的木樁上，那黑漢從地上拾起一支大藤條，揮着衆人厲聲道：「你們大家夥兒得閃開了，瞧俺打這洋小偷一個痛快！」說時一掄藤條，男男女女，都閃躲在一邊。承芳從後邊趕過來，看得真切，謝氏站在一旁，嚇得手腳一個勁兒的打哆嗦，也不敢發言。這時那黑臉壯漢掄起大藤條，嗖的一聲，打在寶傑的腰上。李大鬍子走近一步，攔住那黑漢，一手捻着鬍子，問寶傑道：「俺看你穿西裝打扮，也不像偷兒的模樣，究竟你是來做啥的？說了真情實話，保在俺的身上，准能放你出去，不然的話，將你打死在這兒，你休要後悔，」寶傑這時抬起頭來，一眼看見承芳

，就在他母親的身後，一手拉着牛面臉，淚珠兒簌簌的落下來，他心裏一陣難過，低下頭去，却不防嗖嗖的飛過兩鞭，打得寶傑熱辣辣刺心般的疼痛，忍不住噉呀了兩聲。謝氏恐怕打得他受不了，把實話對大衆說了，豈不被他們得了把柄，遂急忙跑到近前，揮手攔住那黑漢，大聲道：「管他是偷兒不是，打兩下警戒警戒也就是了，若是打出人命來，在我們這園子裏，誰來担這個不是，再說叫她父親聽見，正在病中，也不是要，請你們不要再鬧了，」那黑漢笑道：「徐大嫂說話真不諒情理，在你家捉住的賊，你却樂意放他，難道俺們這近鄰還不如一個毛賊嗎？」高大叔說：「徐大哥有病，那麼把他拉在俺們場院去打吧，」一言未了，幾個人又蜂擁的過去，給寶傑解了綁，寶傑已經走不動了，兩個人架着他的胳膊，就往外走，承芳這時心急似火，心想：把寶傑弄到那邊，打出實話，破壞了名譽還是小事，像他這樣軟弱的身子，又在病中，還禁得住他們的打嗎，他若有個好歹兒，豈不是我害了人家，到了這個時候，我情願犧牲了我一個人的性命也得救他，那怕我一人承認下來，然後我再一死，也不算給家中丟臉，主意打定，登時鼓起十二分的勇氣，橫衝直撞的跑過去，迎頭攔住了去路，大聲道：「在我們家中捉住的人，得隨着我們辦，由不得你們的！」那黑漢道：「說得可倒容易！」李大鬍子冷笑道：「你一個小孩子家，懂得什麼，俺們和你爸爸立過合約的，咱們村上遇上這樣的事，是要大家夥兒幫忙的！賊偷大家，火燒衆人，這些事不是一家做主的，走走！不要。」

聽小孩子的閑話！」說着大家夥兒，又擁着寶傑向前走，寶傑一雙眼睛，冒着可憐的神色，望着承芳，這種情景，真是筆難形容。承芳這時早已把自己的名譽和家庭的關係拋之九霄，有心跑向前去承認是自己的朋友，幾番出口，又嚥了回去。她不住向寶傑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實話實說，免得皮肉受苦。那知寶傑爲了愛她，至死也要保持她的名譽，不肯說出，眼看着他推出大門，承芳見事已急，不得已緊跑了兩步，追向前去，橫頭攔住道：「你們還不住了手，誰是偷賊，你們才是賊呢，這位先生，是我們的朋友，還不快些給我們放了！」大家夥兒聽見承芳這樣的說出來，不由的都站住了，李大鬍子捻鬚仰天哈哈大笑了一陣，一手指着寶傑，向承芳道：「他是你的朋友嗎？他姓啥？爲啥不早說出來，俺們還得迎接呢！」一言未了，大家夥兒都哈哈的笑起來。那黑漢立時將寶傑撒了手，謝氏急得滿頭是汗，跑向前去，推了寶傑一下，低聲道：「小冤家，還不快走！」寶傑從人羣中鑽出來，倉促之間，瞧了瞧承芳，含着無限的悲怨，蹣跚的跑去。這時徐道全在屋裏隔着窗戶，看得清楚，見寶傑的面貌生得不俗，不知因何被大家捕住，及至見承芳向前攔住，才明白是怎麼回事，一時無名火起，勉強掙扎着坐起來，下炕過猛，幾乎跌倒，忙扶住桌子，又喘了兩口大氣，才有氣無力的跑出來。那衆人見他出來，七嘴八舌的道：「你們的門前貴客來了，還不出來迎接！」有的說：「這位貴客專會跳牆頭！」說着哈哈的大笑，一哄而散。真賊實犯，徐道全無話可說，登時血向上

冲，立刻昏絕過去，撲咚一聲，栽倒地上。承芳和謝氏母女二人用力將他抱着坐起來，哭叫了半晌，鄰人們竟沒有一個人來問。承芳打了一碗涼水，給徐道全喝了，半晌才漸漸的甦醒過來。謝氏和承芳兩人將徐道全扶着走到裏屋去，徐道全氣喘吁吁的道：「你們做得這是什麼事，叫我還有什麼臉活在世上？」謝氏嚇得渾身直打哆嗦，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承芳哭着跪在徐道全的面前道：「您不要着急，我若做了不名譽的事，縱然是自己一死，也不能連累了二老的，我確實是因爲丢了綢子，被那人拾去還我，才說的話，並沒做什麼不名譽的事，爸爸不信，我敢剖心自白的！」徐道全擺手道：「不是我不信你的話，也不是我的頭腦過於頑固，本來處在現在的年月，男女交個朋友，原不該得什麼，可是得分在什麼地方，什麼家庭，像咱們這種家庭，住在這種地方，也配交男朋友嗎？鬧來鬧去，鬧到我的門上來，被這一羣野狸子們恥笑，我還有什麼顏面和他們相見！」承芳這時坐在地上已經哭得不成聲了。徐道全頓足道：「你方才說的什麼話，不如你爽快的死了，我們倒也落個干淨！」謝氏見道全逼迫着叫承芳去死，也嚇得哭出來，撲咚一下，跪在承芳的身旁替她求情，半晌，屋中只有抽噎啜泣的聲音，和徐道全長吁短嘆的聲音，遲了好久，徐道全才攙着謝氏和承芳兩人起來，他也倒退了兩步，坐在炕邊上，嘆了兩聲道：「承芳！你想，我們老兩口兒，這大年紀，沒有兒子，只有你一個女兒，真把你看成子嗣一般，誰肯捨得你，我不是看不開事的人，對待旁人，還得寬容

，何況是對待你呢，不過我若容你這一次，你總得給我顧全面子，不要再發生什麼不好的事了！」承芳哭着道：「這是我一時的錯誤，以後死也不敢了！」謝氏也跟着說了許多的好話，徐道全才躺在炕上，可是從這天起，他的病一天比一天的重，承芳呢，心裏更是雙料的難過了，一邊是想念寶傑，覺着太對不住人家，爲了自己遭受這樣的侮辱，結果落得一場空，一邊又覺着對不住爹娘，父親因爲自己的事，氣得一病不起，母親爲了自己，在父親面前，連一句大話也不敢說，這完全是因爲自己一個人！承芳每日坐在屋中，除却侍候父親以外，只有暗地落淚，心中憂鬱，又是愁憤，又是氣怨，面龐一天比一天的憔悴，得了氣痞血瘀之症，肚子裏好像有一塊東西一樣，一天比一天的膨脹，謝氏發覺了，一問承芳，果然一個多月也沒見天水，謝氏以爲她和寶傑在桑間濮上，做了什麼不才之事，真是身懷六甲，這塊病却怎樣交待，遂把承芳叫在一旁諄諄的問了一番，承芳紅漲着臉道：「我和人家私下通了言語，已經够給家中丢人的了，若再有什麼不好的事，我不是枉披了人皮來嗎？」謝氏道：「孩子！你看，肚子一天鼓似一天，若是……，紙裏包不住火，終久有現白的那一天，到了那時候，不光是你的性命有危險，就是我也活不成了！」承芳哭的更抽抽答答的道：「這個我敢對天起咒，決沒有什麼不好的事，媽媽儘管放心！」謝氏見她堅持不說，也只得算了，從此每天更添了一層愁，這且不提，却說那日孫寶傑和承芳的母親謝氏見面之後，轉驚爲喜，萬想不到她的母

親却是個開通的人，並且答應了派人到舅舅家中去提議婚事，這倒是一個好機會了。那知事過多日，不見什麼信息，寶傑對承芳是抱着一闌熱望，終日思念，這一天又毅然的走上南山，不想已被村上的農人們注了意，將他捕住，橫加侮辱，若不是承芳犧牲了自己的名譽來搭救他，他更得皮肉受苦了，就是這樣拳打腳踢不算，籐條還挨了兩三下，他那樣衰弱的身體，那裏禁得住這種野蠻，回到家去疼得忍不住啞啞起來。林鑑堂見他不住的撫着大腿，衣服也都破了，知道他是在外邊受了欺侮，過去追問真情，惟玉也在一旁相問。寶傑那肯吐實，只說在外邊和人家打起來了。惟玉心裏又是疼又是氣，急道：「在那地方，咱們還能叫人欺侮了嗎？什麼人打的你，在什麼地方？說出來，叫我父親去找他們，決不能善罷干休！」林鑑堂也在一旁追問。寶傑沒辦法。只說在馬路上和走路路的打起來，打完了，人已經跑了，還找誰去，林鑑堂氣道：「你告訴我什麼地方擊的事？當地警察官，也該負責的，我去見他們局長，不能這樣白白放過，」寶傑一聽有心，心隨便說出一個地方，舅舅找了局長，呵斥下來，還不是警察官無端遭了不幸，遂改口道：「那地方沒有警察官，是在南山下邊打的，……」林鑑堂聽他方才說是在馬路上，這又說是在南山下，自己的言語都前後矛盾了，其中必有緣故，遂也不便追問，忙叫他換衣服，惟玉打開他的箱子，給他拿出來一套新衣服，叫他換，他堅持不肯，林鑑堂道：「換換上身衣服，有什麼怕人，難道怕你的表姐嗎？」寶傑被逼不過，只得把衣服脫

下來，後脊背上的腰條傷痕，赤紅的兩條長橫，嚇了惟玉一跳，仰着兩手，呀了一聲，向後倒退了兩步，林鑑堂走到近前仔細看了看，這種傷，決不像在馬路上打架的樣子，心裏越發的疑惑了，忙叫老媽子去打電話，請福惠醫院的王大夫馬上就來，功夫不大，王大夫來了，看了看傷勢，給縛上了膏藥，又放下兩瓶藥水，叫聽診器聽了聽，遂向林鑑堂道：「他的外科皮膚傷，並沒有多大的關係，他的心臟和腦膜，都受了重大的刺激，得趕快的修養，不然難免不無變化的危險，最好是到我的醫院去住，比較穩當。」這幾句鬆緊性的話，說得林鑑堂：沒有主張，當時就叫公司開來汽車，連同王大夫，一同送到醫院，林鑑堂恐怕寶傑在這兒發生了什麼意外，反覺着對不起他的父母，遂寫了一封快信，發到天津，把詳細情形，一一的報告了。過了一個多禮拜，接到天津的來信，大意是說請林鑑堂責教，倘不聽教訓，即請打發回津等語，林鑑堂接到這封信，反復的尋思了幾遍，外甥本來是到烟台養病，若真個的管教，反而增加了病，不如索性派人送他回家，也倒心靜！主意打定，遂同惟玉商量，那知惟玉聽了這個消息，真如晴天打了個霹靂，半晌，才徐徐的道：「爸爸你想，我姑父和姑媽既然請您管教他，您焉能謝拒這個責任，再說……倘若是把表弟打發回津，以後……」說着，紅漲着臉，把頭低下去了，林鑑堂看明白她的意思，是戀着寶傑不忍叫他回津，想是爲了婚姻之事，發時倒想起一個主意來，遂笑道：「我不叫他回去，自有辦法了，」惟玉見父親答應下來，心中

非常歡喜，遂藉着探看寶傑的病爲名，跑到醫院。見了寶傑，正自一人，躺在病牀上，非常的寂寞，見惟玉進來，半坐起來，笑道：「表姐！舅舅來了嗎？」惟玉故意板着脸，說道：「舅舅沒來，我一個人來的，報告你一件事！」寶傑詫異道：「什麼事！是天津來信了嗎？」惟玉道：「你真會猜，正是天津來信了，」寶傑道：「我們家裏有什麼緊的事嗎？」惟玉道：「你們家裏倒沒有什麼事，只是叫我父親趕快打發人送你回去。」

惟玉聽了，半晌沒答出話來，兩眼望着惟玉發怔，他心中暗忖道：「承芳爲救我，個人的名譽和性命，現在沒有什麼結果，我若悄然回了天津，豈不是枉害了家中來信既叫舅舅派人送我回去，我又焉能在此留連！他心裏這樣想，兩眼望着惟玉，幾乎要落下淚來，惟玉誤會，以爲寶傑是對自己留戀不捨的意思，遂道：「表弟你願意回天津不願意？」寶傑悵然道：「表姐！我不願意，什麼來着？」惟玉道：「沒說什麼，只說要派人送你回去呢！」寶傑道：「好是一走了！這也是上天不湊巧……」惟玉又誤會這是說到自己身畔他警扯，遂笑道：「你不願意走嗎？我還不願意你走呢，你放好了，叫他給天津寫信，無論如何，也得多留你在這兒住些時爲喜，知道他心中是眷戀着自己，真是十分的誠意，自己却對她登時紅漲着臉道：「表姐！那麼，我得謝謝你！」惟玉笑道：「



傑坐起來，伸過手去，和她握着手，搖了搖道：「將來我自有謝」，忽聽房門一動，兩人忙把手撒開，一個看護先生進來，惟玉小邊徐徐的走入，見了惟玉，笑道：「我想你就來看寶傑的病，」

「找你，快去看看，我還和寶傑有話說呢！」說時向惟玉使了一

回寶傑說了聲再見！轉身活潑潑地走了。林鑑堂拉過一張椅子，坐

道人家要說什麼話，也就閃出去了。林鑑堂捻着鬍子道：「你表姐

」寶傑不明就裏，就把惟玉說的話學了一遍，林鑑堂聽了，點了點頭

表姐說的，不過是大概的意思，內容實情，她是不好意思對你說明，現

在的告訴你吧！因爲你的年紀已經不小了，你的父母，恐怕你一個人在外邊，

的問題，以前我和你提過的事，就是你和你的表姐如果訂了婚，咱們是親上加

父母也就一塊懸石落了地，放心來！」寶傑聽到這時才明白舅舅的用意，是

藉此機會迫着應允這段婚事，有心不答應，完全拒絕了，勢必馬上離開此地，那麼必使

承芳失望，說不定要發生性命的危險，我若是答應下來，在良心與事實都是辦不到的，

與其這樣，還不如爽快一走……寶傑心裏左思右想，真似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半晌

，也沒有說出一句話來，林鑑堂道：「寶傑！我看這事……還有什麼斟酌的嗎？」寶傑

突然間想起一個辦法，可是平生不說謊，現在爲了事實所迫，在舅舅面前也不能不扯幾

句謊言，故意沉吟了一會兒，勉強笑道：「舅舅說的事，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可是我總得通稟我父母一聲，等他來了回信，一切就沒問題了！」林鑑堂一聽，心裏非常痛快，笑道：「那麼，你就寫信好了，其餘的事，都不用你操心！現在也不要忙，等你病好了出了醫院，再給天津寫信不遲！」寶傑也把心放下，舅甥兩人，又閒扯了一會兒，林鑑堂才走了，轉天林惟玉來看寶傑，打扮得分外漂亮，穿了一件青雅駝紗的長衫，裏邊套着白綢襯衫，足下穿着白緞鞋，綉着黑菊花，由學生裝而爲摩登裝，臉上也略施脂粉，兩頰抹了淡紅的胭脂，嘴唇上抹着口紅，長眉入鬢，明眸皓齒，益增斌媚。走進門來，見了寶傑，似笑非笑，十足表現出一種處女的神情，笑咪咪的叫了聲：「表弟！」寶傑見她的態度與昨日判若兩人，先是一怔，繼而想起昨天自己和舅舅口頭上規定的事，想是舅舅對她說了，這時她的芳心之中，說不上會有多快活，實際上又是上了自己的欺騙，自己心中覺着有說不出的慚愧，由慚愧而不安，紅漲着臉，不知說什麼是好，惟玉還疑他是有些難爲情，自己坐在一旁，也斜睨着寶傑不語，兩人各有各的心事，都含蓄在不言之中，祇拉些閑話談了半晌，惟玉倒不像平日對寶傑說話時的隨便，好像有一種相敬如賓的意思存在其間，她越是這樣，寶傑越覺着難過，這也不在話下，再說徐承芳因爲瘵悒，得了氣血瘀積之症，肚子一天比一天的大起來，謝氏一再的追問，本來承芳自己沒作什麼不好的事，自己也非常的納悶，處在這種環境之中，有心自殺死了，反倒

落一個不明不暗，謝氏恐怕被她父親看見，向他近前送東西，都是謝氏自己去，承芳祇躲在外間屋中，徐道全在病中總不忘做父親的責任，對承芳時加教誨！因爲六七天的功夫，不見承芳到近前來，心中不免疑惑，見着寶芳在遠處操作，他暗中注意，已經看出她大腹便便的模樣，遂叫了兩聲道：「承芳！你過來，我對你有話說！」承芳一聽，嚇得呆了，謝氏也出了一頭的冷汗，忙跑進屋去道：「你叫她做什麼？她幹着什麼哪！」徐道全看出謝氏驚慌失措的樣子，更知道其中有假，遂道：「我叫她有！」，現在幹着活，等她幹完了再叫她來！」謝氏沉吟了一會兒道：「我知道你見了她又要教訓她，你在病中，一定又要生氣，教訓她的時候多着呢，何必非在這一時！」徐道全見她越攔阻，心中越生疑，遂坐起來道：「不必廢話，你若不肯叫她過來，我自己去找她……」說着就要下炕，謝氏見攔阻不住，只得硬着頭皮喊了兩聲承芳！這時承芳站在外間屋已聽得清清楚楚，嚇得渾身發抖，可是事到臨頭，又不能不硬着頭皮進去，把衣襟往下拉了拉，勉強鎮靜了一下，才答應了一聲，走了進去，走到了炕前，停住了脚步，陪笑道：「爸爸！叫我有事嗎？」徐道全兩眼注視着承芳的肚子，氣得渾身發抖，半晌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謝氏在旁看得清楚，知道事不可隱，吓得抖成一團，徐道全猛古丁的一轆轡坐起來，指着承芳的肚子厲聲道：「這都是你做的好事，還說什麼？你算是把我們老徐家的門風敗壞盡了，你是個女孩子，我也不便把你怎麼樣，事已如此，我不能瞧着你

給我們活現世……」說着，喘了兩口長氣，又道：「你不如一死，我們落個乾淨，再不然我一個人早早的死了，落得個眼不見心不煩了！」說着，眼睛裏滴着一包傷心熱淚，忍不住似滾珠般的落下來，承芳雖然自知沒做什麼壞事，可是這造孽的肚子，好端端的大起來，把父親氣得這個樣兒，真是罪大惡極，死而無怨，遂毅然的跪在炕前，哭泣道：「爸爸不要生氣，因為我這不孝的閨女，壞了您，我縱然是死九泉，也不忍心，事到如今，我再分辯，爸爸也不會相信的，我決不能破壞了咱們家庭門風就是……」說到這兒，已經泣不成聲，哭得幾乎昏將過去，渾身哆哆嗦嗦的抖得不住，半晌，才轉過一口氣兒來，哭道：「爸爸教養我，當做男兒一樣，萬沒想到叫爸爸白費了一場苦心，女兒今世不能圖報，等……」說到這兒，抽答的氣息換不上來，她又強鎮下來，轉過身去，跪在母親的面前泣道：「媽……媽……女兒跳在黃河，也洗不清了，」徐道全氣極憤怒說道：「哼！徐氏門風，被你敗壞盡了，還不與我快快的死，免得活現世！」謝氏在一旁不住的唏噓，徐道全又大聲道：「今天晚間，你就死了乾淨吧！我決不容留你！」謝氏忙將承芳拉東屋裏，勸說半天，知道是不可解，只好讓她逃走，承芳道：「我跑到什麼地方去呢？」謝氏也怔住了，半晌，才道：「不然的話，你索性就去找那個姓孫的去也好，看他對你怎樣辦法！」承芳拉着謝氏的手，嗚咽道：「媽！我從小沒有離開過家門，乍生生的一人出去，叫我往什麼地方去找他呢，再說，我找着他，也沒有什麼高明

的法子，反不如一死，倒落個痛快！」謝氏落淚道：「那麼你死個不明不白，還是等於不死的一樣，那姓孫的不是已經告訴過你的住址嗎？他就住在他的舅舅林家，你下得山去，雇上洋車，一提到松記公司的林家，就能拉到他家，這有什麼爲難？」承芳抽抽答答的道：「我走也倒可以，只是捨不得離開媽媽……」說着，哭得說不出話來，謝氏也哭起來，一邊哭着，一邊開了箱子，從箱底拿出自己的私蓄一共七十多元，叫承芳帶在身邊，預備着萬一孫寶傑沒有辦法，自己設法在外邊度日，將來再圖團圓的法子。承芳接過母親的私蓄，心裏如同刀割一般，用一塊大手帕把錢包好了，謝氏叫她暫時在這屋裏待着，等到黃昏時候，再行偷夕的下山，謝氏安排好了她，忙轉身走到西間屋去。徐道全躺在炕上，頭兒向着裏，謝氏低聲招呼他兩聲，也不答應，謝氏躡手躡腳的走近炕前，探過身兒去，瞧了瞧，見他合着眼睛，愁眉苦臉，枕頭上濕了一片，鼻子旁邊還淌着淚水，謝氏知道他的心中說不定有多麼難過，恨不得就着他在難過的當兒，再替承芳疏通疏通，或者可以容許承芳在家中待下也未可知。她又叫了兩聲，徐道全慢慢的睜開眼睛，注視着謝氏，半晌，才發着顫道：「有什麼……事，承……怎……樣……」謝氏道：「我求你一件事，不知你可以答應嗎？」徐道全微微點了點頭。謝氏道：「承芳……」還沒等她說出以下的話，徐道全突然瞪着眼睛，猛占丁的坐了起來，搖手攔住了謝氏，大聲道：「不用提她遲早的得叫她一死，沒有什麼將就的，不必廢話！」謝氏掉着

淚道：「你不看她的面上，也得看咱們倆夫妻一場，求你這麼一件事，難道……」徐道全急道：「也好！還是你和你那露了臉的姑娘在一起活着的好，我不如一死，落個看不見也倒罷了！」說着，就要下炕，嚇得謝氏忙把他攔住，泣道：「有話慢慢商量，不必着急，就是叫她死，咱們也不忍心看着她一死呀！你想，我就是這麼一個女兒，我還……」說到這兒，已經哭得說不出來。徐道全拍着炕沿道：「這樣也好，你就在這屋裏待着，不要去管她，隨便她怎樣好了。謝氏聽了他的話，只好就在這西間屋中，避不多時，小短工已經把飯煮好，走進來問做什麼菜不？好去摘一些新鮮的菜蔬，他那裏知道主人家都是什麼心事，謝氏搖頭道：「我們不吃了，你自己吃去吧！」小短工怔了怔，竟自去了，這已是日沒黃昏，謝氏滿腹的心事，也忘了點燈，等到滿屋黑暗，對面看不見人，才想起去點燈，摸索索的走到東間，低聲叫了兩句：「承芳！」沒有人答應，拉開抽屜，拿出了洋火，劃着了，先向屋裏四週看了看，不見承芳的踪跡，嚇得一失神，呆呆的站立，若不是洋火燒了手，還不清醒，心說：「莫不是她此刻已經逃走了？再不然她……她……真死去了嗎？」謝氏急忙扔洋火，三步當做一步的跑了出去，向前門瞧了瞧，見小短工正自蹲在大門籬笆底下，收拾碗筷，挪到他的近前，伏下身去道：「你瞧見大姑出去了嗎？」小短工搖頭道：「沒有！」謝氏沒等他說完，轉身跑到後園去，順着梨林的小道，向前大步的狂奔，剛剛轉過豆棚，却見前邊遙遙的有一個人影兒，

在星光之下，還看得出她的軀廓，正是承芳的模樣，謝氏見距離房子很遠才敢大聲的喊了兩句：「承芳！承芳！」看見前邊那條黑影兒，脚步略一停頓，又接着向前跑去，及至謝氏趕到籬笆之前，看見承芳的影兒已經走下山坡。謝氏疼得一雙小腳麻木不堪，幾乎跌倒，勉強掙扎，用力跳過破的籬笆，又向前追去，一邊追着一邊大聲的喊叫。承芳早已聽出是母親的聲音，有心站住，等着母親再說幾句臨別的話，可是轉一想，現在心窩已經被母親喊叫的聲音打得粉碎了，假使再見面說話，萬一母親拉着不放，自己非走不可，倒叫母親痛心，不如裝做聽不見，從此過去，諒母親也追趕不上。主意打定，又加緊的向前跑，謝氏也在後拚着命的追趕，一邊喊道：「承芳！你不要跑，站住了。我……我對你說……，一句話你……你再走！」承芳隱約的聽見，回頭看了看，却見母親的影兒，深一脚淺一脚的追趕，山路崎嶇，他又是一雙小腳，那裏能跑得多麼遠，正在跑着，就聽謝氏噯呀了一聲，嘖咚一下跌倒，哼哼起來，登時嚇得承芳站住脚步。兩腿不由己的向回處跑去，及至跑到近前，瞥見謝氏躺在地上掙扎着，坐也坐不起來，承芳蹲下身去扶起謝氏的肩頭母女二人，都抽抽答答的哭起來，承芳且哭且道：「媽媽！你怎麼了？摔着那兒了嗎？」謝氏有氣無力的道：「沒有，不礙事，你……你就忍心捨了你的媽媽走了嗎？」承芳也泣道：「媽媽不要難過，我那能捨了您，這不是事情擠在這兒，不得不如此麼？」謝氏又道：「承芳，我不是捨不得叫你去逃生，難道我還眼看着你死嗎？」

，可是你一個女孩子家，向來沒有出過家門一步，乍生的一人去了，將來……」說到這兒嗚咽得已經不能成聲。承芳拉着謝氏的手道：「媽媽不必替我担心，我自問心無愧，始終是清白的身子，決不能給家庭敗壞了門風，女兒在外邊若是落得沒有辦法，寧可一死，決不給咱家現眼就是！」謝氏聽她說出一個死字，忍不住大聲哭起來，承芳忙捂住她的嘴道：「媽媽！先別哭！聽聽有脚步的聲音來了！」嚇得謝氏登時止住哭聲，扭過頭去四下裏看望，承芳用力將謝氏的手推開，把心一橫，站起來轉身跑去，謝氏再喊她連頭也不回，一瞥氣兒跑出很遠。謝氏兩脚疼痛，費了很大的力，才站起來，那裏還能追趕，又不敢再喊她，只好望不見她時，才忍痛的走回去不提。却說承芳忍心生離了母親，一口氣兒跑出很遠，已經聽不見母親的呼聲，才放隱了脚步，向前一點點的走，走到山下，已是入更時分，那裏還有什麼洋車，馬路上非常清涼，道旁的大樹，沙沙的作響，電燈的光線，不大充足，警察官見了承芳一人蹣跚而行，用驚詫的眼光，向着她注視，承芳心裏一振，想起母親說的話，遂湊到警察官的近前，勉強笑着道：「借光先生！烟台市上松記釀酒公司的林經理，住在什麼地方？」那警察官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詫異的問道：「你問這個幹麼？」承芳被他一句話問住了，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那警察官又追問了兩聲，擠得承芳沒有辦法，只得扯謊道：「那林經理是我們的親戚，我是走迷了路，忘了住址的，請先生費心告訴我吧！」那警察官含笑道：「還離着很遠呢



，你坐車走吧」說着，大聲喊了幾聲洋車，半晌，才有一輛洋車拉過來，他告訴車夫拉到東馬路松記公司的林家，車夫嘴裏答應着，拾起車把，飛也似的跑下去，過了兩道小橋，才拉到東馬路十字街口，放下車，車夫用手一指道：「就是這個大門！」承芳這時一點兒勇氣也沒有了，站在石階一旁，呆若木鷄，車夫道：「把車錢給俺吧，還得拉坐兒去呢！」承芳才清醒過來，摸了模腰中沒有零錢，也不知是幾元一張的鈔票，抽出一張，遞給車夫，車夫還以為她是看錯了，接過去忙不迭的拉起車來跑去。承芳看了看門框上，有一個電鈴，幾番伸過手去，終於是沒有勇氣，又把手抽回來，心想：孫寶傑本來在舅舅家中是寄居，我若是叫開門，人家來個不承認，却叫我如何是好？還不如自己去了吧……可是轉而一想，走了，往什麼地方去呢，再說豈不更害了寶傑，那怕我和寶傑見上一面，縱然是死了，我倆也都甘了心！這次主意打定，大着胆子，把電鈴按了兩下，遲了半晌，聽見門裏有一個婦人的聲音，低聲問道：「外邊是誰叫門？」承芳道：「是我！」門裏婦人道：「你是幹啥的？深更半夜，找誰，有啥事？」承芳道：「我是找孫寶傑的！」門裏原來是李媽，寶傑在外邊的事，她雖然知不真確，却曉得十之八九，因為寶傑時常的賞給她錢使用，所以她相護着寶傑，她終日納悶，不知道寶傑在外邊相識了什麼人，現在聽得是女人的聲音，心中一動，寶傑在此地沒有親友，想必就是他結識的女人前來找他，心中一高興，把大門開了，趁着馬路上的電燈光，向承芳上下打

量了一番，雖然看不清楚，已覺得秀色媚人。承芳不知她是什麼人，向前深深的鞠了一躬，低聲道：「謝々！寶傑先生是住在這裏嗎？」李媽道：「是，你是他的什麼人，找他有什麼事？」這一下可把承芳問住了，半晌答不出話來。李媽恐怕站在外邊說話不便，拉着承芳的手，把她拉進大門，先把門關好，附在承芳的耳邊道：「不要說話，跟俺到屋裏去吧！」承芳也不言語，隨着李媽走進了下房，王媽懷裏摟着枕頭，睡得正香，李媽向承芳擺了擺手，不叫她說話，先自走到王媽炕前，伏下身去聽了聽，她還打着鼾聲，遂把承芳拉在炕邊坐下，低聲道：「你姓啥，叫啥，住在啥地方，不要緊，對俺先說一說！」承芳道：「我先問你一句，孫寶傑先生是住在這兒嗎？」李媽道：「孫少爺是俺們老爺的外甥，住在這兒，可是他現在沒在家……」承芳道：「他往那兒去了？」李媽道：「他住在醫院咧！」承芳才想起那天寶傑受侮的事，一定是從那天就病了，李媽又道：「孫少爺的脾氣太好，和俺最合得來，有啥事也不背着俺，他對俺說過，在南山上認識了一個大兒，想必就是你吧？」承芳低下頭去，臊得小臉通紅，李媽又道：「你倆怎麼樣，定了龍鳳帖了嗎？」承芳羞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低下頭去，一聲兒不響，李媽又問道：「這樣深更半夜，你來找他幹麼？」承芳見李媽說話態度十分誠懇，不像是陰險的樣子，陡然跪在李媽的腿前，眼裏含着淚泣道：「怨既是孫先生的親信人，求您救一救我，一生忘不了大恩的德！」李媽那裏受得了那個，忙不迭的跳下來，扶

起她來，吻了一聲道：「俺的小姐！將來你就是俺們的表少奶奶。給俺跪下。還不折煞俺嗎！快起來，有話慢慢的說，祇要我辦得到，一定替你出力，」承芳道：「他住在什麼醫院，求您設法領着我去見他一面吧！」李媽道：「你先把你的來意說一說，你們倆究竟有啥關係，你找他打算着幹啥？」承芳拉着李媽的手道：「我對您實說了吧，我和孫先生認識的事，被父母知道了，非得叫我一死不可，是我不得已跑來找孫先生，他若有辦法，就算是救了我的性命，不然的話，我還是死路一條，別無辦法……」說着忍不住哭起來，李媽被她引得心裏非常難過，眼裏含着淚道：「徐小姐，你不要難過，引得俺也怪不好受的，不要緊，包在俺的身上，你就在俺們這下房中暫存一夜，明天俺們老爺往公司去，小姐也往學堂去，家中沒有人，再領着你去找孫少爺不遲。」承芳道：「我住在你們這裏方便嗎？」李媽笑道：「老爺和小姐，向來不進俺們這下房的，不打緊！」承芳對李媽真是感激不盡，又要給李媽跪下，嚇得李媽站起來，攙住承芳道：「噯呀，俺的小姐！你怎麼老來這一手，又要折壽十年，俺們是個當老媽子的，你既和俺表少爺不錯，俺們是應該效勞的，再說俺花用表少爺的錢可不在少數咧！」這一句話倒提醒了承芳，登時從腰中掏出鈔票，隨便抽了幾張，遞給李媽，笑道：「我沒有錢，這一點不成敬意，務必收下，將來我有好的一天，是忘不了你的！」李媽把錢接到手中，故意推辭道：「徐小姐！這是罵俺，給錢幹嗎，真寒蠢！」嘴裏這麼說，手托錢就

往衣袋裏放，冷不防王媽猛古丁的坐起來，笑道：「你當俺真是混吃的渾蟲嗎？你們說的話，俺都聽見了，你祇貪了人家的錢，就給表少爺……，好，俺去稟報老爺小姐知道，看你怎麼辦？」吓得承芳打起寒戰。李媽却不慌不忙的把手裏的錢鈔遞給王媽的手中，罵道：「沒開過眼的財迷精，給你，還有啥說的？」王媽道：「俺不要你的錢！」承芳恐怕她兩口角紛爭，倒壞了自己的事，遂把鈔票又抽了幾張，遞給王媽手中。王媽故作推辭的笑道：「徐小姐可不要多心，俺可不是起來向你索錢，是替你打一個主意咧！」說着，把錢放進衣袋裏去，又笑道：「徐小姐，快上炕裏邊來，站着多好累得慌！」承芳見她這種態度，心中不覺好笑。李媽也推着承芳上了炕，把鞋替承芳脫下來，又仔細細的問起她和孫寶傑的經過來，承芳瞞不過她們，只得一五一十的說了。李媽聽了聽客廳屋的鐘已打兩下，遂道：「天不早咧，咱們睡了吧！明天清早，咱們還得去找表少爺哩！」說着把燈熄了，三人睡去，可是承芳那裏睡得着，輾轉反側，一夜不會合眼，朦朧間聽得上房屋裏招呼李媽的聲音，承芳睜眼一看，已經天光大亮，見李媽和王媽兩人還在熟睡。承芳恐怕上房屋中喊急了跑過來，豈不壞事，遂急忙用力推了推李媽，李媽翻過身去，說着睡語，又睡着了。急得承芳又去推王媽，王媽也是睡得如死狗一般。急得承芳沒法，只好用力向李媽王媽各捶了一拳，兩人才打着呵欠睡醒了，還是李媽仗倆，聽見上房叫她，忙坐起來，披上衣裳，跑出去了。王媽也穿好衣裳，叫承芳躺在

炕上不要動，她也跑出去，兩人伺候着林鑑堂和惟玉兩人漱洗完畢，又吃過點心，林鑑堂先坐着汽車上公司去了，惟玉也坐着洋車上學校去了，李媽把大門關好，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跑到下房，把承芳叫起來，拉拉推推的把承芳拉到惟玉的臥室，承芳四下瞧了瞧，果然收拾得雅麗清潔，迎頭是一架銅床，床前一個便櫃。挨着便櫃是一個新式玻璃磚的鏡台，鏡台的對過，是一架大櫃，靠窗前放着一個書桌，挨着書桌是一個書架，書架的上邊擺着鮮花兩盆，收拾得簡單別緻，李媽笑道：「徐小姐！你就在這屋那洗臉吧！」王媽道：「俺給徐小姐拿點心去！」承芳攔阻道：「不必費心，我不餓！不要在這屋裏糟塌吧！」李媽道：「沒關係，脫不是一個收拾，沒有兩個收拾！」李媽和王媽一邊說着，七手八腳，張羅着承芳漱洗已畢，又把點心做上來，非叫承芳用些不可。承芳滿腹的心事，那裏吃得下，可是又不敢過於彆扭她們。只得胡亂的吃了兩口點心。李媽也就着惟玉小姐的梳粧台，修飾了一番，把香水精和頭水灑了一個足，都安排停當，才託附王媽好好看門，萬一老爺回來問起來，就說被鄉親叫去買些東西，去去就來的。王媽跟着她們把大門關好，自回下房。李媽領着承芳，走出不遠，雇了兩輛洋車，直奔醫院。李媽因為以前同着惟玉小姐來過一次，故此很熟，進門先問了問孫先生病房中有什麼探病的人沒身？女看護說沒有，你又領來什麼人看他，我給你回報一聲。李媽略一思索道：「這是俺們老爺的外甥女，來看她的哥哥！」說着扭頭向承芳抿着嘴兒微笑。女看護

去不多時，回來笑道：「裏邊請吧！」李媽和承芳，隨着她轉了兩個彎，才走進寶傑的病室。寶傑斜着身子，坐在床上，聽女看護說是來了親戚妹妹，正不知是誰，先見李媽走進來，在李媽的身後，却閃出承芳來，相見之下，不由突然一怔。這時女看護已退身出去，李媽把屋門關了，笑嘻嘻的走到床前道：「表少爺！這位小姐你認識嗎？」寶傑也不言語，兩眼只是直勾勾的瞧着承芳，李媽又扭過頭來問承芳道：「徐小姐，這是不是孫少爺？」承芳微微點了點頭，小臉通紅，低下頭去。李媽又向床前挪了挪道：「再遲些時，俺們小姐萬一從學校到這兒來，被她撞見，俺們可担不起這個，表少爺不說話，俺們可就走咧！」這一句話吓得寶傑馬上道：「李媽，不要緊，我有話說！」李媽噗嗤笑道：「俺是要緊，還不領着徐小姐來呢！」寶傑聲音發着顫道：「承……芳……你怎麼會來的？」承芳剛要說話，淚珠却先似雨般的落下來。李媽看出她是心中難過，遂替她把昨夜的情形說了一遍。寶傑先叫李媽把屋門關好，自己從牀上跳下來，讓承芳也坐在床邊，羞得承芳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李媽推着她的肩膀兒道：「你不是要找俺們表少爺有話說嗎？見了他，怎麼又不說呢？」寶傑唏噓着道：「你怎麼跑出來的，你的父母知道不知道？」承芳一邊掉着淚，一邊將逃出家庭的話說了。寶傑道：「那麼，你打算往什麼地方……」他這一句還沒等說完，承芳已經嗚咽的哭了。李媽看出其中的意思，插言道：「俺的表少爺，事到如今，你爲啥還說這樣的傻話，豈不叫徐小姐傷心

！你們倆的事，從頭至尾，俺都明白了，比看得還透亮。人家徐小姐爲你吃了這麼大的苦，担了這麼大的險，深更半夜的奔來找你，爲的甚麼？你也不想！」寶傑本來是一個直心眼兒的孩子，遇上事，早已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向李媽道：「你是我的好人，快替我想一個法子吧，我是忘不了你的！」李媽皺着眉頭道：「現在的事，就得用火上摘蓮花的辦法，不能遲延，也不能猶豫，你想，徐小姐昨天在家中憩了一夜，今天還能够去嗎，再去被小姐老爺看見，豈不壞事！依着俺，先找一處房子，把徐小姐安置好了，然後再慢慢的想辦法！」寶傑道：「找房子嗎？往什麼地方找去，還得託你替我辦吧！」李媽笑道：「老天爺有眼，咱們三個人總算是前輩子有緣的，俺有一個姨媽，就住在西河旺，她那院中房子很多，俺去說一說，可以騰出一間來，先把徐小姐安排在那裏也有人照顧着！」寶傑道：「這個再好也沒有了，」說着從衣袋裏掏出五十元錢，遞給李媽，叫她去辦理一切，李媽接過錢，問承芳道：「徐小姐，你有啥話說沒有？咱們該着走了，遲些時，俺們小姐必來探病，被她撞上了，連俺的飯鍋也搗了！」承芳只是抽抽答答的哭，一句也說不出來。李媽急道：「徐小姐！你還怕誰？難道還怕俺嗎？」承芳才嗚咽道，「我沒有什麼話，要走咱們就走吧！」李媽又湊近寶傑的身前道：「袁少爺！俺先把徐小姐安排好了，再來告訴你吧！」說着拉了承芳一把道：「咱們走吧！」承芳一邊用衣袖擦着眼淚，一邊向寶傑道：「我的事，有李媽辦理，不用你掛念，你就

好生養病！」說到這兒，又要落淚，被李媽推了一下，才忍淚出了病室，李媽倉猝領着承芳走出醫院，雇上洋車，直奔西河旺，這地方完全是平民化的小房子，建築得倒也整齊，李媽的姨媽，住在頭條胡同第一個門，非常的好找，李媽雖然有幾個月沒來，下了車，給了的錢，領着承芳向前叫門，裏邊有一個小孩的口音問：「是誰？」李媽說了兩聲「是俺來找王家姨媽的！」不大功夫，一個中年婦人，穿着毛藍布褲褂，一雙小腳，穿着青坤鞋白襪子，開了門，看見李媽，先是一怔，才笑道「姨媽還是那陣風把你吹來的，真是貴客！」李媽道：「姨媽在家嗎？」那婦人道：「在屋裏搗鞋底子咧！」李媽道：「姨媽這大年紀，老是做活，你們不會替一替她？」那婦人道：「她不叫人替，還說有解悶兒咧！」說着一指承芳道：「這位是誰，瞧着怪面熟的！」李媽笑道：「你又瞎扯咧，你怎的會認識人家，有話到屋裏去說吧！」說着，三個人一齊走進屋中，李媽見姨媽正放下鞋底，下炕答話，上前深深的請了一個安道：「姨媽好！」王姨媽笑道：「好好！這位是誰？」李媽先拉着承芳道：「你過來，這是俺們主家的親戚徐小姐，這是俺的姨媽，這是俺的姨妹！」王姨媽呦了一聲道：「你怎的把一家小姐領到咱們這來贖臉的屋裏，還不叫人笑話煞！」李媽笑道：「人家不會笑話咱們，還要到咱們這裏來住呢！」王姨媽聽了一愕道：「這是怎麼說起？」李媽遂把承芳的經過略說了一遍，說完了，從腰中掏出寶傑給她的五十塊錢，自己留了二十，把三十遞給王姨媽，笑道



：「這錢給你老，做爲房錢，和伙食錢，不夠時再說，請你老給徐小姐收拾出一間乾淨的房子吧！」王姨媽接過錢來，笑道：「房子倒有，收拾收拾就好了，錢不錢的沒有什麼要緊！」李媽道：「你老費心也就够了，還叫你老墊錢嗎？」王姨媽馬上吩咐人去收拾東廂房，一邊張羅着吃飯。李媽慌慌張張的道：「我該着走了，等會小姐老爺回家，見不着我，就要急了。」王姨媽也不敢強留。李媽又安慰了承芳幾句，才倉皇走出，仍坐了洋車，跑回林家，已是午飯時分，惟玉早已放學回家，林鑑堂也從公司回來，見不着李媽，正向王媽追問，王媽說是被她的鄉親叫去上街了。正說着李媽倉皇的回來，惟玉迎頭罵道：「李媽！你幹什麼去了？直到這時才回來？」李媽不怕老爺，就怕小姐，小姐一鬧，她就沒有主意，登時吃吃的不知道說什麼是好，惟玉看出她的情形是有些毛病，再看王媽兩眼不住的瞟着李媽，她就知道其中必有什麼毛病。當時也不追問，吃過飯之後，單單的把李媽叫在一邊，迎頭問道：「李媽！你還不說實話嗎？王媽已經告訴我了！」李媽登時嚇得紅了臉，急道：「小姐又吓嚇俺們，俺不會說謊，別聽王媽的，她是專會有影無蹤的瞎說！」惟玉又追問了半晌，李媽還是沒有實說。惟玉登時又喊王媽。王媽走進門來，見李媽站在小姐的跟前，臉上的氣色非常不穩，嚇得立時心裏跳起來，惟玉板着臉對李媽說道：「你下去吧，沒有你的事！」李媽只得走出去。惟玉又問王媽道：「李媽究竟是幹什麼去了？她都一五一十的對我說了，你倒不肯實說，想必是

你一個人的毛病！」王媽登時矇住了，心想李媽既然都說出來，又是她做的事，我何必隱瞞，說不定她把錯處都推在我一人的身上！心裏這樣想，遂道：「小姐可不要聽她的都是她的主意，俺不過是聽她的罷咧！」惟玉順着她的口氣道：「她說是你，你說是她，你也得說一說，我聽個明白！」王媽一聽這話氣了，登時從頭到尾實話實說。把承芳來時的情形，和李媽領着她上醫院的事，一字不留都說出來了。李媽在外間屋聽着，急得不住的躁腳，可是也無可如何了，有心躲開。這時惟玉在屋中又大喊李媽。她只得捏着鼻子走進去，惟玉氣得渾身發抖，要罵她也不知道罵什麼是好。正在這個時候，林鑑堂也從公司回來，聽惟玉一說，急得躁腳罵道：「你們當老媽子的難道要……隨隨便便的往家裏領閑人。青天白日之下，居然監守自盜，也太算得胆大妄爲了！」李媽總算是機警的人，登時一轉眼睛，來了主意，遂道：「老爺不要着急，你想想俺們一個當老媽子的，那敢辦這種糊塗事，表少爺早已暗地裏託咐俺，說是他有一個女朋友若是來這兒找他，叫俺給他領到醫院去還囑咐俺，不叫對老爺小姐們說，俺真有些進退兩難，告訴也不好，不告訴更不好……」林鑑堂道：「滿嘴胡說！這個女人姓什麼叫什麼，你可知道？」李媽轉轉眼睛道：「俺只知道她姓徐，不知道她叫什麼！」林鑑堂氣得登時算了月錢，把李媽辭退了。李媽也沒回家，直接到王姨媽家中，和承芳做伴去了。却說林鑑堂聽得惟玉又說起李媽所辦的事，先到醫院中調查一下，果然有一個老媽子領了個姑娘探望來，氣

得林鑑堂走進寶傑的病室。毫不客氣，對寶傑提出質問，寶傑理虧，只得低頭不語，林鑑堂道：「現在你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再在這裏住着，恐怕再住出別的毛病來。今天我就和醫院算賬，咱們一同回家去，還有一件事，就是你和惟玉的婚事，咱們回家去就擇個日子舉行訂婚禮，不然的話，你這孩子，真有叫我不放心呢！」寶傑這時只得唯命是從，說什麼應什麼。林鑑堂果然和醫院算了賬，簽了個賬條，才和寶傑一同出了醫院，坐着汽車，回到家中，惟玉爲了生氣寶傑的事，下午也沒到學校，氣得躺在床上不起來，王媽勸解也勸不好，聽說寶傑被父親接回家來了，氣得一轆轤坐起來，跑到上房屋中，見林鑑堂正和寶傑對面坐在床邊說話，寶傑見惟玉進門，先站起來，招呼了一聲：「表姐！」惟玉也不答理，寶傑又道：「表姐請坐吧！」惟玉還是不理。林鑑堂當着惟玉，又和寶傑談起訂婚的事，寶傑心中分明焦躁，反而裝出悅色，當時規定好了擇定下星期日訂婚，寶傑很快活的答應了，林鑑堂見他既已答應，不便再往下追問，又說了些講今比古的話，慢慢的去了。王媽見老爺走了，也就溜了出去。寶傑看看屋中無人，湊到惟玉的近前，低聲道：「好表姐，你是我的好人，你不原諒我，誰還能原諒我呢？」惟玉把小嘴向旁一扭，撇着小嘴，也不理他，寶傑又向前挪了挪，剛要說話，惟玉却站起來，躲到旁邊一個椅上坐下。寶傑又走過去，惟玉又從椅上挪到床上坐下，寶傑又趕過去，這回她却不走，只偏着身子，低着頭，寶傑坐在她的身旁，推着她的肩頭說道：「

好姐姐！還生氣嗎？」惟玉撇着小嘴，扭頭看了他一下道：「我不生氣，這都是你做的事，把什麼地方的黃毛丫頭領回家裏來，你也不自己想想，你是什麼樣的人？她是什麼人？你是什麼階級？她是什麼階級？你和她來往，難道說不怕損壞了自己的名譽！」寶傑聽她說話總脫不開貴族的氣味，心中十分不滿，可是又不敢有所表示，只得笑了笑也沒言語。惟玉又道：「問起你的話來，就是不言語，你倒底和那個女人有什麼關係，我聽聽，也好替你想一個辦法呀！」寶傑笑道：「表姐不要多疑，我和那人不過是認識罷了，任什麼關係也沒有，她找我，我不理她，也就是了！」惟玉聽他說出這樣的話，心中才有幾分安慰。在這一星期之中，惟玉對待寶傑，完全把他當做未婚夫看待，早先寶傑睡下了，她就不進去，現在寶傑睡下了，她還去給他送茶送水，問他餓不餓，可是任她怎樣的安慰寶傑，寶傑對承芳的心，時時刻刻的放不下。轉瞬已經到了星期六，林鑑堂就張羅着明天訂婚的事，把飯莊的老板找到家中，訂好酒席，又雇了兩個老媽子，從公司中撥過三個當差的來到家裏幫忙。林鑑堂對公司的同人說了，靠近的朋友，一個傳五，五個傳十，都來送禮。寶傑到這天，心中才着了慌，本來他是應付一時，才答應了舅舅，萬沒想到舅舅真個實行起來，明天訂了婚，就算是生米做了熟飯，再沒有法子退去，這却如何是好！這一天寶傑坐臥不安，不知怎樣是好，惟玉放學回來，手捧着一個小盒子，笑嘻嘻的走進書房，放在桌上，從裏邊拿出一對戒指，一大一小，

大的上邊鑄着林惟玉三個字，小的上邊鑄着孫寶傑三個字，惟玉拿着那個大的戒指遞給寶傑，笑道：「你試試，大小合適嗎？」寶傑看了一怔道：「這戒指是幾時打的，給我做什麼？」惟玉笑嘻嘻的道：「說真個的，不要玩笑，明天就要用了！」寶傑心想，事已至此，再不聲明，等待何時，遂就着這個機會，向惟玉正色道：「表姐！你是一個明白人，我並非和你開玩笑，請想，婚姻問題，是終身大事，豈能如此潦潦草草的行事，再說，處在這個時代，是婚姻自主的，舅舅拿自己的意見爲意見，說訂婚就訂婚，將來留下後患，是咱們倆去嘗受，所以，我對這件事，雖然不是反對，無論如何，總得容我考慮考慮，若是這樣馬馬虎虎的行事，將來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表姐你說是也不是？」惟玉一聽，如同晴天打了個霹靂，半晌沒有說出一句來，兩眼直勾勾的瞧着寶傑，呆若木鷄。寶傑瞧出她是十二分的失望心中說不定有多麼難過，本來在一起同處，感情上很好，自己覺着真是一百二十分的對不住她，可是事實叫他這樣，又是無可如何，這樣相持了良久，惟玉突然倒退了幾步，伏在書桌上，嗚咽的哭了！林鑑堂在上房聽見惟玉的哭聲，打發王媽過來叫惟玉過去，惟玉擦了擦眼睛，囑咐王媽道：「你不要告訴老爺我哭了，就說我和表少爺鬧着玩呢！」說完，勉強着止住了嗚咽，寶傑這時心中也覺十分難過，等王媽出去，忙走到林惟玉的近前，安慰她道：「表姐不要難過，我並不是對表姐不滿意，不過對舅舅辦事大以的馬虎有些不合適吧！」惟玉小聲啜泣道：「你也不

用巧說了，你一定是和李媽領來的那個女人訂了婚。不能再和我訂婚，若是這麼回事，你也不必再藉口支吾，對我實話實說，我自有辦法替你對父親去說，決不致再叫你爲難。你看好不好？」寶傑被她一言道破，正說中自己的肺腑，登時心裏猛跳，滿臉通紅，半晌，不知說什麼是好。惟玉早看出他的情形，這時心灰意冷到了極點，也不願得罪了他，板着臉道：「只要你和那個女人已經訂婚約，那是不能取消了的，再說咱們的婚約還沒訂，不如對我父親說明了，倒免去以後許多麻煩！」寶傑一時被她說動心思，漫不經意的答道：「表姐真是明白人，本來一個人不能訂兩份約的，我和那個女人……」說到這兒，突然打住了，惟玉道：「你和她已經訂婚了嗎？」寶傑微微點了點頭道：「是，已經訂了！」惟玉登時翻轉過面孔，嗔道：「你已經和人家訂了婚，還答應我的婚事幹什麼？」寶傑低頭不語，惟玉氣得扭身便走，一直跑到上房，見了林鑑堂，咋的一聲哭了，林鑑堂不知就裏，還以爲她和寶傑兩人抬了杠，遂問她因爲什麼？惟玉道：「不用問了，反正咱們的體面算是被寶傑喪盡了！」林鑑堂急道：「莫不是寶傑這孩子又變了卦嗎？」惟玉哭道：「他爲什麼不變卦，你去問問他，他已經和那個黃毛丫頭訂婚了，我再和他訂婚還是算小算大？」說着嗚咽不休，林鑑堂一聽急了，有心過去問一問，轉面一想，他決不會和人家訂了什麼婚，因爲他乍生生的來到這裏，什麼人也不能馬馬虎虎的嫁他，就是有些不正經的女人，那裏還談得到什麼訂婚，寶傑一定是受了人

家的愚弄，這時越和他反對，事情越僵，現在親友都知道女兒和他明天訂婚，也給天津去了信，萬一不辦了，豈不被人笑話煞。遂裝做不聞不問，明天還是照舊辦理。惟玉可真有些氣不過，非叫父親去問他一個水落石出不可，林鑑堂道：「孩子，你不要胡鬧了，寶傑這孩子現在是受了人家的愚弄，明天辦完了事，他的事，自有我一人去辦理，慢說他不一定訂了什麼婚，就是訂了婚，我也有法子替他取消的！」惟玉聽父親說可以取消，心中才有幾分放心。當日也不再和寶傑說話，自己在屋中只有暗中落淚，深恨寶傑對自己太以無情了，萬一婚事不成，親友同學，都已知道，這够多難堪！寶傑一天不見惟玉，心裏覺着真有些對不起人家，可是惟玉因此怒惱，婚事不成，倒是萬幸！寶傑這樣想着，心裏倒是幾分妥貼。那知轉日寶傑還沒有起來，就聽前院裏有人聲嘈雜，寶傑驚醒，下床揭開窗簾向外一瞧，原來是公司來的僕役工人，在院裏忙着紮彩綢，掛幃子，寶傑仔細一看，迎面壁上懸着一幅雙帙紅綢大幃子，中間有四個大金字是一天作之合」上款是鑑堂仁兄令媛訂婚誌喜，下款是如弟李幼棠敬賀。寶傑一看，嚇得怔了半晌，才把窗簾放下，嘆了一口長氣，心說：「萬沒想到舅舅辦事這麼爽快，說辦就辦了，我今天若是訂了婚，豈不害了承芳，問良心上也太過不去，不如現在乘着他們不防，我到外邊躲避一日，可是……這未免使舅舅和表姐的臉面上太難堪，親友來了，辦不成事，成何體統……」寶傑反復尋思，急得幾乎落下淚來，約摸有半小時的功夫，左思

右想，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策，且不管將來如何，今天權且躲一躲再說，將來怎樣不管？自己的良心上總算過得去了！主意打定，忙把衣裳穿好，悄悄的開了屋門，剛剛走出外間，却不防林鑑堂正自站在門前，臉兒向着外，看着工人們掛轎子，嚇得寶傑又溜回去，倉猝之間，關門的聲音，被林鑑堂聽見，扭身走過來，大聲問道：「寶傑起來了嗎？」沒待寶傑言語，林鑑堂已經推門進去，見寶傑穿得衣帽整齊，知道他是要使奇門遁甲，可是事已至此，鬧得親友皆知，不便說破他，反倒不好，遂笑道：「寶傑今天很高興啊，這麼早就起來，衣服都穿好了，怎麼不洗一洗臉？」說着，喊來僕役，去打洗臉水。寶傑心中着急，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得洗了洗臉，又修飾了一番。林鑑堂笑道：「寶傑！你同我出來看一看轎子掛的好不好？你也幫着我指揮指揮！」寶傑心說：「糟了！真想不到舅舅起得這麼早，這一來，我走不了，却怎生是好！心裏這樣想着，還得不帶神氣，隨在林鑑堂的身後，走到庭院，指揮着僕役們安置一切。惟玉見寶傑在院中照料，好像很高興的樣子，遂也把昨天的事忘了，換了一件簇新的衣服，加意的修飾了一番。遲些時道喜的親朋陸續來了，林鑑堂和寶傑兩人分別招待，可是林鑑堂總不離寶傑的左右。惟玉雖然開通，這天也覺着有些難爲情，見了寶傑，總是羞答答的把頭一低，寶傑心亂如麻，最怕見惟玉，因爲他一和惟玉照面，心裏就替她難過，一方面連想到承芳，一個人孤苦零丁，爲自己脫離了家庭，有家難歸，有人難依，不知有多麼可憐



！寶傑一想到這兒，淚珠就在眼眶裏轉，又怕被舅舅看見不便，勉強着忍下去，所以他怕見惟玉，一聽見她的高跟鞋響，他就轉過身去，不是看轎子，就是低頭繫鞋帶，林鑑堂還以為他是害羞，倒也不以為然，等到吃飯的時候，先讓來賓們吃完了，末後只剩下林鑑堂父女，孫寶傑，還有三個公司的同人，坐在一座。寶傑那裏還有心思吃得下去，坐在惟玉的身旁，公司的同人，都來敬酒，寶傑心中愁悶，剛剛喝了兩杯酒，已經是玉山頹倒了，林鑑堂見他坐立不住，叫惟玉扶着他，送到書房去，林鑑堂也隨着跟到書房，叫惟玉把戒指給寶傑戴上，然後父女兩人又回到客廳去招待客人，吃過了飯，成上幾桌麻雀牌，鬧得非常熱鬧。因為天氣很熱，惟玉又回到自己的屋中，更換一件蟬翼紗的長衫，剛剛走出門來，忽聽東書房有吵鬧的聲音，仔細聽了聽，是父親正在大喊大鬧。惟玉忙跑到東書房，見寶傑穿戴整齊，好像往外走的樣子，林鑑堂站在門當中，正捻着鬍子責斥他。惟玉向前走了一步，撫着林鑑堂的肩頭道：「爸爸！爲什麼着急？今天來了這麼些客人，被人家聽見太不好看，有什麼話可以慢慢的說！」說着，推着林鑑堂坐下，林鑑堂氣得喘吁吁的道：「孩子！萬想不到咱們父女的名譽，會壞在他一個人的手裏……」說着，抬起一隻手，哆哆嗦嗦的指着桌上的戒指道：「你瞧瞧！他早不說，晚不說，弄到今天，把戒指往下一扔，說是已經訂過婚了，在什麼地方訂的婚，誰是主婚人？得了父母的允許了嗎？真是太荒唐了！我說替他想法子能把那家的事取消了，

他反倒不願意，要回天津……」說着又對寶傑道：「你要回天津，我也不攔阻你，可是我不能隨便的放你走，將來你的父母向我要起人來，叫我有何話說……」惟玉這時心急如焚，還得勉強沉下氣去。故做悅色的道：「爸爸您不要生氣，像我們這年青的人說話行事，誰也短不了有錯，您慢慢的說，有錯知道改，什麼事都有辦法！」說着又扭過頭來向寶傑擠了擠眼，意思是不叫他言語。寶傑會意，退了兩步坐下，低頭不語，惟玉見父親氣得渾身發抖，恐怕發生什麼毛病，遂扶着林鑑堂道：「爸爸！不要生氣，您先到屋中去休息休息，讓我問一問表弟，究竟是怎麼回事？」說着，扶着林鑑堂回到上房屋中，安排他躺在沙發上，自己背地裏掉了幾點眼淚，用手帕擦了擦，急忙又轉回東書房，那却不見寶傑的踪影，急得惟玉又到各屋找了找，親友們都在打着麻將，那裏有寶傑的踪影，惟玉又不敢告訴父親，恐怕他再生氣，豈不要鬧了笑話，林鑑堂問起來，惟玉就僞稱寶傑在自己屋中睡着了，林鑑堂還要過去問一問他，被惟玉攔住了，等到夜闌人散，親友已去，還不見寶傑回來，惟玉氣得躺在牀上啜泣不休，林鑑堂招呼她，哭得兩眼紅腫，也不敢過去，林鑑堂走過來一瞧，看惟玉哭得已癱在一處，忙問爲什麼哭？有什麼事都有我呢！」惟玉泣道：「有什麼事，人都走了，還有什麼事？」林鑑堂聽了，怔了半晌，才道：「寶傑走了嗎？幾時走的？」惟玉泣道：「早已走了，到現在還不見回來！」林鑑堂轉身跑出去到了東書房查點查點東西任什麼也不少，衣服都在他的箱

中，那隻訂婚戒指，黃澄澄的放在桌上，林鑑堂仰頭想了想：憑他一個人生地疏的小孩子，能往什麼地方去？任什麼也不帶，一定是因爲不滿意這段婚姻，今天暫時到外邊去躲避一日，明天自然會回來的，惟玉若是哭壞了眼睛，豈不是我害了她！遂急轉回惟玉房中，叫王媽打來洗臉水，勸着惟玉洗了臉，早早的睡下，說明寶傑任什麼也沒帶，決不是永久不回來的意思，明天一定會回來，祇要他回來，就有好辦法，勸了惟玉半晌，惟玉恐怕父親心中難過，忍住淚痕，勉強笑容，才各自安憩了。惟玉一夜之間，輾轉反側，不會合眼，淚水已經浸濕了枕頭，轉日不能起床，林鑑堂叫公司僕役到學校給惟玉又請了假，一方面請來大夫，給惟玉診視。林鑑堂一天也沒往公司去，等到晚飯之後，依然不見寶傑回來。林鑑堂真有些慌了，女兒的婚姻倒是小事，真把人丟了，怎樣對得起自己的妹妹，急得走裏踱外，搔着頭皮，一點辦法沒有。欲知後事，且待下回分解。

#### 第四回 兩情繾綣滿庭悅色 一身憔悴半壁殘燈

話說孫寶傑被林鑑堂用強迫手段，叫他和表姐惟玉訂婚，他見事已燃眉再不走，恐怕就沒有機會能走了，遂乘着惟玉扶着舅舅回到上房去的功夫，任什麼也沒拿，祇把箱裏餘存的一百多塊錢，掖在身邊，倉惶的溜了出來，幸虧僕役們都在各屋中照料來賓們打牌，不會看見。寶傑走出門，趕快叫了一輛洋車，坐上去，走出很遠，他才想起

李媽告訴他的王姨媽住址，遂告訴洋車。車夫笑道：「你若再不說，咱就越跑越遠了，」說着停住脚步，折回身來，又往回跑。急得寶傑道：「別從這條馬路走了，從別處繞一繞成不成」車夫搖頭道：「往西河旺去祇此一條道路，邊處是走不通的，」急得寶傑沒法祇得叫他加快的跑，到地方多給錢。車夫飛也似的一霎眼間，又從林家的門前跑過去，嚇得寶傑低着頭，偏着臉，連看也不敢看。剛剛闖過去，寶傑把心稍微放下，忽聽後邊有人趕來，一邊趕一邊喊道：「少爺先別走，你忘了東西咧！」寶傑連頭也不回，告訴車夫不要聽後邊的話，加快的跑，多給錢！那知車夫是一個新病乍愈的苦人，爲了多給錢，沒命的向前跑，可是身體不由心願沒跑了多遠，心窩亂跳，氣吁吁，咳嗽起來，再也跑不動。後邊那人追趕前來，拉住洋車棚子，向前搶了一步，手托着一個紙包，笑嘻嘻氣吁吁的，剛要遞給寶傑，才發覺寶傑不是他家少爺，原來是鄰家的當差趕錯了人，遂笑着賠了個不是，轉身去了。寶傑這才一塊懸石落地，告訴車夫慢慢的向前走去，到了西河旺，已是黃昏時候，馬路上看不見什麼燈火，打聽了半晌，才問明王姨媽的住址，寶傑下了車，給過車錢，還沒等叫門，大門却呼嘯一聲開了，開門的人，正是李媽，見了寶傑，呦了一聲道：「表少爺你怎麼這時候才來？徐小姐病了，我打算託人去給王媽送個信，叫她告訴你，又恐怕那個婊子生的再報告主家。急得我沒法，整天盼着你來，今天怎樣想起來了？」寶傑道：「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有什麼事，到裏邊再告

訴你！」李媽道：「對咧！你快看看徐小姐來吧！」說着關好大門，李媽前頭引路，繞過前邊的大院，後邊的小院，西邊廂房，非常寬敞，李媽先打開竹簾，探進身子去，大聲道：「徐小姐！孫少爺來了！」說着，閃身讓寶傑進去。寶傑進門一看，迎頭是一個大炕，炕上鋪着藍褥單，上邊鋪着花洋布的被。炕前放着一張八仙桌，桌上放着一個沙藥鍋，一個洋油燈，一座老舊的坐鐘，一對蓋碗，一對小花瓶。走進門來，就聞得滿屋的藥氣，瞥見徐承芳擁着厚被，躺在炕上，臉兒本來向着裏，聽說寶傑來了，勉強轉過身來。寶傑驀然一見，她的容顏，比較那日在醫院中相見又憔悴了許多，眼神不似以前那樣瑩瑩發光，透出嬌弱無力的樣子。向寶傑微微的露出笑意，點了點頭也沒言語。寶傑見她這副神情，有動於中，心內一陣酸辛，登時落下淚來，聲音發着顫道：「承芳，你好……好些了嗎？」承芳微微點頭，臉上勉強帶着笑容，眼圈一紅，淚珠兒也簌簌的掉下來。李媽推着寶傑坐在炕沿上，問承芳想用什麼不用！承芳搖了搖頭，又問寶傑用茶還是用冰鎮梅湯？寶傑本來急得一心急火，遂道：「若有梅湯更好！」李媽答應着去了。寶傑見李媽臨走的時候，向他擠了擠眼，又向炕上努了努嘴，他會意是叫自己去安慰安慰承芳，遂向前挪了挪身子，撫着承芳的頭髮，低聲道：「我……我太對不起你了，你爲我身受這樣的飄零，叫我怎樣的對……對你呢？」承芳仰着臉，眼含着淚，梨渦深陷，含着笑意，搖着頭道：「你我已是同遭不幸運的，就不生在這樣的家庭，這樣的

環境之下了，現在咱們不要說這些話，你怎麼出來，你舅舅知道你出來嗎，」寶傑嘆了一口氣，就把林鑑堂怎樣逼迫他和惟玉訂婚，他怎樣跑出來的情形說了一遍，承芳倒吸了一口冷氣，低聲道：「那麼你怎麼回去呢？」寶傑道：「我就不回去了。」承芳點了點頭，臉上露出憂悒的樣子，遲些時又微微笑道：「那麼，你不回去，想着回天津呢，還是倒什麼地方去呢？」寶傑故意騙她道：「我今天來就是給你送一個信也就是最後一別，明天我就回天津去了，咱們再見面恐怕難了，」承芳緊緊的握住他的手掙扎着坐起來，發着顫道：「真的嗎？真的嗎？」寶傑道：「真的，明天走，」承芳也沒言語，猛一下倒在床上，嗚嗚的哭起來。李媽拿着一瓶子冰鎮梅湯，來到門外，聽得屋中兩人正說得熱鬧，未敢進去，伏在竹簾外竊聽，聽見承芳哭了，本來不想進去，又怕她的病體有礙，忙走進去，見承芳正伏在枕上哭得抽抽答答的，李媽詫異道：「孫少爺，徐小姐爲啥哭呀？」寶傑向承芳努了努嘴，李媽會意，過去撫着承芳的頭，用綢帕給她擦了擦眼淚道：「你問一問他，他說要回天津了，」李媽見寶傑面帶笑色，知道他是故意說笑話，遂道：「表少爺說些正經的吧，徐小姐正在有着病，你再騙她，氣壞了她，你不痛得慌嗎？」寶傑道：「我是和你鬧着玩，你怎麼當成真事了呢？你想，我爲你不惜一切的犧牲，豈能捨你而去？」承芳扭過身來道：「人家有病了，你還吓嚇人，問你往那兒去，怎的不說呢，」李媽接話道：「這一層徐小姐就不必問了，這兒的房子，就是給你們預備

的，孫少爺沒地方去，住在這兒，還不是正理，這話俺說着可有些不受聽，像你們倆既然要好，何必拘泥一切呢！」寶傑道：「現在我已經決心不回舅舅家去，沒有什麼地方去，按說可以暫且住在這兒，不過總覺有些不便吧？」李媽道：「有什麼不便的，這兒的二房東是俺的親姨媽，旁人知道你們怎麼回事，誰敢干涉！」承芳有氣無力的道：「事已至此，你就不要顧前怕後了，人家李媽媽爲了咱們的事，把人家的事都拋了，難道你還捨不得犧牲名譽，你看我呢？」寶傑道：「承芳你不要誤會，我是怕你不願意，你既然願意，我是沒有問題的！」李媽笑道：「你倆將來辦得圓滿了，俺也跟着喜歡，俺就侍候侍候你們，還愁一口飯吃嗎？」承芳道：「啊叻！李媽媽這話可說遠了，將來我們有了平平安安的那一天，還不叫你跟着享一享福，你是我們的大恩人呀！」李媽喜歡得連嘴都閉不上，笑道：「從今天起，我就不和徐小姐做伴了……」說着瞧了瞧寶傑，又笑道：「不……不，還稱徐小姐嗎，叫人家同院的聽見，一個是孫少爺，一個是徐小姐，這够多麼難聽，不如爽快快的稱做孫太太吧！」承芳被她說得紅了臉，低着頭一聲兒不響，寶傑道：「這個未免言之過早，我看還是……」李媽道：「那麼就稱你少爺，稱她少奶奶好不好？」寶傑也覺着這麼着似乎順聽一些，也就答應了李媽又把屋中大加收拾，承芳見寶傑來了，雖然事情還沒有辦法，可是她心中已經安慰得多了，當日病體就有幾分起色，等李媽出了的時候，寶傑把身邊帶出來的錢，掏出來遞給承芳道：「

這錢你暫且收下，等着用完了再想辦法。」承芳接過錢去，放在枕頭底下。寶傑又商議着給她請大夫診治，承芳道：「咱們倆却沒有過日子的經驗，我看還是把錢再交給李媽一些，都交給她替咱們辦好不好？」寶傑道：「我也是這麼想，先給她五十塊錢吧！」說着，數好了五十塊錢，交給李媽不提。李媽心中也十分歡欣，到街上又給承芳請來醫生診了脈，買來藥，李媽親自熬製，由寶傑伺候着承芳吃了。李媽又從王姨媽屋中抱過來新枕頭，同時把王姨媽領過來，給寶傑介紹了，大家客氣了一陣。李媽又給承芳悶好一壺白開水，問了問還用什麼不用？這才倒拉過門走出去了。寶傑見李媽去後，抬頭向四邊看了看，洋油燈光，照得全室黯然消魂，小窗戶上掛着大紅花布的窗簾，合葉門已經倒關了，躺在炕上的承芳偏着身子，頭枕着胳膊，一雙晶瑩乏神的杏眼，正在悵惘的望着自己。寶傑心想，可憐她一個弱小的女孩子家爲了我，落到這般地步，這房屋雖然和她的家中相差不多，可是這時她若是病在家中，有她的母親廝守，心中得到多大的安慰，現在雖然有我……可是我又怎樣的安慰她呢！想到這兒，心中一陣憐惜，眼淚在眼中轉了幾轉，幾乎掉下來。承芳早已看出他的神情來，低聲道：「寶傑！寶傑！你怎麼了，心裏又難過嗎？」寶傑勉強笑道：「沒有，我看這洋燈呢！」承芳笑道：「你過來，我看看你的眼睛！」說着，用手拍着炕沿。寶傑轉身用衣襟擦了擦眼睛，才轉到前邊，坐在炕沿上，笑着道：「你看，你看，我怎麼了？」承芳拉着他的手道：「我明白，



你是富生富養的慣了，住的都是樓房大廈，點的都是電燈，今天突然間換成這個局面，你的心中一定會難過的呢！」寶傑聽她誤會了，只得把方才自己難過的實情對他說了，惹得承芳也落下淚來，緊緊的握住寶傑的手道：「寶傑！我始終把你看成我嫡親的哥哥一樣，雖然沒有母親，有你這哥哥，也就足够安慰我的了！」寶傑這時心房也不知怎的跳動不住，也緊緊的握住她的手，笑道：「妹妹！這樣我的心中才放寬些，你要好好的養病，把病養好了，回到家中，先把自己的名譽洗恥過來，然後再提咱們的事，老太太或者是願意的！」承芳搖頭道：「那還是後話了，我只愁得是到不了那個時期，或者我的病……」說到這裏，唏噓不語。寶傑握住她的嘴道：「不要胡話！你這個病，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病，只要好好的休養，用不了多少天就會好了！」承芳嘆了口氣道：「可是我病了，叫你伺候着，居心太過意不去！」寶傑拉她的手道：「咱們還說這客氣話嗎？我不求別的，只求你的病體早愈，我就快活了！」承芳拉着寶傑的手，笑道：「哥哥，我謝謝你！」說着，把寶傑的手拉在嘴邊，輕輕吻了一下。寶傑伏下身去，貼近她的身前，剛剛要去吻她的唇，却被承芳推開，笑道：「哥哥！這可不是我拒絕你，我有病，不要吻我，留神傳染了你！」寶傑笑道：「你若是在爲了這個，我是怕的，你我這樣的要好，就是傳染上我，我也情願的！」說着又伏下身去吻她，承芳轉過臉去，向着裏邊，一手推着他的下頰，笑道：「不！不！不！你愛我，就得聽我的話，早晚有叫你這個的

時候，你放心好了！」寶傑不好意思再去吻她，承芳正色道：「哥哥！我有一句話，不知可以說不可以說？」說着，紅漲着臉，又笑道：「我這次從家中出來，就爲的是證明我肚子裏的病不知是什麼，現在咱們倆雖然處在一塊，我拜求你一件事，就是替我保持這個證明，將來我自答報你的一天……」說着，臊得紅了臉，低着頭也不言語。寶傑起初還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後來想了想，才明瞭她的意思，遂道：「這一層，妹妹儘管放心，妹妹不說，我也是這麼想着呢！」承芳笑道：「你不累得慌嗎？天已不早了，躺下憩憩吧！」寶傑道：「你往裏邊去吧，我躺在外邊，半夜裏你用什麼我好伺候你！」承芳向裏邊躺一躺，寶傑才脫了外邊的衣裳，和皮鞋，躺在炕的外邊，將就着睡去，一夜無話，轉天早起，寶傑開了屋門，李媽笑嘻嘻的走進來，進門也不言語，只看着寶傑和承芳發笑。承芳知道她是想到壞處去了，見她湊到寶傑的耳邊，笑嘻嘻的囁咕了半晌，寶傑笑着搖頭道：「李媽你不要拿我們尋開心吧，決沒有那事！」李媽撇了撇嘴，又瞧着承芳發笑，承芳問道：「李媽々你笑什麼？清早起來，作了什麼好夢？」李媽笑着道：「俺正要問問少奶奶這一夜作得什麼好夢，少奶奶却先來問俺，俺作得好夢，告訴少奶奶也得歡喜，俺夢見少爺和少奶奶……」說到這兒略略的笑起來。承芳正色道：「李媽媽不要拿我開心吧！我們現在雖然住在一起，這是事情擠得沒法，你千萬可不要錯想了！」李媽笑道：「這有什麼關係，少爺和少奶奶還有什麼說不過去的麼！」說着又

哈哈的笑起來，寶傑恐怕承芳着急，忙攔住她的話頭道：「李媽，說真個的，今天你還得早一些去請先生：早早診了脈，吃下藥去，也好吃些東西！」李媽這才不笑，忙着去打洗臉水漱口。承芳恐怕寶傑心裏不快活，勉強掙扎着起來，也洗了洗臉，略施脂粉，和昨天儼然兩人，姿容斌麗，好像久病初痊的模樣。寶傑見她下了炕，心中果然非常高興。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承芳也略吃了一些稀粥，正事人得喜事精神爽，承芳的病也不用吃藥，已經好了一半，再加上吃藥調養，不到半個月的功夫，病已漸愈，只是腹中的血瘀，還沒有全全的消除，可是寶傑和承芳兩人所帶的資財，已經完全所罄，李媽用話向寶傑示意，以爲他們不懂，索性說明了，寶傑急得沒法，低着頭不言語，李媽板着脸兒道：「這兒也不是俺姨媽的房子，她得給人家房錢，再說開門着大的開消，俺若有錢，可以墊上，俺沒有錢，叫俺怎樣對得起姨媽！」承芳見她態度突然冷淡，照料飲食也不像以前那樣親熱，才想起臨下山的時候，母親給的金戒指，從小包袱裏尋出來，遞給李媽，陪笑道：「李媽！我們實在是沒有錢了，這裏還有一個戒指，請你給折賣了給用吧！」李媽接過金戒指，用手顛了兩顛，笑道：「沒錢就沒錢，何必折賣金首飾呀？」承芳道：「李媽！你跟着我們受累，我們就感激不盡了，不要客氣，就替我折賣了吧！」李媽這才轉過這副鐵青的臉，變成笑容可掬模樣，又張羅着吃喝，李媽走出之後，氣得寶傑大罵道：「李媽這奸才好生無理，當初在我舅舅家中，她使用我的錢多了呢

，現在咱們手中的錢，已經被她勒索得一乾二淨，又來剝掉你的戒指，不到一個月，就用了二百多，一個金戒指，能值幾何？用不上三五天，恐怕又來要錢，她什麼是指救咱們，簡直是見財起意，完全爲的是金錢，回頭她進來，我非得問一問她不可，看她還有良心沒有！」承芳攔住他道：「這個千萬可使不得，當差的老媽子生得洋錢心勢力眼的居多，義僕義姬，能有幾個，事已至此，不可得罪她，大凡這一種人都是小人，若是得罪了她，說不定她馬上變了心，反倒壞了咱們的大事，不如權且將就着她對付一天說一天，慢慢再想法子，少爺的脾氣，從今天你要收拾起來，咱們在這兒，比不得在你舅舅家中，你總得對她客客氣氣的，千萬不要對她鬧脾氣！」承芳這一套話說得寶傑心悅誠服，暗道：「看她小少年紀，却有這樣的眼光，說話行事，真超人頭地，將來若真得和他白頭偕老，真正是一生幸福呢！」寶傑心中這樣的想，兩眼望着承芳，嚙嗤的笑着來。他這一笑：真把承芳笑得糊塗了，遂問他笑的是什麼？寶傑道：「我慢慢的告訴你。」說着，湊到承芳的耳邊，却不說話，一轉臉，猛的噴……的一聲，在她的粉腮上吻了一下。承芳一手撫着腮，撅着小嘴道：「只管是瞎胡鬧，你也不想正經主意，一個金戒指，能用多少日子，等到山窮水盡，再想法子，恐怕也來不及了！」寶傑沉吟了一會兒道：「我好想什麼法子，只有一條路，就是給天津寫信，叫家裏再給我寄一筆款來，維持現在。」承芳道：「家裏知道你住在舅舅家，把錢寄到舅舅家中，豈不是沒用！」

寶傑道：「我自冇辦法！」說着，喊來李媽，叫她拿來紙筆，李媽聽說是寫信要錢，暗中歡喜，看着寶傑把信寫完，親去郵局用掛號信發了不提。再說李媽，將承芳的金戒指暗中收藏起來，王姨媽一共只見李媽給的三十元，估着一間屋子，三口人的伙食，算了算太不合適，她那裏知道完全李媽一人中飽，遂將李媽叫到面前，叫她去和寶傑要錢，李媽暗自一想，寶傑已經沒有錢了，給家中寫信，說不定寄不來錢，寄來大禍，自己既然撈得幾百塊錢，不如三十六着，走爲上策，抱着胳膊回家一走，等些時再出來混事！她打定這樣主意，故意到前院轉一個圈又拐回來，說是寶傑已經寫信去要錢，大概再有一個禮拜就可以匯到了，這筆錢不匯則已，匯來就不在少數。說完又沉了沉道：「姨媽！俺老這麼待着，也不像話，也得到外邊謀一謀事去，等他們的錢寄到，王姨媽一人，足可以代他們料理一切了！」王姨媽正不滿意李媽從中做鬼，聽說她要走，正中下懷，也不攔阻。李媽不等她識破，趕快收拾收拾，同着王姨媽去到寶傑房中告辭。承芳聽了一怔，懇意的留她，她也不肯，當面又託王姨媽幾句，才揚長而去。寶傑認爲李媽去了，正是去了一個大害，承芳却不以爲然，心中放不下去，等王姨媽走了之後，承芳道：「李媽這一去，對咱們是兇多吉少。」寶傑搖頭道：「那倒不見得，她不在咱們面前，我看倒免去後患！」承芳自這日心中憂懼不定，精神又覺着不爽，手中又沒有錢，又沒有人去請醫生，只得靜養。王姨媽等了一個禮拜，也不見寶傑拿出錢來，不由急灼，找

到寶傑的房中，板着臉道：「俺這人向來有一句說一句，你們二位可不要怪罪！自從你們住在這兒，又是房子又是伙食，這麼大的花費，只拿你們三十塊錢，够幹啥的，李媽臨走的時候，說你們再有一個禮拜就有錢寄來，今天掐指已經是八天了，倒底有信沒信？」寶傑和承芳兩人一聽都怔了，萬沒想到李媽從中做鬼，吃得這麼狠，遂實話實說，把從來了所交給李媽的錢一共多少，都告訴王姨媽了。王姨媽一聽，敢情他們不是沒有錢，都被李媽一人吃去了，現在李媽已經走了，只好向他們再要錢，若是沒有錢，不如叫他們趕早搬走好了！王姨媽打定主意，遂向承芳道：「你們花的錢，俺都沒見着，也就不必提了，你們沒有錢，俺也養不起，再說房錢也得給人家，等到人家不叫俺們住了，連你們也不好瞧，再有七天的錢來不了，請你們搬到別處去住好了！」寶傑和承芳兩人聽了，楞得說不出話來，王姨媽道：「你們倒底打算怎麼樣？」快說，俺也聽一個下回分解，」承芳毅然道：「王姨媽，請你放心，再過些天我們再沒有錢給你，不用你說話，我們也居心不忍，你想想，這並不是我們有錢不給你，誰教已經交錯了人呢！既然事已至此，什麼話也不用提了，咱們是患難交朋友，現在我們處在困難的時候，求王姨媽多多的幫忙，多多做些好事吧！」王姨媽究竟比李媽的心地還軟些，聽承芳這麼一說，倒有幾分不好意思，霎了霎眼睛道：「你要是這麼說嗎，俺們心裏還過得去，就再等你們幾天看看再說，咱是那說那了，誰也不要多心多疑，你們該着吃啥用啥，儘管言語話

李媽那烏丫頭不在，俺是照舊行事，你們不要覺着生疏，不敢說話，沒啥關係！」承芳笑道：「我是不大富餘的，那麼就請王姨媽給他做一些吃的來吧！你這麼大年紀，服伺我們，實在過意不去，等我的病再好一些，就可以幫着你效力了！」王姨媽本來一肚子氣，被承芳三言五語，說得火氣全消，笑着張羅飯菜去了。又過了幾天還不見天津家中有錢寄來，寶傑心中非常急躁，出裏踱外，心不安神。承芳知道他現時的心中，說不定有多麼難過，一切都是爲了自己犧牲，自己不來安慰他，還有誰能安慰他！遂想盡了話頭，去安慰寶傑的心，寶傑好容易忘下。王姨媽又來催錢，這一次可不同上一次了，乾脆說，沒有錢不成，唯有搬出一條路，寶傑起初還有少爺性子，公子脾氣，到了現在，才受環境的打擊，折磨去九分鋼火，只得向王姨媽說好話，央告人家。承芳見王姨媽態度強硬，只得給她跪下，苦苦的哀求。同院的鄰人有個姓李的賣燒餅爲生，他的妻室尤氏，人稱尤二嫂，爲人性好慈善，聽得承芳哭泣央求，實在忍不下，放下一生日的小孩子，拔起一雙小脚，飛跑過來，先把承芳拉起來，對王姨媽笑道：「大嫂子你遠處去燒香，不如近處做好事，你看看人家孫先生是怎樣的像貌，怎樣的人家，眼下落了大難，也不過是一時的倒運，將來是有造化的，你眼前多看一步，將來他們還忘得了你不成！」王姨媽雙手合十，向尤二嫂作了幾個揖，冷笑道：「巴巴，巴巴，阿彌陀佛！莫怪人家很稱你是活菩薩，敢情竟好做好事，俺可比不上你，這段好事，還是讓給你來做吧！」

「尤二嫂見她反巴掌拍過來，不由着急，紅着臉兒道：『俺們不趁錢，若是有錢的話，做好事用不着大嫂子你操心了！』說罷，氣悻悻的去了，正在這時，有人敲打大門，大喊找孫寶傑孫先生，把寶傑吓了一跳，不知答應好還是不答應好，還是王姨媽心裏明白，先自跑出去開了大門一看，正是郵差，送來一封信，王姨媽以爲是寄來款，登時喜笑眼開，拿着信跑回孫寶傑的房中，立刻聲色俱變，露出可親的道：『孫先生！天津來信了，你快拆開看看吧，真是盼啥有啥了！』寶傑接過信來一看，是一個普通的信，心中涼了一半。及至拆開一看，却是父親寫來的信，說是接到來信，知悉一切，因匯款領取不便，已另函烟台朝陽街怡德百貨店代交三百五百可隨音領用，時間在下午爲宜等語。寶傑一看，這倒乾脆，歡喜得如大旱之見雲霓，登時把信遞給承芳去看，兩人一邊看！一邊指着說着，急得王姨媽也在他們身後轉，笑嘻嘻的問道：『孫先生！信裏都是說得啥話，你也念叨念叨，給俺聽聽，心裏也跟着痛快！』寶傑却如同沒聽見她說話一樣，依然和承芳指說信中語意。王姨媽雖然不認識字，可是認識錢數字，信上寫的三百五百，她看入眼了，心裏登時砰然一動，也不再往下問，轉身走出去了。不多一時，做了兩大碗湯麵，盛得滿碗鷄子，洒得許多香油還端來大白饅首，一大碟炒鷄子，一樣樣的放好，笑容可掬的讓寶傑和承芳吃。寶傑心說李媽和王姨媽真不愧姨娘外甥女，一對不是東西，財貝薰心，好像土地神像一般，兩副面孔，說變就變得這麼快，又是氣，又是好



笑。寶傑却故意向她要笑道：「王姨媽！你看看這封信來得多麼沒用，一個銅板也沒寄來！」王姨媽一撇嘴笑道：「不要騙俺吧！看你們的神氣，也不像沒寄錢的呀！這錢寄在什麼地方了，俺替你們取去！」寶傑笑道：「你說寄來了，何以見得？」王姨媽指着信中的三百五百的字道：「這不是數目在此！」寶傑和承芳見她不識字却認得數字不由都笑起來。寶傑道：「錢倒是有地方撥，不過你去不了，你去人家不給你的！」王姨媽笑道：「俺是怕孫先生你累得慌不識路，你自己去敢情好，省了俺的事咧！」承芳見她能折能彎，心中竊笑，這却不在話下，等到吃過飯之後，王姨媽催促着寶傑快去，先給寶傑拿了零錢坐車，打發他走了之後，王姨媽就陪着承芳說閑話，明着是怕她一個人呆着寂寞無聊，實際是等着寶傑回來，看一看拿來多少錢，也想着步李媽的後塵，撈上一筆。那知等到天黑燈明，也不見個影兒回來，不但是王姨媽着了慌，承芳嚇得不知怎樣是好，打算叫王姨媽出去打聽打聽，可惜沒有記住那信上的住址字號，等了一夜也不見回來，承芳才知道出了錯處，這一夜之中，時時刻刻的用淚水洗着臉，這且不提，却說寶傑拿着那封信，坐着洋車，一直投奔到那舖戶家去，把信投給學生意的。遲了些時，有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買賣人，身體碩胖，大頭大耳，剃得精光，笑嘻嘻的出來，見了寶傑，上下打量了半晌，才道：「你就是孫少爺嗎？」寶傑半鞠躬道：「不敢當！我叫孫寶傑！」大胖子自己介紹道：「我姓伊，就是這屋裏的頭目人兒，來信我都看明白了

，請到樓上坐吧！」寶傑跟着伊胖子上了樓，是一間舊式小客廳的形式，迎面八仙桌的上首，還坐着一人，見寶傑進來，迎頭站起來歡迎。寶傑看這人像貌好似相識，可是一時想不起來在什麼地方認識得他。這時伊胖子指着那人道：「這位就是我們櫃上的徐先生，今天櫃上沒有現款，叫徐先生同你去取好了，用多少給我寫一個收條，沒有旁的手續！」那徐先生笑着向伊胖子點點頭道：「好吧，我們現在就走吧！」說着，從桌上摘下電話，要好了號數，只聽他說叫汽車馬上開到。果然功夫不大，學生意的上來說是汽車已經開到，徐先生陪着寶傑下了樓，伊胖子送出了門。寶傑上了汽車，仔細一瞧，這汽車好像坐過，和舅舅家的車形勢相似，再一看車夫，正是舅父公司裏的車夫，心中砰然一動，剛待要問徐先生，汽車已經停在松記公司的門前，寶傑急道：「徐先生！咱們到這兒來幹什麼？」徐先生道：「到這兒來取錢！」寶傑道：「我不用下車了，請你自己去吧！」徐先生道：「沒關係，下來坐一坐無妨……」說着已經拉開車拉着寶傑下車，寶傑說什麼也不肯下車，正在喧嚷之際，林鑑堂從大門中閃出來，一手捻着小鬍子，大聲叫道：「寶傑！到這兒，爲什麼不下車？」寶傑扭頭一看，正是舅父，方知中了他們的巧計，事已至此，不下車也是枉然，只得勉強下了車，低着頭一聲不響，隨着徐先生走進，先到了一間大客廳，徐先生拉着寶傑的手笑道：「孫少爺，您不認識我了嗎，我就在這公司裏做事，以前常到林公館去，咱們還談過兩次呢！現在林經理找您回來

，出於好意，請想，林經理和令堂大人是一母同胞，您來此養病，把人失了踪，林經理担得起這個不是嗎？有什麼事不好意思說，本來舅舅外甥，奈着情面，不要緊，可以對我說。我多少可以替想一想辦法。林經理現在並非絕對的反對孫少爺在外邊的事，只要孫少爺肯誠誠實實的來商量一下，什麼事沒有辦不了的！」寶傑如鳥入樊籠，欲逃不得，只得冒着十分的勇氣道：「徐先生！我的事大概林經理已經調查的清清楚楚了，他對我的事，打算有怎麼一個辦法，我聽聽，但得可辦，無不順從。」徐先生道：「林經理不是把您請到這兒來就不叫您回去的意思，他們刻下對你的婚事已經不加反對，您用錢，儘管向他要，他對你們的事還要幫忙進行……」正說到這兒，門外咳嗽一聲，林鑑堂方字大步的走進來。寶傑一見，登時嚇紅了臉，走向前去鞠了一個躬，問了聲舅舅好！林寶堂笑道：「好！你用多少錢？我能够替你想法子，何必往天津寫信？」寶傑低着頭，一聲不響。林鑑堂又道：「現在我已經思想變過來了，對你的婚事，也不再強做主張，只是你太對不起你的表姐，你就暫且住在公司裏，也不回家去，見着惟玉有些不便，再說惟玉自你走後，到現在還在病中，你在這兒住幾天，等我把錢籌備好了交給你，也就了。」寶傑聽舅舅的口氣，倒也不錯，不過聽情形暫時是不能回去的，可是鳥入樊籠，想走也不能，只得暫且待下，鑑堂就叫徐先生陪着寶傑睡在一間小客廳，這也不在話下，却說承芳等了一夜不見寶傑回來，心知有異，可是萬想不起來寶傑又被舅舅軟禁在

公司裏，託王姨媽去找，王姨媽不知就裏，說是被匪人劫去了，在街坊四鄰處一路喧囂，鬧得大家對承芳都注了意。所好王姨媽這回倒發了善心，見承芳一個人哭得可憐，她倒替她掉了幾點同情之淚，加意的勸慰道：「徐小姐！光着急也是沒用，這是天災人禍，你們倆人該有這一步大災大難，等俺慢慢的託人去打聽打聽，你也不要焦急，住在俺這兒，有你的吃喝也就是了，將來等他來，咱們再做打算！」承芳聽王姨媽這樣說法還有幾分安心。王姨媽給承芳送進來飯菜，她那有心再吃，經王姨媽再三的相勸，她勉強喝了兩口稀粥，王姨媽收拾下去，又把洋燈給點好了闔下去，問還用什麼不用，才倒掩了門而去。承芳心裏已經難過得要死。當着王姨媽不肯掉下淚來。本來人家這麼大的年紀，一不是親，二不是友，對待自己這個樣子，也就足够了。等她走出門之後，承芳再也忍不下去，伏在枕上，嗚々咽々的哭起來，萬分心事，各湧上來，頭一時比一時的發昏，心裏好像刀絞的一樣，幾乎失去了知覺，正在這時，突然房門砰然一響，嚇了承芳一驚，忙轉身坐起來，仔細一看，却是一人走進來，承芳忙把洋燈擰起來，定睛一看，原來是孫寶傑，穿着一件白綢大褂，滿身的血跡，臉上淌着淚，一步步的走進來，走到炕前，慢慢的坐下，落着淚道：「咱們倆的環境太惡劣了！我這是偷着來向你告別的，咱們就有這一面之會，從此永別……了！」承芳這時已經哭得說不出話來，緊緊的抱住寶傑的頭，兩人哭成一團，這時突聽得窗外有人喊叫，緊接着房門咕咚一聲巨響，承芳

看時，却是同院的尤二嫂，懷裏抱着一個吃奶的孩子，袒胸拖鞋，神色驚慌，跑進來還大聲喊道：「徐小姐！徐小姐！你……你是怎的了？」承芳嚇得渾身發抖，把懷裏抱着的大枕頭扔在地上，撲咚一聲，再一看時，才知道是枕頭，已經落在地上，原來她做的是南柯一夢。尤二嫂的孩子，也嚇得哇的一聲哭起來，王姨媽在後院聽見前邊哭叫連天，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也忙跑過來瞧，才知道承芳做了一個惡夢。王姨媽老大不樂意，叨嘮着道：「俺們真倒了運，好夕日子不好過，賠人又賠錢還鬧的家宅不安！」尤二嫂子合着掌一邊抱着孩子抖顫着，一邊念着阿彌陀佛道：「哎呦：阿彌陀佛！王大嫂子你還鬧哩！她做的這夢可有些來歷，依着俺說，這個夢可是兇多吉少……」說到這兒嚙下去，承芳拉住尤二嫂的手腕抖着道：「尤二嫂，費你的心，講給我聽聽！」尤二嫂知道道自己一句話說出來了，收不回去，只得變化道：「俺說的兇多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兇，怕是和人打起來了也未可知！」王姨媽知道她做的夢有些不祥，深更半夜，也未便再說什麼，各自歸屋去了。轉天一早，承芳剛合眼，門外有人打門，承芳以爲是王姨媽，問了聲是誰？門外答話的聲音却是寶傑，嚇了承芳一怔，心說：我這又是做夢嗎？揉了揉眼睛，看了看窗戶已經大亮，又問了一聲，才跳下去開了房門，果然是寶傑回來，和夢中情景大不相同，他穿着一件白綢大褂，非常清潔，頭髮梳得光亮的，滿面流露着喜色。承芳反倒被他這種神氣嚇了一跳。寶傑進門先從腰中掏出錢來，紅綠綠的一捲鈔

票，對着承芳笑道：「承芳，我這幾天沒回來你一定掛心了吧，你放心吧！錢辦到手了，你也不用担心了！」承芳詫異道：「什麼地方拿來的錢，爲什麼一去這麼些天才回來？」寶傑先把舅舅託人把自己接回去的話說了，後來又說到舅舅怎樣的對自己改變了態度，也贊成咱們的婚事了，並且先給我二百塊錢叫咱們使用，以後再慢慢想辦法，承芳一聽，真是喜出望外，這時候也不知道王姨媽怎麼得着的消息，也笑嘻嘻跑進來，走進門來一眼先盯上寶傑手中舉着的鈔票，剛要說話，尤二嫂也走進來，寶傑忙把鈔票掖進衣袋去。王姨媽笑向尤二嫂道：「徐小姐做的夢，你還說不好，俺就說是好，怎樣，人也平平安安的回來了，還是俺說的對吧！」尤二嫂這時也不和她分辯，只問寶傑在外邊遇上了什麼危險沒有？寶傑知道尤二嫂是個好人，深深的表示謝意。尤二嫂抱着孩子走後，王姨媽湊到寶傑的近前低聲問道：「哎呀！俺的天！你的錢取來多少？」寶傑見她開口便先問錢，心中十分的討厭，隨便答應道：「一百塊」王姨媽眨了眨眼問道：「一百够嗎？」寶傑冷笑道：「一個大買賣開着，有的是錢，用完再拿！」王姨媽一聽，這不是來了活財神，登時心花怒放，歡喜得不知說什麼是好，又張羅着問吃問喝，承芳嫌她討厭，故意用話將她支出去，兩人暗中一商量，先給王姨媽八十塊錢，她一定會歡喜的了。等王姨媽進來，寶傑就交給王姨媽八十元，王姨媽接過錢去，歡喜得心窩裏出了小手，不知怎麼抓過去是好，對待寶傑和承芳，真比侍候父母還加上十倍殷勤。這樣過

了兩天，那公司裏的徐先生突然前來拜訪寶傑，說是奉了林經理的命令，特地前來，和寶傑商量商量結婚等等的手續，說是林鑑堂打算痛痛快快的辦完就完了。寶傑和承芳聽了非常歡喜，回答的是隨着舅舅，怎麼辦怎麼是好。從這天起，徐先生差不多天天到寶傑家中商談一切。這天黑雲密佈，大雨如注，寶傑和承芳在屋中閑坐無聊，用一付紙葉子牌作耍，兩人正玩的高興，忽聽門外有一聲汽車喇叭響，接着有打門的聲音，寶傑心想一定是徐先生來了，忙冒着雨跑出去，開了大門一看，果然是徐先生，門前停着一輛汽車，寶傑詫異道：「下着這麼大的雨，徐先生冒雨而來，敢是有什麼要緊的事嗎？」徐先生板着臉道：「有要緊的事，不然我就不來了！」說着兩人抱頭跑進屋內，承芳張羅着倒茶，徐先生慌慌張張的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遞給寶傑道：「你快看看，這是天津你們公館來的電報……」寶傑接過來一看，是電報局的譯電紙，上邊抄着鉛筆號碼，旁邊還有譯出來的字，上寫道：「烟台松記公司林經理轉孫寶傑吾兒如見，母病甚劇，朝不保夕，思見兒一面以瞑目，盼兒見電火速返津，萬勿稍延，父字。」寶傑看完，淚如雨下。承芳不知道是什麼事，也趕過來瞧了一遍，皺着眉向徐先生道：「這電報是什麼時候來的？」徐先生道：「是現在來的！」承芳道：「那麼林經理說什麼呢？」徐先生咳了一聲道：「林經理接了電報，急得直跳，他說，給你們籌備結婚的事已經費了許多的時候，好不容易有了眉目，又發生這個事，你回到天津去，若是老太太好了，

也得半個月再回來，若是不好，還得多耽擱些時日呢！」寶傑只管噤聲嘆氣，什麼話也不說。承芳道：「人生以孝當先，母親有病，想念兒子，這是要緊的事，結婚忙什麼呢，但盼老太太早日好了，才是我們的福氣造化了！」徐先生一挑大拇指頭道：「徐小姐！你太叫人欽佩了，說的話是太有道理，那麼孫少爺打算幾時起程，可以先到公司和林經理商議一下，再做計較啊！」寶傑道：「好吧！回頭等雨住一住：我再到公司去吧！」承芳急道：「這事不宜再遲，在路上也有耽擱，有病的老人，想兒子的心切，你多耽擱一天，她老人家是多有一天的痛苦，你還是趕快同着徐先生到公司去商量商量！」吧寶傑這時心中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只得依着承芳的話：穿好衣服，同着徐先生冒雨跑出門，跳上汽車不多一會兒，開到松記公司，徐先生領着寶傑見了林鑑堂，寶傑掉着眼淚道：「舅舅！您看我怎麼好？」林鑑堂捻着小鬍子道：「這事總要你自己打主意，父母是你的父母，盡孝是你個人的心，我是不能勉強你的！」寶傑道：「我是已經預備着回天津去了，可是舅父對我的事，有什麼打算呢？」林鑑堂笑說道：「我當然有個計較，你走後，關於那位姑娘的事，自有我辦理，將來你回來的時候，我再給你辦理婚事，你看好不好？」寶傑見舅舅說話這麼爽利，心中反倒生起疑竇。林鑑堂道：「你若打算走，今天有船，晚晌就可以走，今天若不走，就得七天再有船了。」寶傑見舅舅越說越緊，心中越發生疑，沉吟半晌才道：「今天晚晌走，倒也可以，我得先回去和她



商量商量！」林鑑堂當時又給寶傑幾十塊錢，叫他回去安置安置，當時又叫徐先生用汽車把寶傑送回去，徐先生竟自去了。寶傑把舅舅的話頭，對承芳學說了一遍，末後又說出自己不願意去的原因，承芳勸他說道：「家裏既來了電報，不管是真是假，你總得回去一趟，萬一是真的，你不能盡孝，豈不是終身的恨事！依着我說，決不會是假，你還是趕快的回天津要緊！」寶傑沉吟了半晌，嘆口氣道：「若是假事，我回到天津，他們一定想法子把你打發了，等我知道了，再回時，恐怕不能見面了！」說着，拉着承芳的手，落下淚來。承芳見他對自己是萬分的鍾情了，可是一個人不能爲愛情不顧了父母。遂用話需需的勸慰，寶傑還是一味的不願意去。直到下午寶傑還是不動身，承芳正在勸解他，徐先生又用汽車接他，寶傑登時把自己不能去的原因說了一遍。徐先生道：「你去與不去，也沒有什麼關係，可以和我同到公司裏去見見林經理，你有什麼話，可以對他說一說，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寶傑搖頭道：「還是請徐先生替我代勞吧，我去對林經理說，有些不便！」承芳從旁勸道：「你還是去一趟爲對，你不去，舅舅一定會生氣，依着我說，能走還是趕回天津爲是。」寶傑被承芳一再催促，只得同着徐先生同到公司。林鑑堂板着鐵青青的面孔，坐在躺椅上，一聲不響，寶傑走進門來叫了一聲舅舅！林鑑堂也不理他。徐先生站在一旁道：「經理！孫少爺到了，」林鑑堂才翻開眼皮瞧了瞧寶傑，厲聲說道：「一個人不知孝道，往後還想在社會上立足嗎？說好了今天走，

爲什麼到這時候還不來」說着，看了看牆上掛的大鐘，已經五點多鐘，說道：「現在快到碼頭不遲，船是六點鐘開棹了！」寶傑道：「舅舅請想，無論如何，我也得設法安置一下：不能這樣倉猝一走，今天總是來不及了！」林鑑堂仰着頭想了想道：「今天不走，就明天走吧，明天也有船去天津，」寶傑一聽，心中陡然一怔，心說舅舅曾說過要走就得今天，過了今天，就得七天才有船了，怎麼現在又說明天有船，恐怕是作得假電報，騙我回天津，這個我倒要慎重一下才是。登時也不辯駁，就答應下來，辭別了舅舅，竟自回家。承芳已經把寶傑應用的東西預備妥當，見他回家，滿腹的憂悲惜別之情，却絲毫不露，故意做出歡笑的樣子，準備着要送他的行，及至聽說寶傑不走，內心裏感激他眷戀自己的熱情，一時忍耐不住，落下淚來，寶傑撫着她的頭髮道：「承芳妹！不管是真的假，我是決定不走的了，你還哭什麼？」承芳忍住淚，咳了一聲道：「我哭的不是怕你走，哭的正是你不走，你想，一個人對待母親的病都不知關心。將來，對待妻子朋友，更不能關心了，我想到這裏，才忍不住落淚呢！」寶傑被她這一句話說得，半晌沒答出話來。承芳又道：「你想，我一個人孤苦零丁的，還不盼着你同我在一塊兒嗎，誰叫出了這樣的事，你若是不走，我心裏永久是不安的，你愛我，就應該聽我的話，還是回天津的爲是！」寶傑嘆口氣道：「妹妹有所不知，我看舅舅的言語，前後矛盾，恐怕不實，把我騙到天津去，即使我再回來，恐怕他們早就設法將你打發走了！到那時再

想見面，是難上加難了！」承芳道：「話雖然這麼說，可是不論是真是假，你總該盡一盡爲人子的孝道，走上一趟，我的事你就不必掛慮了！」寶傑還是堅持着不走承芳見他一片癡情，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憐愛。當天晚飯兩人都吃不下去，王姨媽不知道他們的內幕，還以爲是發生口角哩！把碟碗收拾着去了。寶傑把屏門關好，催促着承芳去睡。承芳却叫寶傑先躺在炕裏邊睡下，她獨自坐在凳上，兩眼瞧着洋油燈，呆呆的發怔。寶傑假裝睡覺，側着身子，眯縫着眼，偷偷的看着承芳，見她兩眼望着燈，順着鼻邊，亮瑩瑩的淌下淚來，半晌，突然破涕爲笑，霍地站起來，揉了揉眼睛，放好洗臉盆，斟了水，把白花布的小褂脫下去，彎着腰，淅淅瀝瀝一陣水聲，把臉洗完，用手巾擦淨了才轉過身來。寶傑虛縫着眼瞥見她胸前帶着一個粉紅色花綢的兜肚，一道細小的白銀兜肚練，掛在粉白的頸上，一雙豐澤瑩膩似白藕的胳膊，襯托着粉紅繡花的兜肚嘴兒，在燈光之下，偷眼看來，真是一百二十分的神秘。寶傑雖然和她一個炕上同居了這麼些天，在外人一定斷他們是夫妻的情份，實際上寶傑窺見承芳的身體，這還是破題第一遭，他這時也不知怎的，一顆心好似一隻小舟漂在江中，被風吹得搖擺不定。却見承芳把燈向左拉了拉，把燈火又往大處擰了擰，承芳又把一個紅錫包的香煙大紙盒拿下來打開，拿出脂粉化粧用品，有一塊破了角的玻璃鏡子，倚在燈托上，她就對着這個鏡子，修飾起來。寶傑一邊窺看，一邊詫異，因爲她今天修飾得比平日不同，臉上撲了白粉，頰上抹

了一層淡淡的胭脂，又用小拇指在桌角抹了一些塵土灰，描了描眉，果然又是一副姿容，在燈光底下，照得非常的鮮豔，和平日淡素清雅的模樣不同，另有一番美麗。她施罷脂粉，又把髮辮打開，用攏子梳了梳。寶傑見她這樣打扮，好奇的心，已經不能再耐得住性，忍不住笑起來。承芳嚇了一怔，寶傑翻身坐起來說道：「承芳妹！怎麼你還不睡覺呢？」承芳也不慌避，却笑咪咪的放下攏子，走到炕前，坐在寶傑的近前，扭着身子，故意撅着小嘴道：「人家洗臉，你幹麼偷着看？你快些扭過頭去，讓我洗完你再起來！」說着，仰着臉望着寶傑微笑，伸起一隻手，去推他的臉。寶傑登時打定主意，心裏下了決斷，忙把手推開承芳，輕輕把承芳推起來，自己閃在一旁，正色道：「承芳妹！你不睡嗎？睡下吧，我到外去解一解手，一會兒就來！」說着，穿上鞋下了地，竟自到外邊去了！承芳見他突然改變態度，跑到外邊去了，心中明白他意思，自己這時反覺得羞愧難當，本來自己打定主意，是爲了報答寶傑愛自己的熱誠，爲了叫他盡人子的孝道，趕回天津，若是真的，他雖然還要回來，可是我的生活也沒有辦法，再說爲什麼叫人家嬌生慣養的人，陪着我在這異鄉受罪！不如勸他回家，經他走後，我也回到山上去，一恍這麼幾個月的光景，他們看看我的肚子，也足以證明了，就是不信，我馬上一死，也就斷絕了寶傑的念頭，好叫他去求學業，奔他自己的前程，總比這樣不生不死強得多！承芳心中這樣的盤算，對於答報寶傑愛慕自己的熱誠，越發堅決依然忍住悲哀斷絕了一

切思慮，下了炕，輕輕走到窗前，撩開窗簾，往外一看，借着從窗中放出去的燈光，正照見寶傑筆直的站在牆角，一聲不響，動也不動，承芳嚇了一動，一時灼急，也忘了穿衣裳，就推門跑出去。外邊的小雨下得淋淋不停，寶傑渾身都濕透了，他好似全不知覺。承芳過去一拉他，倒把他吓了一跳，扭頭一看是承芳，袒着臂站在雨中，恐怕激病了。寶傑見她不住的打冷戰，忙用衣袖替她擦雨，才知道自己的衣袖早已濕透。承芳打了個寒噤道：「你站在院裏做什麼？不怕被雨激病了，難道你不滿意我哪？」寶傑恐怕她誤會了，遂拉着她的手，推她坐在炕上，低聲說道：「不是我不滿意你，正是我太滿意了，太喜歡你了，恐怕不能保持你的……」說到這兒，低頭不語。承芳却毫不怕難為情的問道：「保持我的什麼？你說，你說！」寶傑吃吃半晌，才毅然道：「我爲了保持你的貞潔，」承芳捂住他的嘴道：「不要說這話吧，我還有什麼貞潔？和你在一個炕上睡了這麼些日子，又誰能信？」寶傑搖頭道：「我向來做事，不管外人的議論，但求自己的良心過得去，什麼也不怕！」承芳笑道：「既然什麼也不怕，爲什麼怕我，躲在外邊去？我是老虎，吃了你！」說着，張着小嘴，湊到寶傑的面前，在他的腮上輕輕的咬了兩口，又在他的脖頸下輕輕咬了幾口，她口中的熱香，噴在寶傑的肉上，覺着奇癢難當，忍不住要笑起來，又勉強着鎮靜下去，輕輕的推開承芳，鄭重的道：「承芳妹？人

非太上，誰能無情，況且你我現在已經是什麼關係，你對我這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無奈當初你出走的時節不是有一個重大的嫌疑，你的目的，爲的是將這個嫌疑解釋開，恢復自己的名譽要緊，你爲我身落到這個地步，我豈能破壞你的名譽，將來叫你怎樣再見你的父母？所以無論如何，我是……：……：」說到這兒，低下頭去唏噓不止！承芳被他這幾句話說得又是慚愧又是感激，終於是感激的情緒戰勝了慚羞，索性公開的道：「寶傑哥！你的爲人，太叫我敬佩了！幾乎叫我敬佩得無地自容；可是，你千萬不要專視我，你對我的恩愛是無以復加，你爲我能犧牲一切，無奈社會上的階級，與婚姻的門戶，是永久估着勢力，咱們倆的家庭天地懸殊，任憑咱們怎麼的奮鬥力爭，恐怕是受不盡的折磨。我是吃慣苦的人了，你那裏受得慣這個。再說你的母親有病，你爲了我不回天津，漫說是你不孝，就是我也身負罪衍，所以我勸你無論真假，可以回家去看一看雙親，誰家的父母，不掛念誰家的兒女，天下父母的心是最可憐的，就是我吧，雖然是這樣走出的，可是他們也……：……：」說着，滴滴的掉下淚來。寶傑被她說得，登時也覺着心窩發酸，流下淚來，承芳又接着道：「咱倆雖然同居這麼些日子，實際上沒有夫妻的關係，我對你的摯心愛我，無以爲報，只有以身事君，我覺着這倒安心！」寶傑到這時才明白她的用意，心裏對她更覺着憐愛，遂對她深深的接了一個長吻。承芳心中慌跳不停，低着頭，緊緊的倚在寶傑的懷裏，熱淚一滴一滴的下來。寶傑一手擁着她，心裏只是跳動，

不知不覺中，手上已經被承芳的淚珠浸濕了，他偶一抬手，才看出來手面已經濕了，嚇了一跳，忙問道：「承芳！承芳你怎麼了？」說着一手托着她的下顎，低下頭去看時，承芳却用力往下低着頭，不肯抬起來，忙用手背揉了揉眼睛，抬頭勉強着破涕爲笑。寶傑見她這付態度，心中委實難過，幾幾乎要掉下淚來，囁嚅道：「承妹！你心裏難過嗎？你有什麼感想？不妨對我說說！」承芳忍住自己的悲哀，故意笑道：「我有什麼難過，我知道，你一定是不愛我了，不然的話……」說着，又低下頭去。寶傑這時的心好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一時沒有定力，自己又勉強着鎮靜住了，一手拉着承芳道：「承芳妹！我正是愛你，才這樣要保持你的貞潔，恢復你的名譽，將來咱們是海枯石爛，也可以到在一起的！」承芳見他始終這樣，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緊緊攬着寶傑的肩頭，啜泣着道：「寶哥！我對你實說了吧，我就爲的是報答你愛我的恩情，就是我死了，心裏也安然了……」寶傑急忙用手握住他的嘴，急道：「芳妹！你怎麼說這不吉慶的話，不要瞎說，快睡覺吧！」一言未了，忽聽窗外一聲喊叫。欲知後事，且待下回分解。

## 第五回

玉殞香消梨花依昔 如顛似癡景物全非

話說承芳說出不吉的讖語，寶傑用話攔阻，忽聽窗外一聲喊叫，嚇了他倆一怔，寶傑忙問是誰？窗外也沒人答應，只聽得哼哼噤噤的聲音，寶傑壯着胆子，揭開窗帘向外

一看，却見地上擱着一個人，聽聲音却是王姨媽，問了聲是王姨媽嗎？王姨媽哼着答應，寶傑才開了房門，過去把她扶起來，問她爲什麼摔倒在地？王姨媽也說不出話來，寶傑把她扶起來，扶進屋中，承芳忙不迭把衣服披上，問她爲什麼不進來？王姨媽定了定神，喘了口大氣，雙手合十，向空中拜了拜道：「阿彌陀佛！俺……俺……可嚇煞俺了！」承芳道：「不要駭怕，有什麼話，慢慢的說！」王姨媽又喘了半晌，才道：「俺在後院住着，只聽你們屋裏哭哭啼啼，俺來到前院，還聽你們屋裏哭，等我隔着窗帘向屋裏一看，却見你們倆擁擁抱抱的歡笑，剛剛一離開窗戶，又聽你們屋裏哭起來，嚇得我兩腿一軟，摔倒在地。」承芳聽她如此說法，完全盡是謊言，想必是在外邊偷聽了，一下不留神滑倒，喊叫起來現在却改變說法了。可是就此機會，向她說一說寶傑母親有病的事，叫她勸一勸寶傑，或者也好些。承芳打定主意，遂笑向王姨媽道：「王姨媽，我對你說一件事，你的年紀大，經驗多，給我們斷一斷，是誰的理對？」說罷，瞧瞧寶傑，寶傑向來不在，擠眼意思不叫她說，承芳却裝做不理會，就把寶傑母親有病，天也來電報催他回去的話，對王姨媽說了，王姨媽沉吟了一會兒道：「孫先生一走，你一人還在這兒嗎？」承芳知道她問話的心理，遂道：「我當然還住在這兒，他走時多多給我留下些錢，有王姨媽你給我料理一切，還怕什麼呀？」王姨媽啣了一聲道：「你說的太對了，本來住在俺們這兒，還有什麼掛慮的，自己的老子娘有病，一定是想念兒子的



，回去看看，才是正理，不去不但叫老子生氣，也叫旁人哂笑呀！這有什麼呢，有幾天的功夫又回來了，兩人要好也不至於一時一刻的離不開呀！」這幾句話說的寶傑紅了臉，低頭不語，沉吟了半晌，才道：「我不是捨不得她，因為我走之後，恐怕你是照應不了她的，因為我的舅舅在這烟台很有手眼，有我在這兒，他不肯怎樣，我走了，恐怕他設法要把她打發走的，到那時恐怕你也沒有辦法了！」王姨媽本來是鄉下人，不敢惹事，聽他這樣一說，嚇得吐了吐舌頭，不再說了，又說了幾句閑話，王姨媽回到後院去了不提。承芳見攔他不過，只得自作打算，就催促着寶傑先自睡了，承芳自己躺在炕外，懶轉反側，滿腹的愁思，都湧上心頭，心想寶傑既然決定不願意回天津，再勸他也是無效，自己惟有忍心先捨他而去，叫他絕了念頭，那時他就回天津去了。主意打定，才朦朧的睡去。轉天公司裏的徐先生又來催促着寶傑走，寶傑索性對徐先生說明了，絕對不回天津。徐先生還要勸他，承芳暗地向徐先生擠了擠眼，徐先生莫明所以，也就不再說話了。承芳道：「徐先生！他不願意去，你也不必強叫他去，可是徐先生也主不了林經理的事……」說着，轉身向寶傑道：「你可以同着徐先生到公司走一趟，對你舅舅說一說，也好卸了人家的責任啊！」徐先生點頭道：「您說得這話有道理。請孫少爺辛苦一趟吧！」寶傑道：「這倒可以，不過現在天快黑了，還是明天去吧！」承芳在身後暗向徐先生擺手，徐先生道：「不成！還是今天去一趟吧！」承芳也插言道：「要去還是

今天去，明天去還有什麼用。」寶傑被她說得不過，遂同着徐先生，一同出了家門，雇了兩輛洋車，直奔公司去了不提。却說承芳見他們去後，王姨媽走進來，進門先呀了一聲道：「怎麼孫先生同着朋友走了，上街了嗎？俺給你們預備下酒菜趕快來給你們送信，他倆却先走了！」承芳勉強陪笑道：「又勞王姨媽受累，我這裏謝謝了！」說着向王姨媽深鞠一躬，又道：「我求你一件事，請你給我借紙筆來用一用！」王姨媽笑道：「你是描花樣兒嗎？可多給俺描上兩張，俺才給你借去呢！」承芳順口答應道：「是描花樣兒，多描幾張送給你，快些拿去吧。」王姨媽叨念着道：「這麼些日子，不知道會描花樣兒，知道，早就煩……」一邊說着，一邊走出去，功夫不大，捧着筆硯走進來，放在桌上，又把洋油燈給擦乾淨了，加了洋油，點亮了，坐在一旁催促道：「快描吧，俺也開一開老眼！」承芳皺了皺眉頭道：「不成！我有一個毛病，有生人看着描不好，也想不出花樣兒來，請王姨媽到後邊吃飯去吧，吃完了飯，都收拾好了，請過來看正好！」王姨媽一想也好，省得家裏邊一個個大眼瞪小眼的等着俺吃飯，去去再來也好，遂笑嘻嘻的走了。承芳等王姨媽去後，悄悄下炕，把屋門關了，把窗帘拉上，把燈火擰大了，斟上些水，磨了墨，舖開紙，蘸了筆，思索了一會兒，徐徐的寫下去。頭一封是給寶傑的，上寫道：

寶傑哥文鑑：伯母大人抱恙，應火速返津，以盡爲人之道。我哥愛我獨厚，不

忍遽離，衷心銘感！因我一人，累及我哥不能盡其孝道，妹之罪莫大焉。故決心毅然捨此而去，請哥勿以我爲念，速移愛我之忱，急作歸里之念，來日方長，必能重見，千乞前途珍重。臨書不盡欲言！

妹承芳留筆

又寫了一封信給徐先生，上寫道：

徐先生台鑒：余在此，寶傑必不忍離去，今余決忍心捨去，死其念頭，請先生勞神護送寶傑登輪返津，以盡其孝道，余感同身受，永念不忘也，肅頌萬安！

承芳留言

寫完了這兩封信，手腕已經顫得不能再寫了，淚如雨降似的掉下來，放下筆，勉強着鎮靜了一會兒，用衣袖擦了擦眼淚，忙換了一件藍布衫，換下一雙舊鞋子，看了看信，用硯壓好，把燈火擰下去，悄悄溜出房門，把房門倒着掩好，蹣手蹣腳，慢慢的開了大門，溜了出去，街上漆黑對面看不見人，承芳恐怕被人看見，趕快的轉過房角，却見一個小脚的婦人迎頭走過來，借着星光一看，好像尤二嫂的模樣，嚇得承芳抽身閃在一旁，連氣息也不敢喘，幸虧尤二嫂一雙小脚，走路不得力，低着頭，只顧看地，沒瞧見承芳，從眼前走過去了。承芳搯了一把汗，又慢慢的向前走，打算雇一輛洋車，走出一里多地，却不見一輛洋車。道旁有一株一株的大樹，被風吹得，刷刷作響，承芳覺着毛

骨悚然！正在畏縮不敢前進，忽見遠處大道上有兩盞明燈，帶着土飛將過來，汽車的喇叭，嗚嗚的響了兩聲，承芳心中一動，心說汽車往這兒來，恐怕就是徐先生和寶傑來了。吧，若被他們看見，再想走就不成了，忙把身子藏在大樹之後，轉眼之間，那汽車已來到眼前，承芳偏着臉，從樹旁偷偷一看，汽車裏果然是徐先生和寶傑，承芳幾乎要喊起來，自己心中一驚，忙用手捂上了嘴，抽身繞過樹去，又往前踉蹌的走去。走出不遠，迎頭有一輛洋車，拉着車把，唱唱嗩嗩的走過來，承芳把洋車叫到眼前，拉車的看了看她，說是已經到了時間，不能再拉了！承芳苦苦哀告道：「謝謝你，再拉我一趟，我家裏有病人，我得快去看看！」拉車的道：「拉什麼地方？」承芳道：「南山底下就成了！」拉車的又道：「太遠！太遠！不能拉。」承芳忙掏出幾張鈔票，遞到車夫的手中，急道：「你就快些辛苦辛苦吧，那兒不是做好事！」車夫接過錢向承芳上下打量打量，才放下車把。承芳這時兩腿酥軟，好似失去了知覺，連洋車都上不去，還是車夫把她扶上去，車夫看她這種情形，知道她心中有事，拿了人家這麼些錢，還不給人家効効力，拉起車把，飛也似的跑起來。約摸有十幾分鐘的光景，繞過兩個洋灰橋，已經是路靜人稀，燈光暗淡，入了恐怖世界。迎頭一個警官，見夜間女子獨行，直奔荒郊，攔住盤詰了一會，承芳幸虧都答對了，又接着往前走，承芳嚇得縮成一團，等到車已拉至山脚，承芳走不下車來，還是車夫把她扶下來，手扶着樹根，完了定神，車夫已經走遠了，

她才慢慢的向前走去。雨後的山道，滑得非常難走，加以滿天陰霾，遮得星月無光，黑漆漆的看不見道路，所好她對這條山路還記得清楚，渺茫着向前走，兩腿無力，剛剛走了兩步，滑了一個馬兒爬，摔得半晌才爬着坐起來，喘吁了一會兒，掙扎着站起來又向前走，不提防一塊枯樹折根，又將她摔倒，正摔在碎石角上，撞破了天靈蓋，鮮血暴流，登時昏將過去，人事不知。過了半天，才被清風吹過來，用手摸了摸腦蓋，抹了一臉的鮮血，她也不知道，她還是拚命掙扎的向前走，她的腦子受了震動，好像是有點神經錯亂了，就見她那分別多日未見的慈母，獨自一人，站在前邊大樹的後面，眼含着淚，臉帶着笑，向自己招呼，急得承芳一驚，拚命的向前奔去，跌了一個跟斗，爬起來，又往前跑，跑到那大樹近前，摔了不知有多少跟斗，眼看着母親撲入她的懷去，她的嘴鼻都破了，她還沒命的掙扎，抬頭看時，不見母親，却見寶傑站在一個峭壁上，抱頭要跳山自殺，她想，一定是因為失了她要自殺，他又沒命的向前跑，一邊跑着，一邊大聲喊道：「寶傑我在這兒了！我在這兒了！」脚下石塊，摔得她跌倒在地，若不是被樹擋住，還不知軋轆下多遠去。這時她的皮肉好像沒有知覺，掙扎着爬了起來，再看時已不見寶傑的影子：她又接着往前狂奔，走了不遠，又看見她的母親站在前邊，及至追到近前，又不見影兒，却又發現了寶傑的影子，她這樣是神經恍惚了，不知不覺中，却已跑到半山之上，自己的家門，她却不知，繞到後園，看見自己的豆棚，思潮立時澎湃起來

，想起當初和寶傑在豆棚談話的情形，一時神志清醒了許多，再轉眼看時，驀然發見梨林中有一座玫頭，承芳心中一驚，忙從短棘籬牆躍過去，衣服被樹枝勾住，啞的一聲衣服破了，把承芳整個的跌進園裏去，她來不及坐起來，就葡萄着爬到坟前，坟前插着一塊木碑，前邊還有一個土砌的小桌。承芳爬到近前，攀着木牌坐起來，因為是刨的白木板，上邊寫着斗大的黑字，雖然在星光暗淡之下，却也看得清楚，上寫幾個觸目驚心的大字道：「宜人徐謝氏之墓」承芳辨得出是她父親的字體，登時仰身倒在木碑之旁，昏將過去，半晌，才哭出聲音，喊着：「我那不能見面的……媽……」她哭得已經沒有聲息，驚起了前院的黑犬，一陣狂吠，似風如電般的跑到坟前，牠已認不清是分別已久的小主人，因為她衣服破襤，滿面是血，淚混合，牠當做賊寇，向前猛撲，照定她的身上狠命的咬了幾口。承芳已經氣息奄奄，被黑狗在腰上脖間，咬了幾口，驚嚇氣閉，登時氣絕。失女喪妻的徐道全，滿心憂愁，老淚縱橫，入夜不能成寐，突然黑狗狂吠後奔，又聽一陣女子哭聲，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忙下了炕，穿好鞋，點着手提洋油燈，繞過住房，向後便跑，遠遠的看見黑狗，還在坟前對準一塊黑洞洞的東西亂咬狂吠，徐道全向前緊跑過去，借着燈光一照，見是一個女子，衣服已破，滿臉血泥，辨不出眉目，他忙把黑狗喝住，用力踢了牠一脚，趕緊提着燈走到近前，提着燈，臨近一照，才認出是自己的女兒，這一驚非同小可，把燈放在地上，蹲下身去，摟住承芳的頭，用衣袖擦了擦

她臉上的血跡，看出正是承芳無疑，就抱頭大喊：「承芳！承芳！」老淚縱橫，哭得全無聲息。承芳在昏絕之中，隱隱聽得有人呼叫，使盡十二分的力量，才把眼皮睜開，只見面前有一人，面目看不清楚，想哭也哭不出來。徐道全把燈拉到目前，又大聲喊道：「承芳！承芳！你認得我嗎？我是你的爸爸！你看看！」承芳隱隱的聽出爸爸兩字，因為光線不充足又注目的看了看，才認出是父親來了，只喘了兩口大氣，一聲也哭不出來。徐道全哭道：「承芳，可憐的孩子！你媽……爲你已經得病……死……死了，你這是從什麼地方來，怎麼這……這……這樣了！」承芳在朦昏中聽見，心中好似刀絞一般，一陣痛心，張了張口，將眼閉上，一個純潔可憐薄命的女兒，從此便玉殞香消了。徐道全叫了幾聲不答應，推也不動，摸了模她的嘴唇鼻頭和胸口，完全冰涼，一點氣息也沒有了。徐道全抱着女兒的屍首，痛哭得死去活來。正在這時突聽一聲哀鳴，闖來一人，跑到燈前，翻身伏在承芳的身旁，也痛哭起來，你道此人是誰？就是承芳名義的丈夫孫寶傑。原來他同着徐先生，一同回家之後，徐先生沒下車便走了，寶傑推門而入，心說大門爲什麼不關，及至走到屋前，見窗內漆黑，一推門，也是虛掩，推開屋門，叫了聲承芳，不見有人答應，忙跑到桌前，把燈火擰起來，不見屋內有人，却見桌上硯下壓着兩封信，在旁還有白紙一枝毛筆。寶傑心知有異，忙用手將硯拿開，將兩封信看了一遍，沒等看完，淚如雨下，轉身便往外跑，因爲他在途中，看見一個人影兒，好

似承芳模樣，萬沒想到正是她出走，天到這時，她是沒地方可去，一定是回到南山去了，遂趕緊順着大道跑下去，心中悔恨不該到公司去，更後悔不該叫徐先生回去，不然坐上汽車，也可以把她追上，這樣恐怕晚了，她若回到家中，她的父母，當然不叫她出來了！寶傑心裏這樣捉摸着，順着大道，向前跑去，打算叫一輛洋車，却不見一人，只得沒命的向前跑，剛剛跑到一道洋灰橋上，警官見他狂跑，攔住盤問，寶傑一時不知所答，遂道：「我們家裏的人，突然瘋了，跑上南山，我這是找她去的。」那警官道：「是一位年青的姑娘嗎？方才坐着洋車跑過去了！」正說着話，遙見燈火閃閃而來，那警官喊道：「喂！那輛洋車就是拉姑娘去的！」說着喊了兩聲洋車，那洋車迎頭跑來，警官問將那姑娘拉到什麼地方去了？車夫說拉到南山大道之下，她就上山去了。寶傑不容分說，跳上洋車，急道：「你快拉我去，多給你錢！」洋車夫趕緊拉起車把，又飛跑回去，剎時拉到山脚之下，寶傑也忘了給錢，拔腿向山上飛跑，車夫有心向前追趕，又怕洋車被人竊去，反不值得，好在方才承芳給錢不少，只是多拉了一趟，也就忍氣走了。寶傑一口氣跑上很遠，因為山中黑暗，五步之外，不能見人，隱隱聽得有尖銳的呼聲，好似承芳的聲音，寶傑大聲呼喊，却不見人答應，及至跑到山上，却聽一陣哭聲，非常悽慘，令人酸不忍聞，寶傑站足一看，正是徐家的後園遠，見一座新坟，坟前燈光，照着一個鬚髮慘白的老人，正在撫地痛哭。寶傑看了一怔，暗中叫聲不好，忙飛身躍過短籬



筐，跑到坟前，伏身仔細一看，老人所哭的人，正是承芳無疑，但見她渾身衣服破襤，滿面血跡；慘不忍睹，瞋目長逝，毫無氣息。寶傑一陣心痛，有如刀割繩絞一般，翻身撲倒在地，抱着屍身痛哭慟嚎起來。倒把徐道全嚇了一跳，忍住了淚，將寶傑推在一旁，問他是誰？寶傑也顧不得說話，哭得越發悲痛了！這功夫驚動了鄰人，都來相看，有人認識寶傑，向徐道全道：「徐大叔！大姐幾時回來的？這個人就是那個壞人！」徐道全這時心如粉碎，那裏顧得了許多，衆人厲聲罵道：「你這小子，把徐大姑領到啥地方去了？人命官司，你可要償命呀！」寶傑方待說話，衆人一擁，向他拳打脚踢，徐道全向前攔住道：「衆位街坊們，請慢動手，我得問一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然後再打不遲！」大家說：「對！問問他，俺們也明白明白！」徐道全過去再拉寶傑，他竟自伏在坟旁不動，氣息奄奄。徐道全急道：「大家幫着我把他搭進屋裏去救一救，不然又是一條人命！」大家說對！七手八腳，將寶傑搭進前院屋去，灌了幾口水，大家一齊拍叫，半晌才將他叫過來，寶傑睜眼看時，眼前只有兩個老婦人看守，那些人們，又到後園去救承芳。寶傑不知怎的，自己却來在屋中，剛要向人問話，一個老婦人道：「你知道你惹下人命官司了嗎？打死人得要償命的！」寶傑道：「我沒有打死人怎麼把我看在這屋裏了？」一個老婦人急道：「俺看你像個白面書生，決不能做出啥壞事來，可是遲些時他們來了，就是徐大叔不追究，他們也不能輕饒你，你還不快些逃命去嗎？」寶傑哭道

：「承芳死了嗎？她怎麼死的，我也情願叫他們打死在這裏！」另一個婦人焦灼道：「你死在這裏有啥用？人家徐大叔也不知道！」那婦人道：「你快走吧，按說俺們不能叫  
你走，俺們這是修好做德，你快走吧！」說着推着寶傑出了屋門，指示他一條小道，叫  
他趕快逃去。兩婦人等他走了多時，才故做驚慌，向後園跑去。這功夫一羣人提着燈籠  
，搭着承芳，正向前走，一個壯漢問道：「李大媽！那個姓孫的呢？」一個婦人道：「  
他……他……跑了！」那壯漢道：「從啥地方跑的？快快的追他！」徐道全揮淚道：「  
不要追他，叫他去吧！」那些壯漢吶喊了一聲，順着大道，追趕下去。徐道全同大家將  
承芳搭進屋去，料理後事，不在話下。却說孫寶傑順着老婦人指示的小道，蹣跚慢走，  
剛剛走出不遠，就聽後面一陣喧囂，一個燈光，隱隱的照出一簇人順着大道跑下去，  
寶傑才信老婦人真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嚇得不能行動，伏在亂石後一株大樹的後邊，喘  
息半晌，才穩定了心神，又慢慢的向前走，這條小道，是山中農人打柴走的，崎嶇不平  
，非常難走，偶一不慎，就有跌落下去的危險，他走的非常之慢，剛剛走到半山之中，  
猛一抬頭，却見一堆人打着燈籠，從半山中繞着走過來，又向這邊尋找，眼見着向前走  
來，嚇得寶傑沒處掩藏，忙向旁邊退了幾步，道旁有一片青草亂石，寶傑只得滾身藏進  
去，嚇得縮成一團，抖戰不定。功夫不大，就聽一陣喧嚷，有人道：「俺在遠處看着這  
邊有個人影兒，怎的會沒有了？」有一個聲音尖銳的人道：「你真是夜貓子的眼，這麼

遠你就會看見人影兒，那兒的人？你找吧！」大家笑着走過去了。寶傑聽得一些聲息沒有了，才慢慢的抬起頭來，瞧了瞧沒有人了，才慢慢的站起來，又往山下走，他恐怕下山後，被警官見疑，就在山脚下小樹林裏坐下，等到天光微明的時候，再慢慢的走，因而想起當初到山中散步的經過，又想起和承芳初識的時節，一切過去的縮影，都在腦海中映出來，他踉踉的向前走着，自己好像是一個沒有歸宿的流浪人，不知往什麼地方去是好，想到承芳身上，猶如一場春夢，他不信是事實，抬頭看了看太陽已經從山後鑽出來，他止住脚步，坐在道旁一個傾倒的石碣上，兩手摸着腦袋，清醒了片刻，想到昨天夜裏的事，說是事實又好像南柯一夢，說是做夢，又好像是事實，他的腦海已經陷於混沌狀態了！他這時反不悲痛，因為他懷疑是做夢，決意回到王姨媽處看一看，遂起身向前走，走出很遠，才看見洋車，寶傑一擺手，跳上洋車，洋車夫問他什麼地方？他好像沒聽見一樣，後來車夫急了，放下車把問他，寶傑才知道，告訴給他，不多一時，拉到王姨媽家，跳下車去，見大門已緊閉，寶傑用力敲了幾下，王姨媽和尤二嫂正在寶傑的房中大驚小怪的議論紛紛，聽得有人叫門，王姨媽開門一看，却是寶傑，呀了一聲道：「俺的老佛爺！你們都跑到啥地方去了？徐小姐呢？」寶傑聽她一問，心裏已大起恐慌，也不答話，一直闖進屋裏去，尤二嫂正抱着小孩餵奶吃，寶傑四下一瞅，沒有承芳的影兒，猛然間看見桌上放着的紙筆硯和承芳留下的字跡，依然存在，跑到近前看了看，

這才證明昨夜的事完全是事實，登時一陣昏痛，摔倒在地。王姨媽和尤二嫂大驚失措，神嚎鬼叫，大喊救人！驚動了四鄰，大家過來七手八腳，將寶傑抱着坐起來，這個拍背，那個呼喚，有的人拿來許多紅靈丹等類的急症藥品，一路救濟，功夫不多，幸而甦生過來。當地的警官也來了，問明他和松記公司林經理是親戚，忙給公司打了一個電話，不多一時林鑑堂和徐先生坐汽車趕到，將寶傑扶上汽車。王姨媽見有錢的親戚來了，僞稱拖欠日用費很多，林鑑堂登時又給了王姨媽幾十元錢，才算了事。林鑑堂就急將寶傑送到醫院，醫生說：「他的腦部心臟受的刺激太重，若再晚來些時，恐怕在神經錯亂，不容易救治了！現在雖然不十分嚴重，但是必須在院中好好靜養，否則恐怕還要發生什麼變化的。」林鑑堂聽了，囑托大夫經心的治療，多給報酬，並留下徐先生在院中照料寶傑。徐先生等林經理去後，大夫都換完了藥，徐先生把女看護支使出去，才問起始末的情形，寶傑滿臉憂悒，把不得對人發洩發洩，遂將從頭至尾的情形對徐先生說了，一邊說着，一邊淚珠兒似雨般的流下來。徐先生想起徐小姐對他暗地使眼色的時候，才知道她是早已下了決心，像這樣的女人，實在是世界上少見的人兒，她爲了助成寶傑盡他的孝道，寧可犧牲了自己的情愛，不過她因此喪命，實在太以的可惜了！徐先生這時也覺鼻酸，忍不住落下淚來。他知道寶傑這時的心情已經粉碎了，不知用什麼言語來安慰他，可是寶傑一陣神志昏迷，就大喊承芳，又哭又鬧，到了天晚，徐先生看着寶傑睡

了，才囑托女看護加意的看護他，自己走出醫院，回到公司，林經理已經回公館了，他又趕回林家。林鑑堂問起寶傑的事來，徐先生就把寶傑和承芳的事說了一遍。林鑑堂道：「這可以說是一場孽緣吧！徐先生，你也不是外人，我有什麼事也不瞞你，本來寶傑和我們的惟玉，感情上很好，雙方意志也很相投，就是有那個女人纏住了他，弄得一場糊塗，現在那個女人既然死了，或者是寶傑轉運的日子來到了，我想……」說着略一沉吟，徐先生笑道：「經理的意思，我都明白，孫少爺將來前途不可限量的，不過他現在受得刺激太深了，大夫不是說了嗎，應當叫他好好的靜養，不宜再使他多有思慮！」林鑑堂搖着頭道：「我想着有一個一舉兩得的辦法，就是寫信給天津，接他母親前來，一則可以看護他的病，減少了我的責任，再則等他的病好了，就趁他母親在這兒，就把我一樁心願了結，你看好不好？」徐先生沉吟一會兒道：「這倒是個辦法，可以辦，不知孫老太太能來不能來？」林鑑堂道：「但看信是怎樣寫法，若是說寶傑病重，思母心切，她一定會來的。」徐先生道：「那麼，不如打一個電報去，倒比寫信有效力！」林鑑堂道：「好得很，你就撰一個電報文吧！馬上就發出去。」徐先生把電報撰好，唸給林鑑堂聽了，隨着發到電報局去。天津的孫老太太，連接林家的來信，說明寶傑在煙台胡鬧的事，因為自己坐不慣輪船，正愁沒法來，突然又接到電報，急得沒法，本來就是這麼一個孩子，當初一到煙台養病的時候，孫老太太就有心同着寶傑一起走，被寶傑的

父親攔下了，現在接了電報，事出無奈，只得預備行裝，帶了一個老僕一個老媽子，三人一同搭上輪船，兩天之內，就來到烟台，直奔林家而來，林鑑堂正在公司，家中只有惟玉和三個老媽子，惟玉從嬰孩的時候到過一次天津，她那裏認得姑媽，孫老太太一進門，先問老媽子：「你們老爺在家嗎？」王媽道：「俺們老爺在公司咧，小姐剛放學回來！」惟玉早已聽說姑媽要來，正在屋中收拾東西，聽得院中一陣人聲嘈雜，忙出門看時，見一個年約六十來歲的老婦人，一隻手扶在一個老媽子的肩上，正和王媽說話，就聽老婦人道：「你們小姐在家也好，就說我是她的姑媽從天津來的！」惟玉才知道確是姑媽來了，三步兩步，跑到近前，先深深的鞠了一個躬，又拉着孫老太太的手道：「姑媽，您好哇！」孫老太太看了一怔，上下打量一下，啣了一聲道：「你是惟玉姑娘嗎？怎麼你倒認識我，我可不認識你了，女大十八變，你怎麼出落得這麼標緻，像一支水葱兒似的！」惟玉笑道：「姑媽太誇獎我了，快到屋裏坐吧！」說着，扶着孫老太太的肩，先讓到大客廳去，惟玉親自斟茶點烟，趕快打發老媽子去打電話，功夫不大，林鑑堂從公司回來，姊弟多年未見，相見之下，自有說不出的快樂，彼此說了會兒閑話，林鑑堂請孫老太太到上房去休息，惟玉和老媽子扶着孫老太太，躺在沙發上休息，林鑑堂道：「大姊！一路勞頓，想些什麼吃，叫她們做去，吃完了先休息會！」孫老太太道：「不！我不大很累，稍爲休息片刻，你就領着我一同到醫院去吧，寶傑的病，現在怎樣了

「林鑑堂笑道：『姐姐放心，寶傑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病，我去電報，是爲的請姐姐來有事商量！』就把寶傑和惟玉訂婚的經過，以及寶傑在山中結識承芳的情形，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孫老太太一邊聽着，一邊不住的瞠着惟玉，惟玉有些不好意思，低下頭去，小臉通紅。孫老太太嘖嘖舌道：『寶傑這孩子，真是沒有造化！放着書香門第如花似玉的人兒不要，却跑山上結識野村女，這真是自作自受了！現在那村女死了，他有什麼打算呢？』林鑑堂道：『因爲那女人死的日子不多，恐怕寶傑精神上不佳，還沒對他說什麼！』孫老太太道：『這件事你就交給我吧！管保成功的，』林鑑堂道：『我請姐姐來，請你看一看寶傑的病，再說也可以。這件事就交給你。』孫老太太拉着惟玉，笑道：『大姑娘別生氣！不要和寶傑一般見識，有什麼事都看在我身上，咱們是親上加親，還有什麼說的嗎？』惟玉通紅着臉，低頭不語，孫老太太笑道：『你心裏樂意不樂意呀？現在這年頭兒，不能由父母專主，總得本人同意！』惟玉低頭不語，孫老太太非問不可！逼得惟玉沒法，只得微微的點了點頭。孫老太太笑道：『惟玉姑娘，咱們三個人一同到醫院中去看看寶傑，怎麼樣？你願意去嗎？』惟玉點頭笑了笑，林鑑堂笑道：『正好，汽車還在門外邊呢，咱們一起走吧，』惟玉湊在孫老太太的耳邊道：『姑媽！請你等一等，我換一換衣服就來！』孫老太太拍着她的肩頭道：『好，快去快來吧，』惟玉笑嘻嘻的跑了去，大約有十分鐘的光景，他天眯眯的走進來，換了一件蔚藍色暗花

的旗袍，臉上輕調脂粉，薄點口紅，比較方才，又鮮豔了許多，真像一支出水芙蓉般的標緻，孫老太太啣了一聲，站起來，用手帕擦了擦眼睛笑道：「這還是我們惟玉姑娘嗎？不是方才從美人畫上走下來的！」惟玉嫣然一笑，過去摻扶着孫老太太，林鑑堂吩咐王媽先照料着孫老太太帶來的男僕老媽吃喝，不用預備晚飯了！王媽唯唯答應，林鑑堂在前邊，惟玉扶着孫老太太在後邊，三人一同上了汽車，汽笛鳴鳴不多一時，來到醫院，向看護的聲明了，才一同走進病室。寶傑正躺在牀上，回憶承芳死的可憐，淚如雨下，已經沾濕了枕頭，正迷茫間，突聽屋門一響，看護閃身一旁，頭一個是林鑑堂，身後便是惟玉扶着母親來了，真出他思想之外，因為他心裏還惦念着母親病了，自己爲着承芳的事，不能返津，現在母親怎麼會來了，孫老太太走進門便看見寶傑躺在牀上，滿面淚痕，精神憔悴，反不如在天津的時候滋潤，登時呀了一聲，緊走了幾步，到了床前，拉住寶傑的手，眼裏含着淚道：「我的寶呀！你這是怎的了？」寶傑掉着淚，臉上帶着笑容道：「媽！我有一點小病，不要緊，怨是幾時來的，聽說您也病了，是嗎？」孫老太太只好順口答應：「是，早已好了！我是今天剛來的，我們一同來瞧瞧你，我看你還是到舅舅家去養着的好。」一個人住在醫院裏多麼寂寞，到舅舅家裏，有我和你舅舅照料你，還有你表姐——」說着轉頭一瞧惟玉，見她低着頭，一手舉着手帕，捂着眼睛，肩頭一抖一抖的顫動。寶傑看得清楚，知道她是見了自己病態，心中難過，自己更覺



慚愧，幾乎無地自容，將臉掩在枕頭上，也就淚如雨下了，孫老太太不知他們個中情緒，還以為是難為情呢！林鑑堂出去和大夫商量妥當，把寶傑接到家中，每天大夫去診治。大夫和林鑑堂是要好的朋友，也就答應了。孫老太太和惟玉兩人扶着寶傑下了床，給寶傑戴帽子，慢慢的扶他出了醫院，扶上汽車，嗚嗚的走起來，汽車一顛波，寶傑一陣惡心：嗓子發酸，哇的一口，嘔吐在惟玉的胸前，順着綢衫，流了一腿，惟玉忙掏出手帕去擦，滿汽車裏腥臭氣味。孫老太太偷偷向惟玉看了兩眼，見她却毫無厭惡的神氣，還和顏悅色的問寶傑道：「寶弟！你怎麼了，顯得慌嗎，我抱着你吧！」說着，將寶傑上身，斜着抱在懷裏，寶傑閉着眼睛，只覺頭暈。孫老太太見惟玉這樣耐煩，真要是嫁了寶傑，豈不是他一生的幸福！心裏一喜歡，不由的笑出來。惟玉一抬頭，自己覺着有些不好意思，臊得小臉泛起紅雲，低下頭去，覺得有些進退維谷。孫老太太道：「惟玉姑娘！你是他的姐姐，痛愛你的弟弟，叫我看着也歡喜呀！」這一句話說得惟玉更難為情了。這時汽車已停在門前，林鑑堂從前邊跳下車去，汽車夫開了車門也幫着來扶寶傑，林鑑堂吩咐老媽子收拾書房，惟玉攔住道：「那還來得及，再說在前邊也不宜養病，我姑媽也不得照料，還是叫寶傑弟住在我的房中，連姑媽也住在那屋看着他，我挪在書房去好了！」林鑑堂笑道：「這是你自己說的，我若是這麼說，你倒未必願意呢！」惟玉嫣然一笑，和孫老太太兩人扶着寶傑到了自己屋中，惟玉忙把床收拾好了，扶着寶傑

鋪下，拉過一床簇新的花氈給他蓋上，又把小沙發椅子推到牀前，安排孫老太太坐下，吩咐老媽子斟茶點煙，惟玉又跑到廚房張羅着做菜，不多一刻，在飯廳中已經安排好了，惟玉又跑到自己的房中去請孫老太太吃飯。孫老太太問寶傑道：「寶呀！你吃點什麼？餓不餓？」惟玉笑道：「姑媽放心，我已經給表弟預備好了，八寶素湯飯，還預備好十錦小菜呢！」寶傑笑道：「叫姐姐這麼操心受累我實在的有些不忍！」孫老太太笑道：「你知道就成了，將來再報答人家吧！」惟玉紅着臉，扶着孫老太太一同到了飯廳，林鑑堂站在飯廳前邊等候，大家入座，老媽子把飯菜一樣樣的擺上來，孫老太太吃着非常可口，問是那個老媽子做的？王媽道：「這是俺們小姐照料着做的！」孫老太太拍着惟玉的肩頭道：「嗚呀！我的活寶兒，你可愛煞我了，我在天津的時候，親戚朋友家裏的姑娘看見過多了，不是看雷影，就是聽大戲，再不然就是跳舞，那裏有知道治家料理的姑娘呀，像你這樣，可算是摩登女魁元了！」惟玉聽得孫老太太說出「摩登女魁元」的十名詞，忍不住笑了！林鑑堂揷着小鬍子笑道：「姐姐太以誇講她了，她也是不愛幹什麼，今天見姐姐你來了，她是特別高興呀！」孫老太太道：「恐怕不是見我高興吧。她見寶傑出院平安回家，她才是真正的歡喜呢！」這一句話說得惟玉越發難爲情了，低頭不語，孫老太太看着越發可愛，給惟玉揀了一點菜，惟玉忙站起來道：「姑媽，可折壽做我了，那有禮從外來的道理！」孫老太太道：「你對寶傑太好了，這是我替寶傑

敬你的菜，還客氣什麼？」惟玉這時心中完全把孫老太太看待成婆母娘一般，處處有禮，孫老太太歡喜得連飯也吃不下了。惟玉見孫老太太放下飯碗，忙親自去打手巾，端漱口水，又扶着孫老太太回到房中，低聲下氣的問寶傑餓不餓，寶傑搖頭道：「謝謝表姐！我不餓！」孫老太太道：「姐姐既然預備好了，多少你就用一點才對！」寶傑也答應了，功夫不大，惟玉叫王媽把湯飯擺在一個紅漆盤裏，放在床頭，孫老太太也勸着寶傑吃了一點，到了晚間，惟玉和林錦堂陪着孫老太太談天，談到十二點多鐘，才各自回屋睡了！寶傑神經上受了刺激，輾轉反側，不能入睡，方一入睡，就到了夢鄉，當初和承芳在一起的情形，像電影一樣，一幕一幕的在自己的腦海中映過去，夢到承芳在坟前臨死的時節忍不住大聲慟哭起來，把孫老太太從夢中驚醒，忙把寶傑叫醒，問他夢見什麼了？不要駭怕！寶傑那裏肯說實話，只說是胡夢顛倒，掃塞過去。可是方才睡去，又哀聲哭起來，這一次可把孫老太太嚇着了，她說這一定是有什麼邪魔外怪來纏住了他，坐着看他一夜，等到天亮，忙叫老媽子去買些冥紙錫箔在當庭焚化，孫老太太手裏托着三盞酒，向紙上三酒，口中還念念有詞。惟玉在旁看着好笑。也不敢笑。孫老太太轉身道：「惟玉姑娘！這就好了，今天就不再做惡夢了。」到了晚晌，惟玉恐怕孫老太太一個人駭怕，要在屋中和孫老太太做伴，孫老太太歡迎得很，當夜惟玉坐在床前，伺候着寶傑，孫老太太坐在床邊，和惟玉談些閒話，看着寶傑睡去，聽了聽果然漸漸睡去，功夫

不大，就見他身體發抖，慢慢的說起囁語來，口詞不清，孫老太太低聲問道：「惟玉，你聽他說些什麼？」惟玉伏在床前，只細聽了片刻，聽他口口聲聲，說着承芳承芳，說着又哭起來，孫老太太忙把他推醒，叫道：「醒醒！你又做什麼夢了？」又扭頭問惟玉道：「你聽他說的是什麼？」惟玉見寶傑已醒，不肯實說，向孫老太太擠了擠眼兒，孫老太太也就不問了。惟玉給寶傑倒了一杯水，返到他的近前，他突然拉住惟玉的手不放，嘴裏似有聲似無聲的叫着承芳！孫老太太不知是什麼意思，不住的瞧着惟玉，把惟玉的臉臊得通紅，惟玉明白他是受了刺激過深，心裏還想念着承芳，這時只好安慰他，不然他更受刺激了，遂輕輕的答應了一聲。寶傑精神爲之一振，面帶着淚，大笑起來。孫老太太在旁看得愣住了，心說寶傑這樣，還不是瘋癲了嗎？急忙把惟玉拉在一旁問他說的都是什麼話？惟玉嘆了一口氣道：「他說的承芳，就是他那已死的愛人，可見他的神經受了很大的刺激了，這也不是什麼神什麼鬼的，還得送他到醫院去趕緊療治不可，不然的話，恐怕形成一個神經病的人，後悔可就晚了。孫老太太到這時已不敢拗執，和惟玉坐了一夜，轉天清早，把他叫醒後，問起昨夜的事，他好像全然不曉，也知道對惟玉和氣談話，和孫老太太談些天津家庭中的事。孫老太太看着他好了，又打算不到醫院去。和惟玉一商量，還是住醫院的好，當天就遷入從前那醫院裏去住，寶傑思念承芳的心情，無時忽失，總是覺得對不起承芳，心有所思，無心中在言語中流露出：「自己是對

不起徐承芳！」說着淚如雨下。惟玉道：「現在那徐小姐既已死了，還有什麼對得住對不住呢？」寶傑道：「她死完全爲的是我，完全爲的是我的母親，假若我不走，她一定不會死的，我想……」惟玉道：「寶傑弟！你想怎樣？我有主意也可以替你想！」寶傑突然破涕爲笑道：「姐姐！真的嗎？」惟玉道：「我幾時對你說過謊話！」寶傑道：「我的心裏對那承芳總覺不安，我想到山上給她燒些紙錢，了了我的心願！」惟玉道：「我也是這麼想，我對承芳姐姐爲人也是非常欽佩，不過……」寶傑突然從床上坐起來，拉住惟玉的手道：「姐姐！真的嗎？咱們倆同去好不好？」惟玉道：「可以！可以！不過我得對姑媽說一聲才成！」寶傑道：「千萬不要告訴我母親，告訴她就不讓去了。」惟玉笑道：「我自有的話說，你就不用管了！」寶傑道：「那麼咱們幾時去呀？」惟玉道：「等一等我和姑媽商量商量再說，大概姑媽會答應咱們的。」正說着，孫老太太一推門走進來，惟玉忙把手撤回來，寶傑也躺下去，臊得惟玉小臉通紅，向孫老太太道：「您到廁所去了嗎？」孫老太太笑嘻嘻的道：「是呀！寶傑的精神很好，再坐一坐不好嗎？」寶傑果然坐起來，惟玉恐怕孫老太太誤會，遂湊到孫老太太近前道：「姑媽！寶傑弟的腦筋，深深印住了承芳的事，夜裏胡夢顛倒，或者是那女人的冤魂不散，我想同着寶傑弟同到山上，給她燒些紙錢錫箔，不知好不好？」孫老太太是最迷信的一個人，聽惟玉這麼一說，正中下懷，點頭道：「你說這話，我早有此意，不過他還有着病，一時

還不能去。」惟玉湊到孫老太太的耳邊道：「寶傑弟的病，就是神經上受了激刺，只要把他的激刺去了，什麼病也就沒有了。」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一坯黃土觸景傷心 兩行紅淚癡郎得意

孫老太太道：「這麼他願意去了嗎？」惟玉道：「方才我已經和他說好了他願去。」孫老太太道：「你們倆太年青，我同你們一塊兒去好不好？」惟玉道：「那更好了，咱們明天去得了！」孫老太太當時又問了問寶傑，寶傑歡喜得很，娘兒三個，決定好了，轉天清晨，孫老太太叫當差的買好了冥紙錫箔之類，坐着林鑑堂的汽車，一同去到南山，下了車，惟玉扶着孫老太太，當差的扶着寶傑，一行四個人，當差的拿着應用物件，一同向山上慢慢的走，因為孫老太太走得很慢，寶傑的精神很好，扶着當差的在前邊走，剛剛望見徐家的後園，忍不住落下淚來。惟玉勸道：「寶傑弟！請你不要難過，山上的風太大，不是要的。」孫老太太也顧不得瀏覽風景，也趕過去勸解。幾個人繞過山角，在短籬上，遠遠的望見園內兩座黃土坟，怎不使寶傑觸景傷心，淚似瀑布一般的傾下來，推開當差的，向前緊走了幾步跳過短籬，跑到坟前，定睛一看，果然是徐承芳的坟墓，突然翻身跌倒，痛哭起來。這功夫當差的已經趕到勸解，惟玉也扶着孫老太太走進來，孫老太太過去拉着勸他，一邊吩咐當差的焚化燒紙，惟玉觸景傷情，想起承芳這樣一

個多情知義的女子，一坯黃土，永遠不會復活，不由想到己身的前途，更不知落得什麼地步，不禁也落下淚來。正在這時，突然從身後走出一個老者，面目枯瘦，精神不振。問惟玉道：「這位小姐，你們是什麼地方的人？爲誰來燒紙錢？哭的是誰？」惟玉祇顧不語。那老者轉眼看見寶傑怔了半晌，寶傑也認得他是承芳的父親，登時又嚇了一跳。孫老太太忙問這位老者是什麼人？寶傑哭着道：「他就是她……她的父親！」孫老太太忙轉身走到徐道全的面前，深深施了一禮，陪笑道：「這位就是徐老先生嗎？我們來的莽撞，請不要見怪！」說着，拍了拍寶傑的肩頭道：「這就是我的孩子，他竟着太對不起你們小姐，我特來領着他燒些紙錢，了了心願！」徐道全兩眼望着寶傑，微微點了點頭，兩個枯陷的老眼，忍不住掉下淚來聲音發着顫道：「你就是孫老太太嗎？提起我們女兒的事，真是一言難盡，這也是怨冤緣，前生造定，大概孫老太太都知道了，可憐小女的母親，也因她而死……」說着一指坟頭，落着淚道：「只留下我一人，受這悽涼之苦……」說着，嗚咽已成聲。孫老太太是一個慈心人，忍不住也掉下淚來，吁嘆道：「老先生不要難過，你的生活問題，我們可以想一想辦法……」徐道全搖頭道：「我的生活不成問題，只是……」孫老太太明白他的意思，遂道：「我有一個意見，說出來不知你願意不願意？」徐道全道：「請孫老太太說吧！」孫老太太道：「我打算把寶傑拜你爲乾老兒，不知你意下如何？」徐道全含淚的眼睛露出笑意道：「我可担当不起，

那敢情是求之不得的了！」孫老太太轉身對寶傑道：「還不快去拜見你的義父！」寶傑就勢從地上爬起來，剛要叩頭，徐道全趕緊過去將寶傑扶起來，揉了揉眼睛，一指惟玉道：「請問這位小姐是誰？」孫老太太道：「這是我的外甥女，她名叫林惟玉！」說着叫惟玉道：「惟玉姑娘，快來見過徐大叔！」惟玉也鞠了一躬，徐道全道：「在這兒站着有些不便，若不嫌棄，請到寒舍坐一坐，可以多談片刻。」孫老太太道：「可以，我們就打攪吧！」徐道全在前邊引路，當差的扶着寶傑，惟玉扶着孫老太太，不多時來到徐家，寶傑向屋中四處看了看，景物依然如昔，可是不見其人，忍不住掉下淚來。徐道全先讓孫老太太坐下，喊來鄉童，燒水湖茶，孫老太太徐道全互談家世，惟玉才知道承芳是宦門之女，對徐道全的清高潔廉，越發欽佩！孫老太太恐怕徐道全難過，對惟玉和寶傑訂婚的事，也沒對徐道全說出，坐了一會兒，孫老太太怕寶傑過於悲傷，於身體不利，忙起身告辭，並勸徐道全一同下山去玩。徐道全搖頭道：「我們這裏沒有什麼可以款待孫老太太的，也不敢強留，可是我也不能下山，因為只剩下我一個人照料家園，那小短工是不可靠的，改天有暇，定去拜訪。」說着，徐道全親自送着孫老太太下了山坡，他才回去。孫老太太累得再也走不動了，惟玉和當差的兩人將她扶上汽車，當差的又把寶傑扶上去，汽車開起來，風馳電掣，不多一時，回到醫院。寶傑雖然身體疲憊，可是他的精神却好得很！大夫說是受了山中的空氣精神便會振作，孫老太太說是給承芳



燒了紙錢，她不來纏繞了，當時又叫當差的去多買紙箔，在醫院中燒了一回，大夫是位信教的，滿心不願意，因為看着林鑑堂的面子，又不好意思怎樣。孫老太太見寶傑精神很好，又對他提起結婚的事來，寶傑不肯再駁，只得答應下來，因為若再不答應，不但對不起惟玉，連自己的母親也對不起了。孫老太太聽他答應了，心裏一連念了幾聲阿彌陀佛！老菩薩！忙電話請來林鑑堂商議大事。林鑑堂道：「辦喜事一切的事項，早有徐先生一人籌備好了，不成問題，那麼我找個算命的先生擇一個吉日吧！」孫老太太道：「對！這個要緊，千萬把日子看得好好的！」林鑑堂踉蹌着走了，不消一點鐘的功夫，又折回來，說是已經看好了是七月十八日最好。孫老太太插指一算，連頭帶尾，一共才七天，遂笑道：「呀！一共才七天，我們也得預備預備呀！」林鑑堂笑道：「預備什麼，連寶傑的衣服被褥一切都製做停當，在飯莊裏舉行結婚禮，然後再我家中住些天，一回回天津去也好，就在烟台居住也無不可，姐姐不用操心了！」孫老太太道：「那有又聘姑娘又娶媳婦的道理，這麼着我得給天津打電報，叫他父親匯些款來才是！」林鑑堂笑道：「咱們親姐弟還有什麼分析，不必費事了，可寫封快信，報告姐夫知道，也就是了，至於用款的事，請姐姐不必分心，自有我辦理！」孫老太太笑道：「那還使得，咱們雖然是嫡親同胞，結了親又成了對頭親家了，俗語說：親是親，財是財，不可不分一分。」林鑑堂笑道：「惟玉過門去，姐姐你就是她的婆母娘了，只求你對她好好的，我

就如願了！」說罷兩人大笑起來，寶傑和惟玉兩人都紅漲着臉，面面相覷，很難爲情。孫老太太扭頭對寶傑道：「你聽見了嗎？還有七天就到良辰吉日了，我看你的精神也很好，不如出院回家，咱們也好預備預備。」寶傑不願意走，惟玉也來勸他，只得答應了，轉天天氣很好，林鑑堂親自來算了醫藥費，大家一同回得家去，林鑑堂早已找來工人將前院書房收拾乾淨，預備惟玉和寶傑結婚以後，臨時在那屋裏小住些日，再回天津。孫老太太進去看了看，一切安排得妥當，心中非常歡喜。寶傑一看新房，心中突然發生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觸，想起承芳的苦命，若是生在一個中上的家庭，境遇好的，和我早就達到美滿的地步了，何至於紅顏薄命，不幸夭亡！想到這兒，忍不住鼻酸落淚。孫老太太和惟玉早已看出他的心思，不敢再叫他留戀，惟玉更是聰明透剔，登時笑向寶傑道：「寶傑弟！我買了一個新式的九連環，拆下來上不去，你快替我看看去！」說着，拉着寶傑的衣袖，向後院去了。孫老太太知道惟玉是攔寶傑的悲傷，心中對惟玉越發的喜愛了！也從後邊趕過去。從惟玉的窗前經過，偷偷從窗中向裏一看，見惟玉正和寶傑坐在一起，兩人手持九連環，凝神注視，惟玉滿面笑容，不知怎樣逗得寶傑破涕爲笑，才算完事。孫老太太見惟玉對寶傑這樣殷勤侍奉，心中十分快活，遂悄悄轉回上房，和林鑑堂商議辦喜事的話去了不提。當天晚晌，孫老太太和惟玉依然是看守着寶傑，安睡一夜，倒也相安。轉瞬之間，七天已過，到了良辰吉日，親友們送禮的接踵而來，前後院

高搭簾棚，遍掛紅彩，綢緞帳文，懸滿四壁，軍樂隊也來到了在前庭奏起樂來。寶傑在後院突然間聽見音樂奏起來，如同刀絞心一般，登時神經一陣恍惚，痛哭起來。惟玉嚇了一跳，往前再對他說話，他好像沒有知覺，還是大哭不住，惟玉沒法，忙跑到上房把孫老太太請過來，兩手抱住寶傑，問他怎麼的了？寶傑大聲喊道：「承芳！你不是死了嗎？今天是你結婚嗎？」孫老太太一聽，扭頭對惟玉道：「壞了！他又來邪了，想必是那女人看見你們要結婚，她又生氣了，又來纏繞，這却怎麼是好！」林鑑堂也跑了來，急得不知怎樣是好，有心要把他再送醫院，可是良辰吉日，豈能再誤佳期。還是惟玉聰明，登時將孫老太太拉在一旁，低聲道：「寶傑弟是神經受了激刺，這時候唯一的挽救辦法，就是騙他，你就答應他，說是和承芳結婚，看他如何？」孫老太太連道好好好！轉過頭去，對寶傑道：「寶傑！這是你和承芳結婚！」寶傑兩手拉住母親的手道：「是嗎，你騙我吧，承芳……她已經死了！」孫老太太沒話可說，扭頭一看惟玉，惟玉站在身後擺手示意，孫老太太道：「她沒死，她沒死，這就是給你們結婚呢！」寶傑道：「不會的，我記得看見過她的坟了，怎麼會沒死！」孫老太太道：「那是騙你，好孩子，你躺下歇一歇，遲些時就給你們舉行婚禮了！」寶傑突然笑道：「果真的嗎？」孫老太太道：「是真的！你等一等就成了！」林鑑堂向惟玉拉了一把，兩人回到房中，惟玉換起新製的衣裳，又化粧了半晌，林鑑堂又跑到寶傑的房中，把新製的禮服拿出來，

給寶傑換了，寶傑這時好像在夢中一般，神經只認着是和承芳結婚，滿心歡喜，笑得閉不上嘴，林鑑堂指揮音樂隊奏起樂來，男女賓相分別陪伴新郎新娘，隨着音樂的聲音，步入大禮堂，來賓們大家都紛紛的拋扔紙花條，證婚人介紹人主婚人都相繼入位，司儀的喝起禮來，寶傑見新娘子頭罩粉紅長紗，看不清楚是誰，可是看她的身體却像承芳一樣，寶傑有心過去和她說幾句話，可是被男賓相拉住胳膊，不能動轉。不多一時，將婚禮行完，男賓相領導着寶傑回到新房中，伴娘搀扶着新娘子先到上房中休息，林鑑堂好像一塊懸石落了地，才放下心來，照料着客人入席，孫老太太和女親戚們照料着女來賓們入席，大家歡宴之後，有的打麻將，有的打撲克，有的吃完抹嘴就走。一直鬧到十二點多鐘，徐先生陪着寶傑，寶傑非得要見承芳不可，徐先生實在無法應付，只得跑到上房去請。惟玉正在上房中低頭而坐，暗自落淚，事已至此，也無可如何，孫老太太和幾個女親戚陪伴惟玉到了新房，惟玉坐在床旁，低頭不語，徐先生向大家使了一個眼色，大家都溜走出了。徐先生向寶傑說了幾句話，寶傑點頭答應，徐先生也走出去了。寶傑走到惟玉的身前，叫了兩聲承芳！承芳！惟玉這時心中覺着十分的難過，不答應又恐怕他犯了瘋病，豈不又鬧了笑話，只得答成。寶傑過去拉住了惟玉的手，笑道：「承芳，你……你到底是往那裏去了？」惟玉低着頭這時心中又是恐怖，又是生氣，又是懊喪！忍不住淚珠如雨般的掉下來。寶傑緊緊拉住惟玉的手，勸道：「你不要哭，有我在這

兒了，有什麼委屈，請你對我說！」惟玉搔着頭，只是抽抽搭搭的哭，寶傑用衣袖去擦她的眼淚，湊到她的眼前，仔細一看，他好像神志已經清醒：認清她是惟玉，大聲驚訝道：「呀！你不是承芳，你不是承芳，你是惟玉姐姐，爲什麼騙我！」惟玉落淚道：「寶傑弟！承芳她不是已經死了……」還沒等她說完，寶傑跳起來，向門外狂奔，大喊：「媽媽騙了我，媽媽騙了我！」喊着拍屋門拍得亂響，外邊徐先生已經將門關好了，急得寶傑站在屋中亂跳。徐先生嚇得忙跑去報告林鑑堂和孫老太太，他們正在屋裏打麻將，以爲大事辦好，那知又生意外，聽徐先生一說，嚇得登時放下牌，連打牌的親友，一同跑到前院，從窗中看了看，見寶傑坐在椅上，惟玉正按着他，一邊哭着一邊勸解，林鑑堂恐怕寶傑瘋了，打了自己的姑娘，把不得立時進去。孫老太太見惟玉勸解着寶傑，不願意進去擾亂，恐怕擾亂了他們，不願意進去。正是誰的兒女誰心疼，姐弟二人站在窗前，嗷嗷咕咕了半晌，結果還得依着孫老太太，暫且站在外邊窺看了一會兒。寶傑好像是聽見外邊有人，突然又站了起來。到了窗前，大聲喊道：「媽媽！你騙我了！承芳死了……」一聲未完，用手向玻璃窗上打了一拳，將玻璃打破，將手打進玻璃中，登時破破，鮮血暴流。孫老太太一見，嚇了一跳，忙叫徐先生把房門開了，孫老太太和林鑑堂等一齊跑進去，寶傑見了孫老太太，緊跑了兩步，抱住了孫老太太，大聲啼哭道：「承芳死了，我不結婚，我不和表姐結婚，承芳若是死了，我就不結婚了，我一定到山上

去修行！」孫老太太道：「傻孩子！別鬧了，人死了就算完了，還想她做什麼？好好的歇着吧！」寶傑哭道：「承芳爲我死了，我不能負義，我不能害我的表姐，我有我個人的志願，你們不知道！不要攔我……」孫老太太還要對他說話，女親中有一位碩胖的婦人擠到前邊，拉了孫老太太衣袖一下，挪到寶傑的眼前道：「孫少爺！沒有攔你，你願意怎樣便怎樣還不成嗎？」寶傑哭道：「我不能和表姐結婚！」胖婦人道：「不結就不結，你暫且躺下歇一歇，沒有不好辦的事！」寶傑大聲哭道：「你們……又來騙我了，已經行完了婚禮，還說什麼不結！」胖婦人道：「不要緊，結完了也可以不算事的！」寶傑突然跳躍起來，撫着胖婦人的雙肩，破涕爲笑道：「我看你倒是一個忠厚的人，不至於騙我，當真能可結了不算嗎？」胖婦人道：「是真的！包在我的身上，你就安心的歇着吧！」寶傑道：「我信你的話，可是你千萬不要騙我！」說着，一頭躺在床上，胖婦人一擺手，大家都退了回去，孫老太太也退出去，林鑑堂剛要走，惟玉跑過去拉住了他，落淚道：「爸爸！寶傑他瘋了，我不能在屋中，我駭怕他……」林鑑堂這時滿心的悲憤，不由也落下淚來，本來祇一個女兒，視如掌珠一般，那裏肯放她一人在這屋裏，遂領着惟玉出去，留徐先生在這屋裏和寶傑作伴，看着寶傑合着眼睛，好像是睡着的樣子，夜靜氣候寒涼，徐先生拉過一個薄氈，給他蓋上，那知剛剛近他的身邊，寶傑猛然坐起，大聲喊叫道：「你們都是騙子快些離開我……」嚇得徐先生趕快退到一邊，寶

傑大笑起來，跳到床下，趕到徐先生的近前，笑道：「承芳！他們騙我，我至死也不能負情，請你不要怪我，我一定是獨身的，我就要到山中出家修行了。」徐先生平常胆量很大，到這時也有些毛骨悚然！有心跑出去，又怕林鑑堂不滿意，只得抱頭躺在床邊，任憑寶傑說什麼，他是一聲不響。寶傑自己坐在鏡台的前邊，呆呆的向裏望着，沉吟了半晌，神志又清醒了許多，揉了揉眼睛，往鏡子裏仔細去看見裏邊好一處華麗雅靜的閨房，牆壁上懸掛着對聯，都是反字，看不清楚，不由的轉身一瞧，才知自己身處其中，那對聯上滿寫林經理令媛新婚禮席和寶傑先生惟玉女士結婚紀念等等的上款，看得寶傑倒吸了一口涼氣。屋頂中間掛着粉紅綢紗罩的電燈，照得滿屋成了粉紅色，真如同身在夢中一樣，不禁嘆道：「人生原如夢，我却處夢中！」說罷，慘然淚下，拉開鏡台的小抽屜，拿起一個銅管的口紅膏，摘帽兒，拔出紅膏來，當做一管筆使，遍尋無紙，就在鏡台當中的大長玻璃磚上，用口紅膏題道：「人生原如夢，我却在夢中，梨花魂安在，大千不可容，」寫罷將口紅膏送下，將長衫馬褂完全脫下，看了看徐先生正睡得好香，他就悄悄的開了屋門，溜了出去。在長廊下足足聽了聽，上房屋中有打牌的聲音，心中突然一陣發酸，想起母親，暗忖着：「可憐的母親，爲了你的兒子，不遠千里而來，那知反把你的兒子丟了！」心裏這樣想着，兩腿不由自主的向裏邊走去，到了上房，從窗縫處向裏看了看，都是親友們在裏邊打牌，舅舅一人坐在沙發上，一手托着腦袋，閉着眼

睛，似睡不睡的正在愁眉不展的呆着。寶傑心想，母親一定是在惟玉姐姐的房中，遂又躡腳向後走，走到後院西廂房，遠遠就聽見裏邊隱隱的哭聲，他緊忙跑了幾步，走到廊下，見一個窗戶大開，寶傑走到窗邊，偏着臉兒向裏偷着瞧了瞧，瞥見孫老太太坐在床上，惟玉坐在沙發上，兩人都低着頭啜泣，不由的眼淚，奪眶而出。幾乎哭出聲來，將身兒倚在窗旁，慘然淚下，心說：我今天一走，上山去修行，從此便看不見我的母親和我的表姐了，母親待我有養育之恩，表姐待我有情愛之義，可是我……都不能報答她們了！有心走進去和她們說些辭別的話，又恐怕她們不走走，反倒麻煩，自己若沒有決心，這樣不但對不起母親和表姐，反倒累得她們担心，不如爽利脫開紅塵。將一切念頭，完全拋開，倒也沒有什麼顧慮！想到這兒，把心一橫，輕輕把脚一蹶，拔腿便走，剛邁了一步，又縮將回來，伏在窗前，又往裏偷看，却見惟玉躬着身子，用手帕替母親擦淚，就聽母親哭着道：「我的老運太不好了，就是這麼一個活寶貝的兒子，萬一他……他瘋了，不但等於沒有兒子，連你這兒媳婦也享受不上了！」說着嗚咽不住。惟玉轉過臉來，自己擦了擦鼻涕，寶傑猛然一見，她一雙水凌凌的杏眼，已經哭得成了一雙紅杏子一般，滿面淚痕，如梨花帶雨，滿面悲哀，真令人不忍卒視，寶傑恐怕和她打了照面，忙將半邊臉抽回去，就聽惟玉啜泣道：「姑媽！您放心！慢說寶傑弟弟瘋了，就是……」說着頓了頓又慘然的道：「怎樣，我不再嫁了，您放心，有我安慰您，還不成嗎？」



寶傑心已粉碎。對惟玉的情義，真是萬分的感激，這時心裏反覺安然些了。因為母親若有表姐在身前，一生或不至於感到寂寞！遂決心向外走去。剛剛走出穿廊，就見前邊人影幢幢，瞥見一個老媽子手捧茶壺，正向前走來，寶傑忙將身閃在柱旁。那老媽子是一雙小腳，走起路來，扭着大屁股，兩眼只顧視着地上；就從跟前走過去了。寶傑又向前走，悄悄溜到大門洞間，輕輕將大門開了，閃身走出去，又將大門虛掩了，才蹣跚的向前走去，這時路上的燈光暗淡，夜涼襲人，寶傑光穿着一身薄綢的小褲褂，吹得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可是他一些也不覺，衣袋裏一文不鳴，只得沿着大街，向前走去。也不知道是什麼道路，一直奔着山道狂奔，走了半夜功夫，也不見山路，原來他，竟沿着街頭繞轉起來，走到東方發出曙光，抬頭一看，才分辨出山的所在，早雲出岫，漆黑的巒障，腰間攔着氤氳的白氣，和玉帶一樣。寶傑抬頭望了瞧，分不出是南山東山，尋着一條山路，就向上走去，兩腿酸麻，幾乎不能動轉，尋了一塊巨石，坐下去休息。這時紅日如輪，從山後跳出，照得碧海的水面。起了燦爛閃爍的光輝，寶傑俯視市內的景物，只見房簷成隴，分不出何處是舅舅的家門，心想：今日上山，從此不但見不着親愛的母親和敬佩的惟玉，就是連舅舅的房子也看不見了，這時說不定母親舅舅和表姐都已發覺我已經晝夜出走，她們是怎樣的難過呢？啊！我的母親，她的心一定會碎了，她到這裏來為的是找她的兒子，反倒把兒子丟了，曾記得我當初每次有頭疼傷風的小病，母親都守着

我哭，何況是……想到這兒，忍不住淚湧如泉。繼而又想到，還有表姐呢！她對我是二百二十分的多情，可惜我們倆是有情無緣，可憐她是錯愛了我這不幸的人，我對她太薄倖了！她是一個聰明的人，好比一朵青春之花，就這樣斷送了她的一生了嗎？她這時若是知道我走了，不但痛我，痛我的母親，還痛到她自己的後事，她的心，還不得痛得粉碎了嗎？寶傑一邊想着，已經哭得嗚咽不能成聲。忽聽有人拍他的肩膀道：「喂！這位先生，爲什麼啼哭？」寶傑好像失去知覺，一聲不響，只是抽抽答答的哭，急得那人長吁了一聲道：「阿彌陀佛！這是爲什麼？」寶傑突然聽到「阿彌陀佛」四字，帶着淚猛然抬起頭來，揉了揉眼睛，瞥見身前站定一人，雖非是什麼和尚道士出家人模樣，他年紀約摸五十多歲，穿着一身黃色粗布的褲褂，青布皂鞋，白布襪子，面目慈祥，皺着眉，向寶傑道：「這位先生，爲了什麼，這樣啼哭，莫非有什麼傷心之事不成？」寶傑搖頭道：「老先生不要問吧，我的事不是一言能說的……」說着又低下頭去哭，那人蹲在寶傑的身旁道：「先生，不要過於悲傷，世界上的事，一切都是空的，父母妻子，也不過是人倫的配合罷了，至於待人接物，更是虛的了，看破這個，還有什麼可以傷悲的事？」寶傑聽他說話：頗有出家人的口吻，可是他的裝束却不似出家人，因止住哭聲道：「我早已悟到此處，不然的話，我還到這山上來嗎？」那人道：「那麼說，你到這山上來做什麼呢？」寶傑道：「我到山上來修行來呢！」那人道：「你要修行，打算到什麼

地方去呢？」寶傑道：「我打算投奔廟宇，正苦沒有地方去找，先生若是知道，拜求指我一條明路！」那人笑道：「阿彌陀佛！真是無緣不相逢，我也是一個看破紅塵三界的人，拜在東山後坡大藏院中爲僧，我可以引領你前去，」寶傑上下打量打量他，搖頭道：「先生既是出家人，爲什麼還是這樣的裝束？」那人笑道：「先生！出家不是這容易的事，師傅吩咐下來，得三個月後才可以正式入佛門受戒呢！」寶傑道：「那麼我就拜求先生你領着我去吧！」那人搖頭道：「不，不！我得問問你的來歷如何？才能領你去呢！」寶傑站起來道：「我是一個傷心的人，不願意說過去的傷心事，我是一個學生，大概的意思，是因爲婚姻問題，先生你也就明白了！」那人道：「咱們就一同到山上去說吧！」說罷，頭前領路，寶傑在身後跟隨着走繞了兩個山角，那人用手一指，遠遠的望見一幢黃色的粉牆，院庭中有一個通天的旗杆，是一個廟宇的模樣。寶傑道：「那就是大藏院嗎？」那人點頭稱是。兩人剛剛轉過山坡，有一個小沙彌，担着一担水，正在疾走如飛，見了那人，站住笑道：「師弟到那兒去了？跟來的是什麼人？」那人指着寶傑道：「這位先生是到咱們廟裏來出家的！」小沙彌搖頭道：「師傅不是說過，現在咱們廟不是不收徒弟了嗎？再說你是一個沒受戒的和尙，就罷往廟裏介紹人嗎？」那人笑道：「師兄有所非知，他是要來廟中出家的，我不領他也是來的！」小沙彌道：「那麼，叫他自已投進去吧，千萬不要說你領他來！」那人稱是。寶傑走到小沙彌的面前，

深深鞠了一躬，陪笑道：「拜求大師傅慈悲，替我通稟老師傅一聲，就說我是專心來出家當和尚的！」小沙彌上下打量他半晌，點頭答應，担着水梢跑進山門去了。那人也隨着小沙彌跑進去了，寶傑站在山門外邊，鵲候了一點多鐘的功夫，也不見小沙彌出來，有心逕自走進去，剛剛向山門裏一探頭。裏邊有三條惡犬，狂吠而出，嚇得寶傑趕快退了回去，再也不敢向裏看。他尋找了一塊石頭，坐下去休息，天到正午時分，忽聽裏邊有打鐘鼓的聲音，又遲些時，有木魚聲，誦經聲，隱隱從廟中傳出來，寶傑聽得心中十分難過，這時已經萬念俱灰，方才所有的思想，現在完全拋到九霄，只是專心要入廟修行。那知等到紅日西沉，鈎月東升，山中涼氣襲人，寶傑打着寒噤，垂頭喪氣，還不見山門中有人出來，寶傑這時更是灰心，忽聽山門一響，抬頭看時，原來是小沙彌出來把山門關了。寶傑方待招呼，山門早已關了：他暗想道：「想這廟中一定是不收我吧！不能不能，出家人是有信用的，他們若不收我，一定會給我一個答復，我若是走了，萬一他們出來，見不着我，那小沙彌在師傅面前，是要受責罰的，再說天到這般時候，叫我往那裏再尋找廟宇去。如果——他正自尋思，忽聽山門一響。走出一個白眉光頭的老和尚，身穿土黃色的僧袍，手持唵珠，從寶傑身前走過，又轉過頭來，向寶傑上下打量半晌，才道：「阿彌陀佛，這位是行路的麼？若是沒有地方借宿，可到廟裏暫存一夜！」寶傑趕緊站起來，向老和尚深鞠一躬，含着淚道：「我是來出家的！」老和尚吸了一口冷氣

道：「看你這樣穿裝打扮，定是一個富貴家的貴公子，享受榮華不盡，千萬不要有出家的念頭，出家是要受清涼貧苦的！」寶傑道：「因我已經看透世事，決心不願再在社會上鬼混了！」老和尚笑道：「莫非你受了什麼激刺嗎？」寶傑見老和尚問話，態度崇雅，談詞清高，想必是這廟中的老主持無疑，翻身跪倒地上，叩了一個頭：「老師傅！我受的激刺，不是一言能盡的，拜求老師傅將我收下，我一定稟報老師傅知道！」老和尚雙手合十，高擎念珠，仰天微笑道：「阿彌陀佛！果然有此弟子！」說罷，向寶傑扶了一把道：「你先起來，同我到裏邊說話。」寶傑見老和尚已有允意，才放寬心，隨在老和尚的身後，走進廟門一直穿過大殿，裏邊沒有燈光，借着月光，慘淡的照出大殿中的神像，猙獰可畏，寶傑平日若身臨此境，必得毛骨悚然，今日反覺安適，隨在老和尚的身後，走進後殿西廂房中，正是這老方丈的住室。有一個小沙彌，正站在門前的侍候，抬手把竹簾揭起，老方丈先走進去，寶傑也隨在後面，老方丈坐在一個紅木的圈椅上，笑容可掬的讓寶傑請坐，寶傑正色道：「有老師傅在上，我不能坐。」老方丈撫掌笑道：「未入佛門，來到廟中，便是施主，應當請坐，也好隨便講話。」寶傑謝了謝，在旁邊椅上坐下，老方丈笑問道：「沒領教先生貴姓。住在什麼地方？」寶傑道：「不敢，我姓孫名寶傑，天津人，來此地是住在舅舅家中。」老方丈又問：「先生爲什麼要出家？」寶傑道：「因爲看破了世情，一切都是空虛的！」老方丈道：「你

因何覺悟。要從實說來！」寶傑就把自己經過的情愛，說了一遍。老方丈聽了，點了點頭說道：「佛門難入。佛門難出。況且你舅父又是烟台很有聲譽的人。那能讓你出家。依我之見，你在我這廟中暫住些時。還是回家去的好……」沒等老方丈說完。寶傑跪倒地上，泣道：「老師傅！你若不收留我，我惟有死。別無辦法！」老方丈見他十分決心。連忙叫他起來說：「我收留你也就是了！」說着大聲叫了一句，走進兩個小沙彌，老方丈指着寶傑：「這是我新收的弟子，領他到後邊去，對外不要說我又收新徒弟。」兩僧合掌稱是，領着寶傑繞過中殿，到了前邊，是小沙彌住的屋子，裏邊收拾得非常清潔，有兩個大土炕，上邊的僧人正在熟睡，兩個小沙彌過去將他們打醒，大聲道：「醒來，快看老師傅又收了一個徒弟，我們又多一個師弟，」其中有一個沙彌，正在睡的好香，被他們打醒，老大不高興，有一個小沙彌抱怨道：「又收得什麼勞什子的徒弟！干我何事，休要擾我們清夢！」寶傑聽了，心說這人好生無理。出口傷人，有心說兩句，又不敢多事，有幾個小沙彌，都過來和寶傑相見，有的照應寶傑吃喝的，有的說短道長，問寶傑爲什麼出家的。寶傑滿腹的心思，正苦睡不着，有幾個人陪着他說話，正好解他的寂寞，說到三更時分，大家才入睡。轉天東方微明，小沙彌們都起來了，大家一陣喊叫，將寶傑驚醒，大師兄在頭前領導，大家到大殿中，七手八腳，收拾得潔淨，將香燭供物等擺好，兩個小沙彌，一個擊鼓，一個撞鐘，小沙彌們都站在兩邊，寶傑和那新入廟的人，依

序站在兩邊，功夫不大，從後邊步出三個老和尚，當中一個便是老方丈，三人站在供桌之前，手擊木魚，開始誦起經來，誦過一帙之後，地上放好三個大蒲團，三老僧叩頭行禮，衆小沙彌都跪在地上，隨着叩頭，寶傑也跪下去隨衆叩頭。老方丈轉過身來，坐在蒲團上，反過身來，對衆僧開始講起道來。寶傑在旁洗耳靜聽，聽得十分入味，這時萬念俱灰。老方丈講完道之後，已經有一個多鐘點，衆僧都站起來，到前殿去用飯。寶傑那裏跪得慣，兩腿發酸，站立不起來，還是一個小沙彌扶着他到了前殿，六人一桌，都已入了座，有担任伙食的小僧，將大饅首擺上來，當中放着一大盤子素菜，衆僧還沒等盤子放穩。大家全一齊伸起手來，七手八腳。霎眼之時，菜已精光。寶傑連一筷子也沒挾着，只好吃了兩口饅首，也就隨着衆僧放下筷子，隨着走出去，下午沒事，衆僧有的到大殿前去玩耍，有的到後殿去練習石鎖墩子。寶傑自己坐在屋裏，愁悶得不得了，大木案上放着經卷，拿起來看了看，裏邊的字句，完全看不明白，心緒如麻，也看不下去，遂又放下，獨自一人，在廟中前前後後遊覽一回。走到後殿，從小角門走出去，是一個花園子，裏邊遍種菜蔬果木之類，從小隴中走過去，一陣花草清香氣味，襲人欲醉。往遠處看去，海水巉巖，日光照下的市景，又映入眼簾，寶傑倚在一顆梨樹之旁，兀自出神，幾乎不知身處何境。忽聽有尖銳的聲音喊道：「噯呀！寶傑！寶……傑……：你在這……」寶傑疾轉頭看時，瞥見惟玉和一個男當差的，站在園邊，正向這邊走來。惟玉穿

了一件白綢大褂，頭髮蓬鬆，面容憔悴，雙目深陷。寶傑雙手緊緊握着拳，張着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惟玉落着淚道：「姑媽和我父親都帶着人分頭找你，姑媽走道不慎從山坡跌下，摔得很重，你……」一句話還沒說完，寶傑已經轉身便跑。惟玉不顧一切，跳進小園子，在後邊哭着追趕。寶傑這時心如刀絞，有心站住，又恐怕發生了變化，把心一橫，連頭也不回，一直跑進角門。砰然一聲，將門闔上。惟玉跑過去，用力敲了幾下，裏邊沒有人答應。急得惟玉坐在門旁小石階上，嗚咽着哭起來。當差的跑過來勸道：「小姐！這是後門，叫門沒人聽得見，咱們一同到前門去，正式找當家的人，問便知！」惟玉一聽，他說得很有道理，遂站起身來，隨着當差的又跳出小園子，兩人沿着廟牆，繞到前邊，當差的頭前走入山門，黑犬一陣狂吠，在大殿前玩耍的小沙彌們一齊趕過來，雙手合十道：「先生是做什麼的？」當差的剛要說話，惟玉迎頭走過來道：「我們是還願降香的！」小沙彌雙手合十念：「阿彌陀佛！」閉一閉眼睛道：「那麼，施主裏邊請吧！」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七回 人事未了佛門難入 香烟有繼得報親情

惟玉和當差的隨着小沙彌們往裏走，惟玉不住四下眺望，却不見寶傑的踪影。來到大殿，抬頭一看，當中是如來佛，兩邊是十八羅漢的神像，正當中放着一個大蒲團。小



沙彌分列兩旁，鐘鼓聲起，一個老和尚徐徐的走進來，向惟玉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站在香案之旁。小沙彌將香抱過來，燃着一些碎紙，下了一爐香，就在紙火上燃着，低着頭轉捻一回，等那火燄高起，才遞給惟玉。惟玉接過來舉了舉，插在爐裏，跪下去叩了幾個頭。老和尚在她舉香的時候，暗地注意，見她雙手發顫，遂合目念了聲阿彌陀佛道：「這位女施主。今日前來焚香。心中定有不安之事，我看火燄飄忽不定，想必是有些急難……」沒等他說完，惟玉站起來時，雙目已經淚如雨下。老和尚又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施主有什麼急難之事，儘管說來，我可以替你逢凶化吉！」惟玉嗚咽道：「當家的真能替我們想法子麼？我有一件事，只求當家的答應，就足了！」就把寶傑入廟的事說了，要求老和尚允許叫寶傑下山回家。老和尚聽了，半晌沒言語，沉吟一會兒道：「我們廟中，倒是有一個新來出家的，可不知是不是；不過是佛門難入，佛門難出，這事我也主不了，還得稟報我們主持知道，請施主稍候！」說着轉身走進去。小沙彌又把轆撞起來，惟玉又接着燒了幾爐香，還不見主持到來，急得催問小沙彌。小沙彌合十道：「請施主稍等就到。」說時主持老僧手持念珠，從香案後邊轉入見了惟玉。先上下打量，合了合眼睛道：「阿彌陀佛！施主，是問那新入廟叫寶傑的嗎？」惟玉點頭：「正是！」老僧道：「你是他的什麼人？」惟玉落淚道：「他是我的……丈夫！」老僧皺着眉想了想道：「你就是他的表妹嗎？」惟玉搖頭道：「不，我是他的表姐！」老僧點

頭道：「是！我記錯了！你來找他有什麼意思？」惟玉哭着跪在地上道：「他的母親，爲尋找他，從山坡跌倒，摔傷很重，他家就是他一個兒子，再說我的一生，又……」說到這兒，哭不成聲，老僧搖手道：「女施主不要哭！我領你見一見他也就是了！」說着領着惟玉走出大殿，到了後殿，有一個禪房，是專預備新出家的人，接見什麼人用，好似監獄的模樣差不多，有一個大窗戶，沒有玻璃，是大木欄柵，這間屋子的門通着老僧的禪房，在外邊看沒有門。惟玉走到窗前，揉了揉眼睛，伏在木欄柵上向裏定睛一看，却見寶傑獨自一人，站在屋中，正自落淚，用衣袖掩着臉。惟玉發着顫道：「寶傑！寶傑！你不疼……我，還不疼你的母親嗎？她老人家，爲你不遠千里而來，又爲尋找你摔得身受重傷，難道你一點孝心也沒有，俗語說：百善孝當先，你要三思……」說着泣不成聲。寶傑只是微微的點頭，也不言語，也不抬頭。老主持念了聲阿彌陀佛道：「女施主不必悲傷，他已是出家人，出家不能進家，再說出家是擺脫一切煩惱，你也不必再勸他回去了，有什麼話，可以對他說，說完了咱們還得前殿去呢！」惟玉哭道：「寶傑！我的寶傑……你走近前來，我有一句話對你說，你……難道心是鐵石的嗎？」寶傑微微抬起頭來，向前挪了兩步，走到木欄柵前，瞥見惟玉已經哭得和淚人一般，胸前衣服濕了好大一片，寶傑一陣心酸，淚如雨下，手伏木欄，將頭枕在肘上，嗚咽起來。惟玉從木欄柵的縫中，將寶傑的手拉住了不放，兩人都說不出話來。老主持過來向惟玉念了

一聲阿彌陀佛道：「女施主！這是佛門寶地！請放鄭重些！有話再說兩句，沒話快些走吧！」惟玉掉着淚轉頭向老僧道：「老當家的多發慈悲吧！放他下山去看一看他的母親，然後再回廟，決不失信！」老主持搖手道：「不成不成，方才已經說過，出家不能入家，請你不要多事了吧！」說着將念珠舉起，將惟玉和寶傑的手用力分開。又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女施主！請到前邊坐吧！」惟玉哭得和淚人一樣，不能和寶傑說話，却被老僧推着出了後庭，到了前邊，讓到偏殿去坐，老主持又問了問她們的家庭狀況，也不禁點頭嘆息。惟玉道：「我求求老方丈，格外的恩典，將寶傑放回去吧！」老僧道：「我們這廟裏的規矩，可不同凡響，無論是誰，也不能破壞了我們的規矩！」惟玉又央告了半晌，老主持毫無允意，惟玉沒法，只得辭別了老僧付了香錢，隨着當差的出了廟門，下了山去不提。却說寶傑眼見着惟玉走了，心中難過，幾乎昏厥過去，坐在長椅子上，哭得縮成一團。老主持開了後門，將寶傑領到老方丈的禪房，老方丈又訓誡了半晌，才叫寶傑到前殿去休息。夕陽將垂，滿天佈起黑雲，霎時大雨如注，小沙彌們都在前殿偏殿裏吃晚飯，忽聽門外一陣犬吠，一個小沙彌走出去一看，來了施主焚香的人，忙引領到了前殿，擊動了鐘鼓，老方丈出來看時，其中有一個女施主，就是惟玉，還有兩個男的，一個是林鑑堂，一個是徐先生。老方丈知道他們的來意，開口便道：「施主們來此，敢是爲那新出家叫寶傑的嗎？」林鑑堂道：「正是！求老師傅多發慈悲吧！」老

主持上下打量了半晌，才慢慢搖頭道：「無論是誰，也不能破壞了我們廟裏的清規！」林鑑堂還要說別的，徐先生拉了老僧的衣袖一下，將老僧拉到一邊，小聲道：「這位林先生是此地的財主，他是專好辦慈善的事，他可以拿出一筆款來，給你們修一修廟宇，你看可以嗎？」老主持沉吟半晌，才徐徐道：「這個倒也可以商量！」徐先生見他已有許意，遂又笑道：「老師傅！我們若是捐款修廟，不知可以……」老主持插言道：「若是捐款修廟，是大善士，大施主，自然可以遇事通融！」徐先生忙走過去對林鑑堂低聲說了幾句話，暗中抽了一口冷氣，心說：「原來廟裏的清規，有錢亦可以破壞。遂囑託徐先生再去和老僧商議。徐先生又和老僧商議了半晌，徐先生先說了三百元，老僧不允，結果說妥捐助五百元，才允許將寶傑還俗。當時商議妥當，林鑑堂和惟玉被老主持讓到西廂待客室去閑談，徐先生下山回公司去取款，等到天色已晚，還不見徐先生回來，老主持留林鑑堂父女吃素齋，他們心中有事，那裏吃得下去，林鑑堂因為寶傑找不回去，孫老太太的性命就有危險。惟玉只想自己的命運太壞，將來前途是十分黑暗的！老主持把他們當做活財神看待，非得強他們吃用不可，林鑑堂和惟玉只得勉強吃了一點，又談了會兒閒話，小沙彌才把徐先生領進來，徐先生將鈔票五把，放在桌上，笑向老主持道：「這就是我們林經理捐助廟中的款，一共五百元，以後還要常來燒香，隨時捐款募化的！請老師傅暫且收下吧！」老主持從牆上摘下一本緣簿來，裝模做樣，將林鑑堂的名

字寫下，捐款的錢數也寫下，然後又高聲念了一句阿彌陀佛！才把鈔票收拾起來。立時笑逐顏開，把廟中印刷的經卷拿出幾帙，交與林鑑堂，還囉哩囉索的講道理，林鑑堂目的是化錢贖人，那有心思聽他說話，遂站起來道：「老師父！天已不早，我們要告辭了！」老主持笑道：「請再稍坐一會兒，我去辦理手續，將寶傑領來，和你們一同去吧！」林鑑堂滿口稱謝，老僧去不多時，果然將寶傑領來，寶傑走進門，猛然瞥見林鑑堂和惟玉徐先生正在屋中，登時欲退去，可是老主持站在身後，又退不出去。就聽老主持道：「寶傑！今天我有一句話對你說，你是個念書的人，當然會明白。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再說百善孝當先，你的舅舅前來找你，你的母親在家中爲你摔得受了重傷，你若是

在廟中，也不能安心的修行，還不如隨着他們回去的爲妙！」寶傑聽師父突然說出這樣的話來，真是莫明其妙。林鑑堂走到寶傑的身前道：「你母親摔得病重，還不快回去看一看！」寶傑落淚道：「舅舅，出家是我的志願，我打算出家，非得把我領回不可，將來更沒有好結果的！」林鑑堂道：「寶傑！出家雖然是好事，可是你還沒到出家的時候，回家將你的母親侍候好了，送她回天津，然後再出家也還不遲！」老主持道：「像你這樣心中有事，不能盡孝的人，我們這廟中也不能容許你在此呀！」寶傑聞言，如同晴天打了一個霹靂，半天沒說出話來，老主持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又道：「再說，你還沒有正式受戒，根本就說不到什麼出家入家的，趕快隨着你的舅舅去吧！」寶傑見老僧

態度突變！自己也沒有主意，只是垂頭啜泣不住。林鑑堂和老僧告辭，領着寶傑，連同徐先生惟玉，四人一同走出廟門，山道上一片漆黑，任什麼也看不見，林鑑堂扶着惟玉，徐先生扶着寶傑，渺茫着往下走，那知竟走錯了山路，南轉是下山之路，他們却向東走去，却是橫行的路，越過兩個大嶺，只見市上燈光如星，却找不着山路。徐先生在前邊扶着寶傑走，瞥見面前有一條黑影，飄然搖擺而來，手提小燈，走到近前，才看出是一個鄉下老者，鬚髮皆斑，徐先生向那人點了點頭道：「老先生，借光！我們要下山，不知是那條路徑合宜？」那老者舉起燈籠，仔細一看，瞥見寶傑和惟玉，突然驚訝道：「呀！你不是孫先生嗎？這位不是林小姐？天到這般時候，到山上來做什麼？」這功夫惟玉已經暗中告訴林鑑堂知道，寶傑也給徐道全介紹了。徐道全掩住燈光，用手一指道：「那就是寒舍，請到裏邊坐，息息片刻再走，我送你們下山，也就好了！」徐先生對承芳的知禮義明四德，早已欽佩，今日一見徐道全，雖然是一個農夫的模樣，觀他的態度和談話，却知他是一個有學識有資格的人，很願意到他家中坐坐，遂向林鑑堂咬了咬耳朵，登時向徐道全道：「那麼我們就一起打擾一會兒吧！」徐道全臉上從悲悽中露出笑容來道：「歡迎得很！歡迎得很！」說着，提燈在前面引路，走了不遠，正從徐家的後園經過，寶傑張目看時，却見兩個黑漆的坟頭，龐然現於面前，心中一陣難過，幾乎昏絕過去，徐先生扶着他，他幾乎跌倒，站住身大聲喊道：「承芳！承芳！你還是死了

，這不是你的玫嗎？」徐先生才明白，忙用力挾住寶傑，將他扶過去，大家一齊從短籬越過來，繞過梨林，向前走了不遠，已到房前，鄉童正在屋中打盹，被徐道全叫醒，擰起洋油燈來，一齊讓進去，傷心人到傷心處，慢說是寶傑，就是惟玉，見屋中燈光慘淡，滿室淒涼之氣，不禁打了兩個寒戰，也覺着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悲感！徐道全叫鄉童出去燒水湖茶，就問起爲什麼這麼晚還到山上遊玩來？徐先生搖頭道：「那裏是遊玩，說起大概，徐老先生也明白……」遂把寶傑二次逃婚，怎麼上山入廟出家，又怎樣的去將他領回來還俗，前後的情形說了一遍。徐道全聽了，吸了一口涼氣，他真想不到世界上真有這樣多情多義，悔不該聽了鄉村鄰里的流言漫語，斷送了女兒的性命，還害得寶傑如狂如癲，連帶着林家姑娘也跟着受了孽，事到如今，惟有成全寶傑惟玉到了圓滿地步，才是交了心願，遂向徐先生道：「徐先生！咱們雖然是萍水相逢，因爲都是有些關連的人，我的女兒已經死了，我的心願，就是將寶傑和惟玉成全到一起，也算交代了我的心思！」徐先生低聲道：「徐老先生說得很是，可是寶傑的心太死了，他非得出家修行不可，這次我們把他領回家去，他還不一定怎樣，久仰老先生是個大才的隱士，今日一見，果然拜服，敢請老先生替我想個辦法！」徐道全道：「我自自辦法，不過也得試看一下再說！」說完，轉身向林鑑堂道：「林老先生，你們今天來的很巧，不然我還想登門拜訪去，」林鑑堂道：「老先生有什麼事？請你說吧！」徐道全咳了一聲道：「這三

天，我每天夢見承芳……」寶傑忙插言問道：「徐老先生！你夢見承芳了嗎？」徐道全也不言語，還對林鑑堂道：「我夢見承芳來找我，她說她有一件死不瞑目的事：」寶傑又道：「她說有什麼事，我一定替她辦！」徐道全道：「這事她正是叫你辦，可是恐怕你不能替她辦！」寶傑道：「我一定替她辦！」徐道全道：「你不能替她辦，我對你說也是枉然！」寶傑急得落淚道：「徐老先生！我生前對不起她，她死後我一定得對得住她，她叫我死，我也是再所不惜的！」徐道全聽他說完，唉了一聲道：「我對你說了吧！她在夢中對我說，現在她有一件不甘心的事，就是掛念着你……」說到這兒沉吟了一會兒，又道：「她說，她和你沒好够，她的精神，將要移到惟玉的身上，可以和你重復舊好，她怕你不相信，很是憂慮！」寶傑落淚道：「這夢是真的嗎？承芳她願意我怎麼着我就怎麼着，不過……世界上真有這樣的事嗎？」林鑑堂也明白徐道全的用意，可是寶傑的神經好像非常簡單，一聽說承芳夢中的託言，登時就相信了，好像把以前愛承芳的心，完全移到惟玉的身上。轉身向惟玉看了看，笑道：「惟玉姐姐！我愛你了，我……愛你了！」當着這麼許多的人，惟玉倒有些難爲情，紅漲着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林鑑堂道：「天已不早，我們應該走了，」又轉頭向寶傑道：「你母親還希望你早早回去呢，她病得很重，咱們快走吧！」徐道全道：「天已不早，我也不再強留，你們就下山吧，」寶傑還有些依依不捨的樣子，大家都站起來，一同出去，寶傑也只得跟着



走出去，徐道全叫孩子看守門戶，自己提着手提風燈，在前邊引路。寶傑和徐先生，林鑑堂和惟玉在後邊，隨着徐道全慢慢的走下山坡，洋車一輛也沒有，走出很遠，林鑑堂叫徐道全回去，徐道全老是不肯，看着徐先生打了電話，從公司叫來汽車，大家都登上汽車，徐道全才告辭回去不提，却說林鑑堂見寶傑坐在汽車裏和惟玉不住的說話，心中十分痛快，不過觀察寶傑的神情，若即若離，好像不知惟玉是惟玉，又好像知道是惟玉，聽信徐道全的話，和她恢復舊好的樣子，神情真是有些難測，不過可以慢慢的再說。汽車轉瞬之間已經開到家門，寶傑親自將惟玉扶下車來，一同走進去。老媽子開了門，迎頭先呀了一聲道：「老爺！怎麼竟到這時才回來，姑老太太方才喊着傷痛，等你們不回來，她不放心，哭起來，幾乎要昏將過來，現在還哭着……」說着一扭頭看見寶傑，呀了一聲道：「少爺回來啦，這就好了，姑老太太想少爺想得昏過去還喊着少爺的名字呢！」林鑑堂搖手道：「咱們快去吧！」說着大家趕快走到後邊，孫老太太住在惟玉的房中，寶傑頭一個跑進去，瞥見孫老太太仰身躺在床上，正自愁眉苦臉的噁呀不休。寶傑心裏一陣發酸，幾乎哭出來，喊了一聲：「媽！我來了！」已經跑到床前，翻身跪在床前，雙手撫住母親的頭，嗚咽的哭起來。孫老太太摔得腿腳俱腫，不能動轉，輕輕扭過頭來，帶着老的眼，好像看不清楚，叫道：「惟玉姑娘，在這兒嗎？你替我擦一擦眼睛，我看看是寶傑回來了嗎？」惟玉忙掏出手帕，替孫老太太擦了擦眼睛，孫老太太扭

頭一看，果然是寶傑跪在床前，忙拉住她的手，發着顫道：「我的寶貝！你……你……可回來了，你再不來，你的母親就沒有有了！快些起來！」說着，用力一拉，忘了腿腳有傷，突然之受震動，痛得噁呀了一聲，嚇了寶傑一跳，忙站起來道：「媽！您怎麼了？您受的傷在那兒？」孫老太太道：「我的腿腳完全摔壞了！孩子！你……你就不要疼你的母親嗎？」寶傑道：「我錯了！媽不要生氣！」惟玉恐怕寶傑再受了刺激，又怕孫老太太過於悲傷，忙向前攔阻道：「姑媽！寶傑弟既然回來，也就不必再難過了，這不是一件喜事嗎？」孫老太太道：「惟玉姑娘，你真是我的活寶貝兒，」又轉向寶傑道：「寶傑，若不是你惟玉姐姐來勸解我安慰我，恐怕你今天來了，也不能見着我了，」寶傑突然想起那天臨走的時候，惟玉向母親說的話，心中真是十分的欽佩和感激，一時爲熱情的驅使，緊緊的拉住惟玉的手，帶着淚笑道：「惟玉姐姐，我太對不起你了，你對待母親的好處，我都知道，我再對不起你，連帶着對不起承芳了，」孫老太太聽寶傑說的話，有些明瞭，還要問個所以然。林鏗堂恐怕說的寶傑明白了，忙向插言道：「姐姐你的傷好些嗎？」孫老太太啞了一聲道：「兩腿還是痛得很！」寶傑拉着母親的手道：「媽！您爲我受了傷，我太不孝了！」孫老太太含淚笑道：「寶貝！只要你在我的眼前，聽我的話，我就好了！」寶傑道：「媽！您放心，我決不再走了，我決定和惟玉姐姐住一起了，我知道，惟玉姐姐不是惟玉姐姐了……」孫老太太道：「不是惟玉是誰？這話是

什麼意思？」寶傑道：「惟玉姐姐和舅舅都知道，徐老先生連夜做了三個夢，承芳囑咐我，叫我和惟玉姐姐要好，不然我更對不起她了！」孫老太太瞥見林鑑堂正在向她使眼色，才明白是他們設計感化寶傑，見寶傑已有回心轉意的模樣，心中十分歡喜，登時慢慢的坐起來，一手拉着寶傑，一手拉着惟玉，笑道：「我看着你們倆在一起快快活活的，我就滿意！」寶傑道：「媽！我有一件事，媽能替我辦到嗎？」孫老太太道：「你說吧，我可以替你辦。」寶傑道：「我對不起承芳，打算把她的父親接下山來，設法安插，或者隨咱們一同回天津，省得他一個人觸景傷情，將來恐怕與性命亦有關係呢！」孫老太太點頭道：「徐先生那人很好，可以接他來，一同回天津，叫他替咱們掌理家務也不錯！」寶傑聽了非常歡喜。幾個人又說了會兒閒話，孫老太太催促老媽子們送着寶傑和惟玉到前邊屋中去睡，惟玉滿面帶着憂悒和羞慚的神色，老媽子領着他們到了前邊。寶傑走進門看時，屋中的設備依舊，只是牆壁上掛着的對聯均已摘去，換了許多的小鏡子，寶傑這時心中只是慚愧，老媽子打來洗臉水，放在鏡台上，惟玉叫寶傑洗臉，寶傑坐在小沙發上不動，低着頭看着椅上花絨的面子，一聲不響。惟玉用手巾放在盆裏，擰了一把，遞給寶傑，寶傑搖頭不要。惟玉把手巾打開，輕輕替寶傑擦了擦臉：催促着他，叫他快些躺下去睡。寶傑緊緊拉住了惟玉的手，笑道：「惟玉姐姐！請你原諒我，我太對不住你了，我從今天起，才知道世界上除了承芳以外，你就是我唯一的愛人，除

了你，沒有人能够接續承芳愛我的心來愛我，啊！姐姐！以前我的不對，你能够原諒我嗎？」惟玉笑道：「寶弟說的是什麼話，只要你不嫌我，我就快活了！」寶傑見她滿面春風，紅潮泛起，好像爲郎憔悴，却羞郎的樣子，寶傑這時覺着惟玉十分可愛，激動了內心，一陣熱情，忍不住幾乎感動出眼淚來。惟玉扶着寶傑上了床，她還要替寶傑去脫鞋，寶傑忙推住惟玉道：「姐姐！你這樣的侍候我，我太過意不去了！你是姐姐，我得侍候你的，」說着，站起來推着惟玉坐在床上，就去替她脫衣服，惟玉很難爲情，半推半就，低着頭，也不言語，任他將衣服脫了，忙拉過被蓋上，將臉掩在枕頭上，半晌才轉過臉笑道：「寶傑弟！你還睡嗎？」寶傑才把衣服脫下來，也上了床。惟玉道：「寶弟，請你把電燈擰下去吧！」寶傑道：「擰電燈做什麼？漆黑黑的看不見什麼？」惟玉笑道：「滅了燈吧！我們怪害羞的！」寶傑聽她說害羞，一伸手捏住手電門，叭的一聲，將電燈關閉了。一個是曾經滄海難爲水，一個是黃花少女初禁風，自然有說不出來的一種風味，恕作者不能描寫了，一夜無話，轉天睡到中飯前的時候才起來，惟玉滿面春風，起來梳洗已畢，先到孫老太太房中間好；又到父親屋中間安，寶傑也到母親房中間好，孫老太太見寶傑和以前判若兩人，心中非常歡喜，坐將起來，叫惟玉和寶傑扶着，非要下地行走不可，林鑑堂不叫她下牀，孫老太太非要下牀走一走，要到寶傑的房中看一看去，那知剛一下脚，觸動了傷，痛得噁呀了一聲，坐在牀上，由這一天起，傷勢復

發，一天比一天的重，每天大夫來兩次，替她換藥，寶傑和惟玉不離左右侍候着。診治了一個多月，孫老太太的傷勢才漸漸復原。天津屢次來信，催促孫老太太和寶傑惟玉一同回去。因為孫老太太還沒完全恢復精神，同時林鑑堂又捨不得女兒突然離去，非留她們再多住一個月不可，孫老太太只得答應了，一恍兩個多月，惟玉面目上漸々不似以前那樣秀麗，泛起一層暗淡之色，飲食也減少了，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樣活潑了，林鑑堂恐怕女兒有了什麼病，要請先生診治，還是孫老太太有經驗，將林鑑堂攔住，說是這事應該慎重！恐怕惟玉是有了喜了，林鑑堂一想很有道理，遂請了一個有名的國醫診了診脈，果然是身懷六甲，小李媽聽了，向寶傑玩笑道，「俺給少爺道喜哩！」寶傑笑了笑，仰面瞧着惟玉，若有所思，半晌，突然跑到孫老太太的面前，伏在耳旁，囁咕了幾句。孫老太太嘆嗤笑了，轉向先生道：「老先生！費心再看一看，是大喜是小喜，是雙喜是單喜，」先生捻着小鬍子，搖頭幌腦的沉吟了半晌，又給惟玉診了診脈，微笑道：「依着脈象說，一定是大喜，可是說不定還是雙生子呢！」寶傑笑道：「先生却有這麼大的把握嗎？」先生微笑道：「這是經驗所得，談不到什麼把握，不過大喜的脈是十分準確的了！」寶傑聽了，若有所思，仰頭笑了半天，孫老太太還以為他是歡喜得了孩子，實際寶傑心中是別有所念，等到先生走了之後，寶傑走到孫老太太的房中，向孫老太太道：「媽！您來到這兒，已經三四個月的光景了，我父親屢次來信催着咱們回去，咱們也

該着走了，再說惟玉已經有了孕，將來更不便了！」孫老太太一想，他說的話很有道理，再遲些日子，惟玉身體不便，更不能走了，遂笑道：「你說得很對，倒底娶了媳婦成了大人，遇事有了見解，那麼等你舅舅回來，咱們商量商量，幾時起身吧！」寶傑答應，等到天晚，和林鑑堂商量，林鑑堂起初還不捨叫她們走，後來一想，若再攔阻，等生產之後，更不好走了，出了嫁的女兒，只好隨着人家，遂答應下來。孫老太太迷信，叫惟玉拿日曆查了一個好日子起身，林鑑堂打發人購妥了官艙的船票，還有四天就得走了，寶傑帮着惟玉料理一切，林鑑堂買了許多土產物品，預備她們帶回天津送贈父友，一切預備好了，惟玉心中有些憂悒不定，因為乍生生離開父親，離開故鄉，當然有一番說不出來的難過。可是寶傑呢，比惟玉還發愁，每天好像喪胆失魂似的，人家對他說話，他有時聽不見，孫老太太見他神情不好，因問道：「寶兒！你這幾天怎麼了？爲什麼愁眉不展的？是捨不得離開你的舅舅嗎？」寶傑搖頭道：「捨不得舅舅，固然是有，可是我心中，還有一件事，媽媽難道忘了嗎？」惟玉插言道：「我倒想起來了，你是說的徐先生的事嗎？」寶傑點頭道：「正是，咱們應該去請他來才是！」孫老太太想了想笑道：「這倒容易，還是託徐先生去吧，那人倒很精明會說話！」寶傑搖頭道：「不成，不成，徐老先生是一個梗直的人，若是託人去請，他決不會來的，就是咱們親自去請，還說不定怎樣呢？」孫老太太沉吟一會兒道：「那麼，還是咱們娘兒幾個去一趟，順便在

山上玩一玩，倒也不錯！」寶傑聽了很喜歡，叫人給公司打了一個電話，不多時開來汽車，孫老太太和寶傑惟玉三人還帶着一個當差的，一同上了車，功夫不大，開到南山之下，幾個人下了車，叫車夫等候，一直走上山去，日已垂西，才走到徐家門前，寶傑這是心裏的感想，真是筆難盡述。當差的走進門去，喊了兩聲徐老先生，不見有人答應，黑狗狂吠而出，隨着一個小鄉童，走出來看了看，好像似曾相識，也不說話，而帶苦笑。寶傑走向前一步道：「徐老先生在家嗎？」小鄉童道：「你說的是徐大叔嗎？他有病了，現在屋裏躺着，請進去吧！」寶傑頭一個邁步向前走，到了裏屋，却見徐道全一人躺在炕上，面目枯瘦，雙目深陷，和兩月前迥非一人，寶傑看了嚇了一跳，緊走了兩步，跑到炕前，拉住徐道全的手道：「您病了嗎？我們不知道沒來看您！」徐道全抬頭看見孫老太太和惟玉也走進來，要坐起來，被寶傑按住道：「您躺着吧！不必坐起來。」徐道全苦笑道：「孫老太太快些請坐，我這一病，屋裏越發的髒了！」孫老太太搓着手心道：「老先生怎麼了？」說着，坐在炕前，低聲道：「老先生一個人在這裏住着一定會生病的，再說山上請醫生又不方便，一個人有什麼意思。我們快回天津了，今天來到這兒，就爲的是接老先生同走，一同回天津去，也省得一個人在這兒受淒涼了！」徐道全搖頭道：「孫老太太這番美意我是感激不盡，可是這裏的田地房屋都是我自己買的一時也沒有辦法料理清楚，再說，我的內人和女兒的坟，都在這兒，我豈能拋開她：

：「說到這兒，嗚咽起來，老淚縱橫，哭不成聲。孫老太太和惟玉也替他難過落淚。可寶傑是反倒不哭，兩眼直勾勾的望着牆角放着的小茶几子，孫老太太又敦勸了半晌，徐道全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悲傷，帶着熱淚，帶着苦笑，還是一個勁兒的拒絕。孫老太太見寶傑一語不發，不知他是甚麼意思，遂道：「老先生既然不肯離開這兒，我們也就不便再強求了……」說着，從腰中掏出一百元錢，放在徐道全的眼前，低聲道：「老先生！這是送給您零用的，以後若有什麼事，儘管找松記公司林先生去辦……」話還沒說完，徐道全搖着手落淚道：「孫老太太千萬不要這樣，我是一個看破世事的人，我最怕的就是這東西，只要我有的飯吃房住，我決不要這東西，早先我把我的錢，都辦了慈善事業了！」寶傑突然拉住徐道全的手道：「老先生！你真是一個看破世事的人，我……我……太……不如……」說着突然痛哭起來。孫老太太不懂什麼世事不世事的，還以為寶傑是叫他走，遂又勸徐道全一同走。可是徐道全的主意非常堅決，說什麼他肯走去。孫老太太咳了一聲道：「老先生這樣的不肯去，我們也沒有辦法，只好是先回去了，可是這錢您還是收下的好。」徐道全說什麼也不要。孫老太太只好又收拾起來，向他告辭。徐道全非得起來送不可，孫老太太和惟玉攔也攔不住，臨行的時候，徐道全拉着寶傑的手道：「你們是幾時走，坐什麼船？」寶傑一一告訴了。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回 碧海茫茫傷心魂斷 情天浩浩飯佛終身

徐道全道：「好吧，到那天咱們在碼頭相見，我去送行！」孫老太太道：「那可不敢當，老先生請回去吧！」說着，一眼瞥見惟玉，向自己鞠躬，心中頓時想起承芳來，忍不住淚如雨下，寶傑扶着母親，惟玉和當差的在前邊，慢慢的走下山來，徐道全送得瞧不見她們，才扭身回去不提。却說孫老太太領着寶傑惟玉回到家中，就忙着預備行路應用的東西，光陰如梭，轉瞬四天已到，林鑑堂早已派人將一千東西行李都運到碼頭，等候船到起運不提，却說惟玉因為要和父親分別，自有一番說不出來的難過，從早起就暗地落淚。寶傑呢，從這幾天就是神色恍惚，若有所失，誰對他說什麼話，他好像是聽不見，那知他到了這臨走的時候，反倒狂笑起來。公司裏接到電話，忙開着汽車來到林家接人，林鑑堂又捨不得姐姐，又捨不得女兒，拉着手兒說起話來。徐先生在旁連聲催促，這才一同上了汽車，孫老太太帶來的當差和老媽，早已壓着行李上了船了，他們幾個人坐上汽車。不多一會兒，開到碼頭，寶傑遠遠就瞧見徐道全倚着碼頭上的鐵欄杆，獨自一人，站在那裏向來往的行人注視，寶傑跳下車來，喊了一聲：「徐老先生！」徐道全抬頭瞧見，徐徐的走過去。寶傑苦笑道：「徐老先生今天來的很好，我還恐怕您不來呢！」徐道全道：「我一定來的，送送你們……」說着，沉吟一會兒道：「我本想送你

一些東西做一個臨別的紀念。想了幾天，也想不起合適的東西來，祇找着我女兒自己繡的一個土綢的腰巾，因為上邊繡的是「永念不忘」四字，正合做一個紀念品，所以我想着送給你……」說着，從手腕上解將下來，微微的笑着，遞到寶傑手中。寶傑接過來看時，這塊土綢，就是當初承芳在山溪中洗它的時候，頓時承芳的影子又顯出在眼前，心頭一陣昏迷，險些兒摔倒在地上，這時小舢舨已經划到海邊上來，孫老太太和惟玉等都走上舢舨，徐道全在前，寶傑在後強掙扎着亦走上了舢舨。寶傑睹物思人，心中酸痛已極，後以人事已盡，在未登輪前已打了死的念頭，小舢舨將划離了岸，他對着母親深深的注視了幾眼，而又怕讓母親看出他難過的情形，又看了看惟玉。這時小船已靠近火輪，惟玉扶着孫老太太登輪的當兒，寶傑在小船的後梢抱首猛躍，跳入海中，被輪船上人看見，大喊有人投海，驚的孫老太太和惟玉回頭一看，才知是寶傑投了海。這時徐道全突然摘下帽子道：「讓我下去救他吧！」林鑑堂道：「不成，老先生，你救不了他……」一言未了，就見徐道全將衣襟撩起，掩住面孔，抱頭投入水中。徐先生看出他不是下去救人，簡直也是自殺了。這時船上的人齊聲喊叫，救人！兩條人命。徐先生忙叫船家拉住鈎子，躍身跳上雲梯，跑到船面上。這時孫老太太正要投海，哭得已經不成聲，惟玉攔她不住，若不是徐先生趕到，恐怕又是一條人命。孫老太太大聲喊着：「快救我的兒子！快救我的兒子！」可是船上的水手和舢舨上的船家，一個個都束手無策，眼看

着兩個人進水未出，不能營救。這功夫火輪船的汽笛嗚嗚的響了三下，徐先生恐怕她們在路中發生了意外，忙扶着孫老太太和惟玉下來。孫老太太非得投海一死不可，惟玉也哭得力竭聲嘶，也要投海自殺，徐先生用力拉住孫老太太在舢舨上亂撞頭，非得要打撈寶傑的屍身不可。林鑑堂勸她道：「都有徐先生雇船家去打撈了，咱們到岸上等着去吧！」半晌，舢舨搖到海岸，將孫老太太和惟玉扶上岸，孫老太太兒呀肉呀，哭得已經站立不住，坐在海岸的石頭上，慟哭幾絕，誰勸也勸不過來，惟玉也哭得上氣不接下氣。遲些時老媽子和船家押着行李回來，輪船也開走了，小舢舨也都漸漸的散開了，徐先生還沒回來，雇了幾隻小船，叫船家分途打撈，約摸有半點鐘的光景，果然將兩具屍身打撈上來，用舢舨載回來，搭在岸上，孫老太太和惟玉一見寶傑的屍身，沒命的跑過去，兩人撲住，慟哭幾絕，警官忙跑過來，問明原委，見徐道全在胸前尚溫，趕緊將水控出送至醫院救治，幸而未喪性命，報告區所，派人看守候驗，海岸上有許多圍着看熱鬧的人，看了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只聽她們哭得可憐，令人酸不忍聞，林鑑堂勸着孫老太太先回去，可是她那肯走，按住寶傑的手不放，惟玉一邊哭着，一邊將寶傑臨投海時拋到船上的信打開一看，但見上邊寫道：

母親大人膝下：別矣，母親！兒入廟爲僧，早已看破紅塵，永絕俗念。舅父設計將兒騙出清門，又承徐老先生之勸，不得已暫忍素恨，以全孝道。現在孫門有後，兒

願已償，本擬再度入山，又恐徒增母親及舅父之麻煩，反不能達兒之望，惟有投身碧海，以巉巖之水，洗盡兒生前一切罪惡。生有處，死有地，兒之命運，蓋亦三生造定。望母親勿以兒死爲悲，須知兒今一死，實入極樂之境矣。請母親速借惟玉返津，將來倘得一男，孫門香烟未斷，兒死九泉，亦甘心矣！臨書不知所言，不覺心碎如礫矣！

兒寶傑拜稟。

還有一封是寫給惟玉的，上寫道：

惟玉姐：滿腹哀鳴，不知如何啓口，姐對我情深義重，我對姐有情無緣，海天歧路，鑄成大誤，弟百思不得自解，乃出此下策，葬身碧海，以洗我以前對姐之罪衍。望姐勿以弟死爲悲，應思弟爲姐發性情讎，今世報復者，恨我之不暇，當不必悲痛也。惟弟有一事懇求，叩求我姐護送母親返津，並代弟盡孝，將來無論舉男舉女，善爲教養，並祝我姐身體康健，萬勿聽信舊禮教讒言，埋沒青春，可慎重尋一良侶，度其快愉生活也。別矣，惟玉！

寶傑絕筆

惟玉沒等看完，將信扔在地上，霍地倒在寶傑身上，痛哭起來！警官過去勸阻不聽，還是林鑑堂過去，用力將她抱過來。孫老太太這時已經哭得不省人事，林鑑堂和徐先生將她扶到汽車上去，又用力將惟玉拖上車去，開回家中，老媽子來灌一陣，遲些時大夫來了，給孫老太太扎了一針強心劑，精神雖然好些，可是按不住她的悲傷，尤其是惟玉，

恨不得將寶傑的屍身即刻運回家來，可是等到天黑，才檢驗完事，由徐先生備了一口棺木，將寶傑裝殮起來。徐道全在醫院經大夫盡心醫治，不久痊癒，由徐先生派人送回南山家中不提。寶傑因為是外喪，不能抬回家中，故此抬往南山一個小廟中暫存。一切料理妥當，官廳跟了人來，傅孫老太太去問話，因為林鑑堂平素都有連絡，又給傅案人帶些錢使，就由林鑑堂前往，具了一個甘結做為完案。林鑑堂遭遇了這件喪氣事，恨天尤人，自恨晦氣！和孫老太太商量後事，孫老太太啜泣道：「惟玉姑娘也是紅顏薄命，遇上這樣事，我還能害苦孩子，不過她身懷六甲，等她分娩之後，生個一男半女，也好傳了我們孫家的香煙，我一定把惟玉姑娘當做女兒看待，叫她另……」說到這兒，哭不成聲。林鑑堂也落淚道：「姐姐！你也得替我想一想：自從她母親去世，許多人勸我續弦，我就爲了這個小冤家，不能續娶，恐怕她受氣，真把她當做至寶明珠一般的看待，有許多人來提親求婚，都被我拒絕了，有時我願意了，這冤家又不滿意，偏巧寶傑來了，這也是前生的孽冤緣，造成這樣的孽障，小冤家年青青的，受了這樣的苦惱，我那裏捨得她離開我，她若是這樣的離開我，我也是不能活着呢！」孫老太太嗚咽半晌，才道：「那裏就給天津去一個電報，我再在這兒住上幾個月，等惟玉分娩之後，我再回去。」惟玉拉住孫老太太的手哭道：「媽！您儘管放心，我是決定不再嫁的了！」孫老太太大哭道：「惟玉姑娘，我的賢德的媳婦，只憑你這一句話，我就甘心了！」林鑑堂這時已經

哭得癱在椅子上，事已至此，也是無可如何的了！當天惟玉便穿上孝服，同着孫老太太和徐先生，坐着汽車去到南山，到了廟中，給寶傑焚化冥紙，請廟內和尚，高搭法台，超度亡魂，孫老太太和惟玉哭得慟天悲地，當日天色過晚，孫老太太哭得不能行動，就在廟中偏院，和尚給收拾了一間雅靜的房子，她們婆媳二人就在廟中住下，轉天林鑑堂也來了，又給寶傑念了一個經，多給老主持些錢，孫老太太和惟玉就在廟中連住了七天，每天都放餞口祭典，七日之後，就將寶傑的靈柩，浮厝在廟中偏院之中，孫老太太和惟玉兩人又痛哭了一場，才下山回家。林鑑堂才對孫老太太道：「你們在山上的時候，我就接到天津來的電報，姐夫聽說這個消息，哭得死過去兩三次，現在已經病了，叫姐姐趕快押運寶傑的靈柩回天津去。」孫老太太聽了這話，幾乎又昏絕過去，半晌，才哭着道：「兒子這樣死了，難道還叫大人也死了嗎？我恨不得馬上插個翅兒飛回天津……」說着嗚嗚的哭起來。林鑑堂不等她說話，迎頭道：「姐……還是趕快回去的爲是，惟玉身體不便，就叫她暫且住在我家裏，等她分娩的時候，姐姐或者再來一次也好，不然的話，等小孩出了百日，再去天津也可以！」孫老太太聽他的口氣是不願意叫惟玉回天津，本來這也難怪他，只得捨下她了，遂張羅着購買了船票，等到船到的時候，惟玉和林鑑堂父女兩人將孫老太太送到輪船上，船要開了，才洒淚而別。好在有一個當差一個老媽都是孫老太太少年的用人，也倒不覺着寂寞，孫老太太回津去不提，却說惟玉等孫

老太太走後，自己每隔六七天，必到南山廟中，給寶傑焚化紙錢，慟哭一場，每次去都是徐先生陪伴前往，一恍幾個月的光景，惟玉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來，林鑑堂恐怕她身體不便，就不叫她去了。惟玉自己不去，還不安心，拜託徐先生隔幾天到山上焚化紙錢。光陰如箭，不覺又過了七個多月，惟玉因為憂愁又加上懷着胎，一副嬌容，已經憔悴得不成樣子，眼看到了臨產的日子，林鑑堂恐怕在家中生產不便，到了日期將近，就把惟玉送到醫院裏去，到了生產這天，林鑑堂在外客廳裏等候消息，約摸有一刻鐘的功夫，女看護和助產的出來向林鑑堂道：「林經理，給你道喜吧！你的女兒生產了一位少爺哩。」林鑑堂聽了，心中雖然喜歡，可是轉而一想，生產之後，若是給天津去了信，天津一定派人來接惟玉回去，那不是把她一半的幸福完全斷送了嗎？遲了一會兒，大夫出來問林鑑堂進去看看去嗎？林鑑堂聽得女兒完全無恙，歡喜得很，隨着大夫走進收生室去，見惟玉穿着白衣服，斜着身子，坐在床上，一個助產的女醫士，正在一旁收拾小孩子，惟玉見父親進來，低聲道：「爸爸！您放心吧！我生了一個男孩子呢！……」說着話，臉上雖然帶着笑，眼睛裏含着熱淚，當着父親，又不敢掉下淚來，心想，這是我的爸爸！可是，誰是他的爸爸呢！這可憐的孩子，生下來就沒有見過他的父親是什麼樣子的。林鑑堂看出她的情形，恐怕她心裏難過，忙用別的話支吾過去了。林鑑堂從這天起，每天早晨，必到醫院中來看她一次，一恍在醫院中住了一個月的光景，才出了醫院。

天津接了林鑑堂的信，報告她們關於惟玉生產的事，孫太太接到信之後，登時就到廟中燒香還願去，說是孫門有了後代的香烟了。就和孫先生商議，給煙台寫了一封掛號的信，僞稱孫老太太有了病，不能到烟台來接惟玉，叫林鑑堂派人將惟玉同小孩送回天津。林鑑堂接到信，放在一邊，也不告訴惟玉，惟玉不知道天津是什麼原因，接到信沒有回信，正在着急，突然又接到孫老太太一個電報，林鑑堂不能再瞞，只得對惟玉實說了，惟玉聽了，心裏如同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又惦念着孫老太太，又惦着父親，不知是回天津好，還是在煙台好，回天津吧，又捨不得父親，不去又怕孫老太太難過，再說自己養着孩子算是怎麼一回事呢！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一個主意來。林鑑堂捻着小鬍子，咳了一聲道：「惟玉！事到如今，你還思前想後的做什麼，人是死的死了，你是顧全你自己的要緊，青年人應該尋青春的快樂。不要自己埋沒了自己。一步走錯，還能再步走錯嗎？你想：孫家是我的親姐姐。我焉有欺騙她的心理，現在他孫門有了後代。也足以對得起他們了，你等這孩子長大些，送回天津去，也就算交了這件心願，再選擇一個合意的人，我打算招門納贅。也省得我老年的獨苦孤零……」還沒待他說完。惟玉搖頭落淚道：「爸爸！您的話。我明白。是不是叫我改嫁別人呢？不！不！我是決定不再嫁的了。」林鑑堂嘆了口氣道：「噯呀！傻孩子！你這是鬧的什麼？那寶傑生前對你如何，他是一點感情對你也沒有，和那姓徐的女子鬧得不可開交，幾番幾次，鬧了許多笑話，結果



他又忍心的拋下你死去，像這樣的人，他是一些好處沒有，你還想念他幹什麼，你這樣算是個……」說着忍不住也嗚咽起來。惟玉哭道：「爸爸！這是我的志願，爸爸不要攔阻我吧！」林鑑堂道：「難道你就忍心捨下你這無依無靠的爸爸揚手而去嗎？」惟玉這時心中有如萬把鋼刀，絞得粉碎，沉吟了半晌，才毅然道「爸爸不必難過，我依着您的意見就是了，可是您對我做怎樣的打算，請您明白的對我說出來吧！」林鑑堂捻着鬍子，怔了一會兒，才道：「初嫁由父母，再嫁隨自己，我當然得和你商量商量，我打算把你許配給公司裏的徐先生，他的人格品行我是知道的，再說這些日子他不斷的和你在一起，他的性情，大概你也知道，論本事他也很好，我想招他入贅，兒婿兩當，就在家中過活，我的晚年也省得冷靜。」惟玉在旁聽着，氣的肺都要裂了，故做笑容問道：「那麼，這個小冤家呢？」林鑑堂沉吟了一會兒道：「等我給天津去一封信，問一問她們的意思怎麼樣，她們若是非要不可，就給他們，反正以後你不是不能生育的！」惟玉聽他如此說法，氣得半晌沒有說出話來，林鑑堂道：「你看這麼辦好不好？孩子！你答應了吧！」惟玉道：「這事雖然可以商量，不過再嫁徐先生，我可不能願意。」林鑑堂道：「我看徐先生爲人很好，他又在我們公司作事，比較物色外人放心得多！孩子你自己仔細想一想，我聽你一個答復。」惟玉登時不便和他辯論，就答應他等想一想再說。林鑑堂見女兒似有允意，暗地裏給天津去了一封信，僞稱惟玉不願意再回天津，打算在此物色

再嫁，小孩子可以派乳娘護送回津，如不要即隨惟玉也無不可。孫老太太接到這封信，氣得渾身發抖，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孫先生勸她不要難過，兒子已經死了，還要孫子幹什麼。可是孫老太太心中憂悒不解，因此得了氣癱的惡症臥床不起。夜間說起囈語來，不是叫着惟玉的名字，就是叫孫子。孫先生恐怕她得了神經病，趕快的給林鑑堂寫了一封快信，詳細的說明這些情形，無論如何也得叫惟玉和小孩子一同來一趟，將來再回去也未爲不可。林鑑堂接到這封信，捻着鬍子大笑起來。暗忖道：「這分明是設計騙惟玉回天津，非得往火炕裏拉我的女兒，真不知是何居心？」氣得林鑑堂拿着這封信，給惟玉看了看。嘴裏不乾不淨的怨天罵地，不知說什麼是好。惟玉落淚道：「爸爸不要過於疑慮，姑媽有病，成者也是意中之事，人家信裏不是說得明白，去天津一趟看一看，幾時回來，再回來誰也不能攔阻的，我心中正非常的愁悶，這也正是一個好機會，到天津去玩一趟，開一開心，您看好不好？」林鑑堂道：「往天津玩去的機會有得是，幾時我領你去，何必非得上她們孫家門上去！」惟玉聽父親的口氣，無論如何，是不放她往天津去，可是萬一孫老太太真有了病，有個好歹，不但對不起她，連寶傑也對不起了！惟玉心中有說不出來的苦衷，可是又不敢駁斥父親的意思，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忍淚頷首。林鑑堂見她答應，又給天津去了一封拒絕的信，大意是惟玉決心不願去津，已在煙台另行擇配，如要小兒，將遣乳娘護送至津。孫老太太接到這封信，氣得病上加病，馬

上派了一個當差的，又帶去個乳媽，一同到了煙台，接小少爺回津，惟玉如何捨得開這少爺無母的苦命兒，說什麼也捨不得撒手叫人抱了去，林鑑堂將她叫到屋中，低聲道：「這孩子是一個小孽障，要他徒受其累，反不易自由，趕快叫他們抱去，從此我們算是和孫家沒有什麼關係，將來你自有你的快樂，自有你的造化，你就聽了我的話吧！」惟玉垂頭喪氣，走回自己屋中，乳娘正在抱着小孩子餵乳，惟玉看她喂完了，將小孩子接過來對乳媽道：「你到外邊歇息歇息去吧！聽我叫你的時候再來吧！」乳媽去後，惟玉抱着孩子，見他正在虛縫着小眼睛，瞧着自己的臉，雖然帶着苦笑，却充滿了悲哀的樣子，惟玉的眼淚，一對一對似墜珠般的落在小孩子的臉上，落在他的嘴唇上，小孩子伸出舌頭來舐着嚙下去。惟玉低下頭去，在小孩子的唇上吻了一下，啜泣道：「可憐的孩子，我想世界上的人，再沒有比你命苦的了，生下來就沒有父親，現在眼看着又沒有母親了，將來你有了記憶力的時候，那裏會知道你的父親是誰，你的母親又是誰？我想看你，恐怕就難了，」說到這兒，已經哭不成聲。忽聽窗外有人說話的聲音，接着有人敲門，門啓處，瞥見林鑑堂和徐先生走進來。林鑑堂冷笑道：「傻孩子，你還哭什麼，這孩子分明是你孽障，趕快的離開他，你的精神倒快樂了！」徐先生咳了一聲道：「這也難怪，本來誰生的誰不愛呢！離開他之後，我想也就好了，」林鑑堂一頓脚道：「我也是這麼想，照着這樣，叫這個小孽障，還不把大人給魔病了，不如今晚就叫天津來的人把

他抱了走，到旅館裏等船去，倒免去許多麻煩，」說着大聲叫進兩個老媽子來，叫她們把天津打發來的當差的和乳媽找來，林鑑堂交給他們五十塊錢，叫他們登時一齊挪到旅館去住，等候輪船，一同回津。惟玉這時如同晴天打了一個霹靂，半晌沒說出話來，林鑑堂吩咐那乳媽道：「你還不快些把孩子接過去吧，天不早了，」那乳媽走過去要接孩子，惟玉緊緊的抱住，哇的一聲哭起來。林鑑堂也走過去從她的懷中奪孩子。惟玉抱住不放，小孩子哇哇的哭起來。惟玉哭道：「爸爸，爸爸，我給您，請您等一等，讓我再多抱我這可憐苦命的孩子一會兒吧，我現在是抱他一分鐘少一分鐘的了……」林鑑堂也忍不住落淚道：「惟玉！你這樣的疼他，難道我不疼你？因為我疼你，怕你難過，所以才把不得，一時一刻將他抱了走，省得你看見他心裏難過，你想，抱到幾時，也得叫他們走，還不如當做沒有這一回事，忍心的把他交給人家，眼不見，心不亂，看不見他，也就忘了。」說着，從惟玉的懷中，用力將小孩搶過來，惟玉撲了一個空，摔倒在椅子上，等她爬起來的時候，小孩已被乳媽抱着走出去了。惟玉哭得和淚人一般，蓬鬆着頭髮，向外邊狂奔，被林鑑堂抱住，惟玉哭得死去活來，徐先生掏出一條綢帕來給她擦淚，被惟玉搶過來，喳的一聲撕開了。林鑑堂推着惟玉坐在床上，勸道：「孩子！你還鬧什麼？走了那個小魔障你還不是去了一塊病，想開吧！該着吃什麼喝什麼快把這些事放在一邊，這不是徐……」惟玉瞪起眼睛來道：「這都是你們害的我，徐什麼再說……再

說……我就是一死，你……你們是要我命來的！」徐先生向林鑑堂使了一個眼色道：「經理！先不要說什麼了，小姐這時心裏一定是難過的，先叫她靜養一會兒，有什麼事再說吧！」說着一拉林鑑堂的衣袖，林鑑堂會意，悄悄的溜出去，老媽子和老乳媽，見惟玉哭得可憐，婦人同一心理，不免站在一旁落淚，林鑑堂都叫她們出去，屋中光剩下惟玉和徐先生兩個人，惟玉坐在床上，雙手伏在床欄上，哭得渾身發抖。徐先生走到近前，曲着腰，低聲道：「大小姐，請你不要難過，難過也是無益，留神自己的身體要緊……」惟玉嗚咽道：「身體有什麼要緊，現在我希望一死……」徐先生道：「大小姐！不要這麼想，大小姐是有造化的人，將來還不知道到什麼地步呢！」惟玉止住淚，抬起頭來道：「哼！哼！我是有造化的人？有造化的人還至落到這步，不要當面說好話，暗地出壞主意吧！」徐先生呀了一聲道：「大小姐這話我好不明白，我暗中出了什麼壞主意了？請大小姐當面責罵，我倒痛快！」惟玉冷笑道：「不要再用假面具來騙人吧！你們這男子，敢情表面上都是如來佛，心裏懷着鬼胎，你說，叫我們母子分離，不放手往天津去，是不是你的主意？」徐先生搖頭道：「大小姐！這是那裏說起？我從中阻撓，有我的什麼便宜，我決不做這不道德的事，我的爲人如何？大小姐難道還不了解？」惟玉呸了一聲道：「不要瞎扯臊來吧！我憑什麼知道你，你快些死了你的念頭，我不去天津，你也不用想着別的念頭！」徐先生越聽她的話越不對，說來說去，說到自己的身

上，心中雖有幾分明白，可是還不知道究竟她的話是從何說起，遂問道：「大小姐不要這樣生氣，你說我要做什麼念頭，可以說給我聽一聽！」惟玉用手指在臉上羞着他道：「還明知故問嗎？不是你打算叫我嫁給你嗎？」徐生生一聽，氣得幾乎掉下淚來，剛要說話。林鑑堂沒走，在外屋聽着，恐怕他們弄僵了，將來更不好辦了，忙搶一步推門進去道：「惟玉！惟玉！這不是徐先生的意思，是我的打算，人家徐先生還不知道哩！」惟玉見父親一味的固執己見，將自己弄到這步可憐的境遇，還不管不顧，自己想怎麼就怎麼，氣得渾身發抖，嗚咽着道：「我不管是誰的意思，我一個人不願意，我看誰把我怎麼樣？」徐先生弄得個難為情，有心扭身一走，又怕對不起經理，不走吧，聽着惟玉所說的話，自己心裏十分難過，想了想半晌，才低下頭去，徐徐的退出房外。林鑑堂叫老媽子們暫時勸解着她，自己出來陪着徐先生到了客廳，說明自己的意思。徐先生陪笑道：「多蒙經理抬愛，不過大小姐這時心中十分難過，對她提這些事，當然不滿意，請您還是先不要和她提起這件事吧，等她的精神恢復了，慢慢的再說也不為晚，」林鑑堂頗以爲然，登時又跑到惟玉屋中大聲道：「惟玉，你也不必哭了，你願意怎麼樣就怎樣還不成嗎，」惟玉哭着道：「爸爸，真的嗎，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家中靜養，千萬不要再對我提別的，」林鑑堂道：「以後不提就是，」林鑑堂吩咐老媽子，好好的照料着大小姐，不要叫她難過，老媽子唯唯答應不提。惟玉自從這日如同失魂一般，飲食不

下，夜裏也睡不着覺。林鑑堂恐怕愁得生了病，打算把她送到醫院，惟玉起初不願意去，後來一想，何不如此這般，也到是一個下場，遂答應到醫院去養病。林鑑堂真歡喜，轉天就用汽車將惟玉送到醫院裏去，本來她沒有什麼病，完全是精神上受了刺激，思想太以的繁雜，只要經過相當時間的靜養，就可以復原，不過第一得戒絕一切思慮，不然的話，恐怕病是一天比一天重的。林鑑堂聽了大夫如此說法，也不敢再對惟玉談起婚姻之事，只好叫她一個人養病要緊。惟玉一個人住在醫院中，和外間隔絕，精神一天比一天的好些，有時由看護陪着她到醫院的後花園玩玩，有時到各病房看一看。這天她剛剛走出自己的病房就聽有婦人哭叫的聲音，非常的悲慘，惟玉問看護這人是什麼病，女看護道：「這位少太太是產科的病，」惟玉道：「是難產嗎？」女看護道：「唉，提起來真令人難過，她並不是難產，因為她的丈夫，到外邊當軍官，去了差不多半年了，連個信息也沒有，有人傳信說是已經剿匪陣亡了，現在她到了臨產的時候，心裏一定會難過的呀，」正說着，再聽哭的聲音已經沒有了，約摸有一刻多鐘的功夫，又聽裏邊哭起來。惟玉不知怎的，眼淚如雨一般的掉下來，女看護在一旁也看怔了，恐怕被大夫看見，連自己也受申斥，忙將惟玉拉着從後門走出花園去了，惟玉滿懷的愁怨，盡被那婦人的哭聲激動了心弦，到了花園裏，還忍不住啜泣，女看護勸解她道：「林小姐！不要過於傷悲，人死如燈滅，哭也是沒用，還是保養自己的身體要緊！」惟玉一邊哭着，一邊想

起自己的遭遇，可以說是人生最痛苦的了，這樣一個人，處在這樣如同活地獄般的家庭中，太沒有牛趣了，再說孫老太太在天津病得不能起床，不如趁着在醫院的機會，私自出走，到天津去一趟，看看姑媽，就是死了也甘心，不過手中缺少路費，又不記得姑媽的住址，想了半晌，才想起一個主意，等晚天王媽又來看她，惟玉叫她回家去把首飾偷出來。到街上變賣了。把錢送來。還叫她在抽屜裏找出幾封信來。一起拿了來。許下王媽的錢。轉天王媽清早就來了。將金首飾一共變賣了四百多元錢。王媽私吞一百元，交給惟玉三百多塊錢。惟玉又送給她幾十元。叫她千萬不要走漏消息。王媽唯唯答應將舊信交給惟玉，惟玉找了半晌。才找出當初天津給寶傑來信的住址。驀然看見寶傑二字。心中一陣發酸。幾乎痛哭出來，恐怕女看護進來看見，忙將信封兒帶在身邊，將錢也帶好，打發王媽去後，她却安下心去，絲毫不露痕跡。遲些時女看護進來，惟玉假意說悶得慌，請女看護將報拿進來，她找着輪船往來一覽表，上邊登着，有「順天輪」明天正午十二點入港十二點一刻開往天津。惟玉牢牢記下。轉天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惟玉乘着女看護們都到飯廳中用飯，她悄悄的走出來，跑出醫院，坐上洋車，直奔海岸碼頭而來。到了碼頭，早有舢舨的船家爭着來攬坐客，惟玉隨着他們上了船，搖得離開了海岸，惟玉覺着當初寶傑投海的景象，又映入眼簾，回頭瞧了瞧，己身已經離開自幼生長的故鄉，同時也離開了孤苦無靠的父親。忍不住熱淚似泉湧般的流下來。舢舨搖到了輪船的邊上，人聲嘈雜



，大家都搶着上船，可憐的惟玉，一個未出門的弱女，嬌弱無力，又沒有人來扶她，只得自己向上走，跳板搖撼不定險些將她掉下來，船家忙趕上去，將她扶上船去，知道她是個沒出過門的人，又替她找來船上的茶房，替她買好了船票，一切都照應好了，惟玉給了船家一塊錢，船家稱謝而去。惟玉因爲一個人駭怕，茶房給她買了一個官艙完全歸她包下，遲些時來了一位中年婦人，也是往天津去的，看她的舉止很大方，像是個大家少奶奶，說是要和女客人搭夥包官艙，茶房是好意，領着她來和惟玉商量。惟玉一個人正愁寂寞，聽得有人來搭，正是求之不得的了，錢多錢少，不成問題。那婦人非得平均出錢不可，登時那婦人自己道了名姓，說是婆家姓陸，娘家姓黃，名字叫做友蘭，丈夫在天津當洋行的買辦，接自己前去的。又問起惟玉來，惟玉也報了名姓，可是不敢提起自己的實事，只僞稱是到天津看親戚的。黃友蘭笑問她道：「那麼林小姐怎麼一個人行路呢，爲什麼不帶一件行李？」惟玉被她一句話問住，半晌也沒有答出話來，臉也紅了，低頭捏着衣襟，吃吃的道：「我是來回去慣的了，不歡喜帶東西怪麻煩的！」那黃友蘭用很驚奇的眼光看了看她，也沒再往下問，兩個又說了會兒閑話，輪船已經鳴笛啓碇，開着走了。惟玉從圓窗眼探着臉，向外看，眼見得一個煙台市的故鄉，一點比一點的縮小，縮小得和西洋景的油畫一樣，以至於任甚麼也看不清楚，她還呆呆的望着，那黃友蘭輕輕拍她的肩背道：「喂！林小姐！林小姐！歇一歇吧！不累嗎，船已經走出半

小時了，你還看什麼？」惟玉眼裏含着淚，慢慢的轉過身子來，一頭倒在床上。黃友蘭又很和靄的斟過一杯茶，遞給惟玉，惟玉真是感激不盡，謝了謝她，慢慢的喝下去。功夫不大，就覺着頭上發暈，四肢無力，她還以為是暈船呢，要嘔又吐不出來，躺在床上，不覺沉沉睡去，等她醒來時，那黃友蘭又照應她吃喝。惟玉滿懷的心思，那裏吃得下去，黃友蘭又叫茶房給她買來許多鮮果子。惟玉對她真是萬分的感激，心說萍水相逢，有這樣的人來安慰，真是不幸中的幸運呢，等輪船開到塘沽，茶房進來告訴船已靠岸，惟玉打算給茶房些小費，伸手要打包裏拿錢，黃友蘭早已按住她的手，搶着把錢給了。黃友蘭問惟玉道：「林小姐，現在船已開到塘沽，離天津還有八十里路，再坐火車，兩小時就到了天津，車站有的是汽車，可以坐一輛回去。」惟玉道：「我知道，我知道，咱們不是一同走嗎？」黃友蘭笑道：「不！對不住，我有個姐姐，嫁給這塘沽一個大商家，我得到她那兒看看去，說不定還得住一天兩天的，恕我不能陪你同行了！」惟玉笑道：「這一路多承你照應，改日再謝吧！」兩人一邊說着話，一邊收拾東西，有腳夫跳進來七手八腳，一路亂嚷，惟玉隨着衆人走出來，和黃友蘭走錯了，誰也看不見誰，惟玉下了船，坐上洋車，從碼頭直奔車站，惟玉從腰中摸了零錢給了車資，自己提着小包裹走進女客候車室，打開包裹，拿錢叫茶役去購票，那知找遍了也不見一個錢的踪影，急的她幾乎哭出來，茶役站在一旁，看出她的神色不對，一問她的坐船情形，知道她

是遇見女騙子了，問明她是去天津的，給她出了個主意，叫她將不用的衣服當兩件，化七毛錢，買一張三等車票，到了天津，可以雇洋車直接家去了。惟玉掏了掏衣袋裏，還有三角錢，只得依着茶役的話，擇了兩件衣裳，託茶役給當了一塊錢，買一張票，剩下七角，給了茶房。等火車進了站，茶房送她上了車，約摸有兩點鐘的功夫，火車已經開到天津，惟玉按照信封的住址，雇了一輛洋車，一直拉到孫家。是一處灰色大樓房，深綠色鐵柵大門，門旁按設電鈴，惟玉叫洋車夫過去按了兩下，鐵柵上有個小門開了，一個白鬚老僕探出半邊臉問道：「找誰的？」惟玉道：「孫老太太在家嗎？」老僕一怔，好像驚訝的樣子道：「你是她什麼人？找老人家有什麼事？」惟玉道：「我……我是她的內姪女，來看望她的！」老僕哼了一聲，上下打量打量她，也沒言語轉身走了，不大功夫，又探出一個臉來，惟玉一看，認得他就是到煙台去的當差的，名字叫王德有的，遂叫了他的名子，那人滿臉帶着驚喜的樣子，先大聲咳嗽了兩聲，才道：「你……你是林家大小姐嗎？」惟玉道：「是！快開門！」那當差的扭過臉去，對裏邊那人道：「不是林家舅老爺拍來電報，說是林小姐死了嗎？」惟玉聽得清清楚楚，急道：「不要說鬼話，快些開門，我怪冷的！」還是那個白鬚老僕有些胆量，嘩啦一聲將大門開了，讓惟玉進去，那熟當差的王德有湊近前看了看，真是林小姐，才向前請了一個安問好。惟玉先叫他將車錢開發了，又問道：「孫老太太在家嗎？」王德有咳了一聲道：「不要提

了，你們老太太不是病得很重嗎，昨天接到煙台一個電報，是舅老爺子打了來的，說是小姐……」說到這兒，好像不敢往下說，惟玉道：「我已經聽見了，他說我死了嗎？」王德有道：「我們老太太聽見這個消息，登時就昏將過去，虧得我們老爺請來大夫，注射了幾針，才有些明白，現在還在北樓上躺着呢，大夫剛剛扎了針走的。」惟玉道：「你快些領我去吧！」王德有就在前邊領路，過了大花園，上了樓，繞了半天，才到了北樓，先是進了一間屋子，有兩個老媽子走過來，其中有一個同孫老太太到過煙台的，認得惟玉，見了惟玉，也是一怔，王德有過去咬着耳根說了幾句話，那老媽子才半驚半喜的過來招待惟玉，先將惟玉讓到屋裏稍坐一會，回去稟報孫老太太知道，功夫不大，那老媽子笑嘻嘻的跑出來，拍着巴掌道：「噯呀！大少奶奶，我們老太太一聽說您來了，歡喜得病去了一半兒，請您快進去吧！」惟玉就跟在老媽子的身後，穿過一個過堂，又有一個老媽子出來迎接，見了惟玉，請了一個蹲安，說着北平話道：「大少奶奶您好？」惟玉心中如同刀扎一般，勉強忍着淚，也不言語，跟着老媽子走進去。是一間大臥室，屋裏關得很嚴禁，空氣非常悶熱，牆角有一架大銅床，孫老太太，身上蓋着毛氈，躺在床上，上半身伏着，正向外看，瞧見了惟玉，先揉了揉眼睛，啣了一聲道：「你是惟玉姑娘嗎？」惟玉向前緊跑了兩步，跑到床前，陪笑說道：「是我！姑媽！您好哇？」孫老太太探着身子，拉住了她的手，落着淚道：「寶貝兒！你怎麼來的？爲什麼你父親

給我來電報說你不……在人世了呢？」惟玉也哭着道：「我是偷着從醫院中跑出來的，想是我的父親，以爲我是自殺死了。」孫老太太道：「快坐下歇一歇，咳！你看看，幾個月不見，你怎麼瘦得成這個樣子呢？你有病了嗎？」惟玉有心將父親逼迫改嫁的情形告訴孫老太太，又怕孫老太太生氣，傷了她們手足的義氣，想了半晌，遂道：「我想念姑媽，又想念小孩子，恐怕我父親不叫來，所以才偷着自己來了！」孫老太太含淚笑道：「咳！孩子，你真是我的好孩子，我想你得得，差一點兒死了，你這來了更好，你還回去嗎？」惟玉道：「我先不回去，小孩子呢？我看看他吧！」孫老太太道：「好！劉媽，你到後院，叫乳媽將小少爺抱過來，就說少奶奶回來了！」劉媽答應着去了，功夫不大，那乳媽抱着小孩子走進來，惟玉把孩子接過來，忍不住哭起來，惹得孫老太太心中也難過，哭了半晌。孫老太太叫劉媽告訴當差的，趕快打一個電話給銀行，請老太爺快來，就說咱家多少奶奶來了！又吩咐老媽子張羅着給惟玉打洗臉水，做些點心，惟玉洗完了臉，又對孫老太太說起在船上遇騙的情形，孫老太太拉着她的手道：「這也難爲了你，一個沒出過家門的小姐，乍生生的獨自一人，走出這麼遠來；難爲你真會找到這兒來哩！」正說着話，屋門啓處，一個留着八字小鬍子的人，身體羸弱，穿着古銅色的袍，青毛葛的背心，走進來兩眼便注視着惟玉，孫老太太拍着惟玉的肩頭道：「這就是我的內姪女你的大少奶奶！」又對惟玉道：「快見見你餉姑父！」惟玉站起來，向孩

老太爺深鞠一躬，問了一聲好！孫老太爺又和她問了一會兒閒話，便去吩咐廚房，做些可口的菜，這都不在話下，惟玉見着自己的孩子，又給孫老太太侍奉湯藥，心裏爲安靜一點，可是又想念起自己的父親來，深夜之間睡不着覺，心裏如同當空一支懸旛，飄忽不定，到了天津，又想念着家中，在家中又想念天津，自己的苦惱，有誰來安慰？心裏這樣的想着，忍不住淚如雨下，看了看乳媽抱着孩子，睡得正熟，她悄悄的下了床，開了屋門，走過穿堂，到了寶傑的紀念室中，推了推屋門，鎖得很緊，繞到窗前，伏在窗櫺上，往裏窺看，屋中漆黑，什麼也看不見，她正自焦灼，不防窗戶裏邊沒有關，嘩啦一聲，將身子栽倒裏邊去，嚇了她一跳，覺着毛骨悚然！鎮靜了一會兒，才大着胆子，用力越上窗戶，轉身跳進屋裏去，正是一把椅子，擋住了腿，摔了一個筋斗，將頭碰在桌角上，登時昏絕過去，半晌，才慢慢的緩過來，借着從窗戶裏射進來的燈光，已經分辨出屋中陳設，尤其是在白粉牆的正當中，高高的懸着一個大鏡子，惟玉走進幾步，抬頭細看，却看出是寶傑放大的像片，只看出輪廓，看不清眉目，惟玉已經慘然淚下，順着牆邊，轉到門旁，才找着了電門，將電燈開了，電燈是鑲在屋頂裏的白奶罩，發着慘淡不明的光，越顯得全室是悽慘景象，惟玉又折身走到大鏡之下，兩手伏在桌上，呆呆的看着，不由嘴裏叫出：「寶傑！寶傑！」却見寶傑如同生前一樣，從他那一雙大眼和嘴角，看出他帶着充分的笑意，正好像多日不見，臉上流露無限的笑容：惟玉仰

着頭，雙手不禁不由的緊緊扭住了自己的胸前衣襟，嗚咽着道：「寶傑，你笑嗎？你是笑我來了嗎？咳！寶傑，寶傑，你只顧你撒手而去，却不管你可憐的姐姐和你那孤苦零丁的小孽障了，咳！那兒是我的歸宿？那兒是我的安慰，你是一個多情多義的人，可惜，咱們倆是沒有緣分的，我有心追隨你去，不但這孩子沒人照管，恐怕我的父親和你的母親，精神上更要受了刺激，萬一他們再有個好歹，我的罪孽更大了，就是死了也不能瞑目了！」惟玉自言自語，好像是癡狂一般，一邊說着，一邊嗚咽。忽然遠遠的有人喊着大少奶奶的聲音，有的又喊着林小姐！惟玉聽了聽，是老媽子們的聲音，一定是孫老太太不放心，派她們來找的，這時自己不知怎的，不願離開這間屋子，伏在桌上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不大功夫，聽得有腳步聲音，兩個老媽子站在窗外，勸了一聲道：「各處都找遍了沒有，少奶奶在這屋裏了，怎麼也不答應？想是睡着了！」說着走過去推了推屋門，還鎖得很緊，喊了幾聲，惟玉也不答應。周媽是一雙大腳，自告奮勇道：「我從窗戶跳進去，你等着！」說着先縱身將屁股坐上去，然後轉過臉去，跳進屋去，過去拉住了惟玉，勸道：「大少奶奶爲什麼這麼傷心，老太太找您呢，快去看看吧！」惟玉只是抽抽搭搭的哭也不言語。周媽用力將惟玉抱起來，掏出一條手帕，給她擦了擦眼淚，怎樣的勸她，也不願離開這間屋子，那媽子去回稟孫老太太，拿來鑰鎖，將屋門了，又來了兩個老媽子，一同進來，才將惟玉強扶着回到屋中，孫老太太勸解了半

不叫她過於悲傷。惟玉這時心中已經十分的堅決，決定不回烟台，就在寶傑的紀念一盞佛堂。這盞佛堂，並打算從此足不出戶，就在那屋中修行，也好給寶傑贖一贖罪衍。孫太見有此志願，心中却去十分歡喜，合孫老太爺一商量，就請來地藏廟的和尙，來請一盞，下消一盞是期的功夫，佛堂已經佈置停當，正當中是一個大香案，前邊高懸木黃鴨子的幔帳，裏邊掛着佛像。案上陳設佛前香燭燈鉢木魚等物，案前放着一個大蒲團，案旁放着一把太師椅，就是惟玉坐著念經的地方。對面是寶傑的放大像片，下邊也放着一個小案子，上邊陳列供果等物。惟玉換了一身道袍，頭髮依然是蓬鬆着。第一天請來許多和尙，在佛堂裏做了一天佛事，超渡寶傑的亡魂。從這日之後。惟玉每天就在這佛堂裏，不出屋門一步，每天念經，到了吃飯的時候，有老媽子送進素齋飯，惟玉每天到孫老太太屋中三次問安，這樣也頗相安。惟玉恐怕父親以為自己是死了，心中悲傷，就寫了一封信，將前後情形，報告給父親知道，林鑑堂接到這封信，又是歡喜，又是生氣，看她信中言辭堅決，是不能回來的了，自己想念女兒的心切，祇得料理私務，來到天津，到了孫家，見了女兒，自是驚喜交集，不在話下，惟玉囑託她父親，回去要接濟那南山的徐道全，還要時常到南

芳燒些紙錢，林鑑堂都答應了，捨不得女兒別，不在話下。惟玉另外給徐承芳做了一個牌位，也供在寶傑靈像之旁，

心渡念經，這樣一月如一日，一年如一月，



轉瞬之間，已經過了五六年，小  
忘的意思。惟玉每日不出佛堂，  
傑和承芳的靈像，不禁泫然淚下，  
至此告終。

，起了學名叫孫少傑，爲的是紀念其父不  
如花容月貌的模樣，夜伴青燈，有時仰望寶  
隔幾個月來一次天津，看望看望女兒，書說

——  
(終)  
——

寄

自

裁切線